



張恨水 著

春
明
外
史

行印局書界世

春明外史目次

第九集

- 第五十八回 大好少年身轉同脂粉 可憐舊舞地來閱滄桑
- 第五十九回 里巷荒蕪蓬門驚枉駕 風塵落拓粉墨愧登場
- 第六十回 事不由人衝寒謀去路 飢來驅我墜溷誤前程
- 第六十一回 擁絮聽嬌音惺忪溫夢 偎爐消永夜婉轉談情
- 第六十二回 枕上託孤心難爲妹妹 樓頭拚命意終惜卿卿
- 第六十三回 氣味別薰蕕訂交落落 形骸自水乳相惜惺惺
- 第六十四回 已盡黃金曲終人忽渺 莫誇白壁夜靜客何來

第五十八回 大好少年身轉同脂粉 可憐舊舞地來閱滄桑

却說皮日新跑到學校裏來上課，又碰到是禮拜，就笑了回去。走到半路上一想，且慢，不容易起一個早，到學校裏來，來了又要跑回去，家裏人知道了，也要笑話。有了，今天是禮拜，一定有早場電影，且去鬼混兩個鐘頭，到了上午再說。主意想定，立刻就到電影院來。裏面早是人聲囂囂地，座位上擠滿了男男女女，找了兩個圈子，也沒有找到座位。看見椅子上，放了一頂帽子，便問隔座的人道：勞駕，有人嗎？那人眼望別處，隨口答應道：有人。及至回過頭來一看，笑道：哦，密斯脫皮，坐下罷。皮日新一看，却是同班的文勤學。說道：久違久違，一個人嗎？文勤學道：剛

才沒有看見你，所以說有人，其實我是隨便把帽子扔在這兒呢。皮日新低聲說道：「哦！我明白你的用意了。故意將自己的帽子，佔了一個位子。是男性的來了哩，就說有人異性的來了哩，也不說什麼，將帽子拿在手上，讓人家坐下，你說對不對？」文勤學道：「你既然知道當然也幹過的，還問做什麼。」皮日新笑道：「你這種試驗法，有點成績沒有？」文勤學道：「老實說，看電影，我是難碰的，不是換片子就來，那有這個機會？」皮日新道：「你們也有一班逛的朋友，不看電影，幹什麼？」文勤學道：「和你一樣，大天聽戲。」皮日新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唉！我不聽戲了。」文勤學道：「爲什麼？」你這話裏有話。能不能告訴我？」皮日新道：「現在瞧電影，讓回頭把電影瞧完了，我再告訴你。這文勤學也是個好事的，電影場完了，就把皮日新找到公寓裏去，繼續的問他爲什麼不聽戲了。」皮日新一肚皮忿恨，那禁

得人家一問，當時就把捧小珊瑚一段故事，從頭至尾說了。文勤學道：那是你要捧坤伶，落得如此。你若是捧童伶，花錢不多，也就有得玩了。不說別的，第一種製形頭的錢，可以不必花。捧童伶的，學生居多，也沒有金大鶴那樣大闊老，你加入我們的團體，包你高興。皮日新道：不幹，我已經覺悟了，以後我要開始讀書，不鬼混了。文勤學道：讀書爲什麼？爲畢業。畢業爲什麼？爲謀事，解決飯碗問題。但是你看看，多少不識字的人，做大官，發大財。如此說來，可見得讀書不讀書，簡直沒有關係，就是把畢業來說，我們運動了查堂的人，點名簿上，是不會缺席的。到了考期，反正有範圍，把範圍以內的講義，下工夫看他兩天，總可以打他一個搶手急。況且同學正在這裏進行廢考運動，說不定以後簡直不考。那麼，你憑什麼還要急於上課？皮日新道：多少總要求一點知

識。文勤學道：你不要瞎鬧了，求什麼知識，你還打算得博士的學位嗎？我剛才一經說了，不認識字的人，一樣發大財。求知識利不求知識，還不是二五等於一十。皮日新還要說時，文勤學道：不用說了，你覺悟了，你要讀書了。以後是努力奮鬥犧牲，三句口號，一齊同進。不過今天是禮拜，你就要上課，也沒有課可上。不如在我這裏午飯，吃過飯，然後一道出城去看戲，你看好不好？皮日新道：可以可以，不過我已不聽戲了，沒法子回禮。文勤學道：誰要你還禮？你只要多叫幾個好兒，義務就和權利相等了。皮日新笑道：看在朋友面子上，我去一趟。兩人在公寓裏吃了飯，一直便上永平戲園來。這天正是明秋谷履行條約煩汪蓮卿、鄭蓉卿兩人唱戲的日子。那天在飯館子裏，他在貝抱和當面，許下此事，本來是信口開河，作個順水人情，不料到了次日，貝抱和帶着汪蓮

卿自上門來拜訪汪蓮卿恭恭敬敬，給明秋谷磕了三個頭。明秋谷看見，未免有些過意不去，拿出一塊錢，給汪蓮卿買餠餠吃，一口承認，星期日子必到。所以這天皮日新和文勤學到時，他們早就來了。明秋谷一見皮日新，笑道：「怎麼？你也加入這邊的團體嗎？」皮日新道：「我今天李清客串，明天就不來了。我問你，昨天他們在飯店裏鬧，什麼時候回去的。」明秋谷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管他呢？」皮日新道：「我知道，他們都沒有回去。我一定要把這事做一篇稿子，寄到報館裏去登。」明秋谷道：「那何必？也太損些。」於是極力的勸了他一頓，又說：「我是一個老捧角家，什麼氣沒有受過，我們只抱定取樂的宗旨，不樂就丟開，自然不生氣了。」說話時，台上正演打花鼓。皮日新看那個花鼓婆，身段十分伶俐，便問文勤學這人叫什麼名字。文勤學道：「他叫黃秀卿，出台還沒有多少日子，正用

得着人去捧。怎麼？你很喜歡他嗎？皮日新道：我看他倒還不錯。文勤學對貝抱和一指道：只要這位貝仁兄和你幫忙，托他們師兄弟從中一介紹，他就可以和你相識了。要不然的話，讓汪蓮卿戲唱完了，我們先上後台去看看。皮日新道：這後台可以去嗎？貝抱和道：可以去，敞開來讓你去。皮日新道：那末，你就帶我後台去看看。文勤學道：別忙呀，我們要聽的戲，還沒上台呢。皮日新也會意，忍耐着把玉堂春、汾河灣兩齣戲看完。文勤學道：你還等一等，讓我打一個無線電，問一問去得去不得？一會兒工夫，只見鄭蓉卿在下場門簾子底下，探出半截身子來。他的臉雖然望着台上，却不時的把眼睛向這邊包廂裏瞭將過來。文勤學看見，伸出右手，摸了一摸自己的臉。那鄭蓉卿立刻也摸着臉。文勤學又用手搔了一搔頭髮，鄭蓉卿也就跟着搔了一搔頭髮，隨後他也

就進去了。文勤學便問貝抱和去不去，貝抱和道：我怕受包圍，不去也罷。程祖頤坐在後一排，今天却安安靜靜，一句好也沒叫。文勤學剛把臉望着他，他把身子擋着前排包廂，用手擺了兩擺，又努了一努嘴。文勤學一看隔壁包廂裏，有十幾個學生裝束的人，不時冷眼瞧着這邊。他恍然大悟，程祖頤的敵黨，今天來得不少，大概成心要和捧鄭蓉卿的搗亂。程祖頤只要有舉動，一定有反響的。便利皮日新丟了一個眼色，故意高聲道：我們回去罷。皮日新也猜得了些，便說：我還有事，早些回去也好。於是離了包廂，便下樓來。他先問道：剛才你摸摸臉，抓頭髮，那就是打無線電嗎？在臉上是什麼意思？在頭髮上又是什麼意思？文勤學道：這個是我們的無線電密碼？我們摸臉，是問你師傅在後台嗎？他說不在，就摸臉。他說在呢，就摸嘴。我摸頭，是問歡迎我來嗎！能來他

也摸頭，不能來就摸耳朵。剛才我打兩個無線電去問，結果都得了覆電，成績很好，所以我帶你來。皮日新道：剛才你和我丟一個眼色，是不是說隔壁包廂裏那班人？文勤學道：正是這樣。他們捧的那個青衣劉菊卿，本來戲碼在倒第三的，因為我們把鄭蓉卿捧起來了，劉菊卿就壓下去了。他們一黨，老是爲了這個事不服氣，無論如何，要把劉菊卿還捧起來。我們只要捧得稍過點火，馬上就有反響。今天我們煩了戲，不敢叫好，就是爲這個原故。你不信，明天來瞧瞧，他們一定也要煩演的。大概煩演什麼戲，都定了，只我沒注意罷了。說時，兩個人已來到後台的外院。這地方，遠處一所毛廁，近處兩隻尿缸，西北風吹着，兀自有些臭味。院子裏一地的大小頑皮孩子，有踢毽子的，有比餐烟捲畫片的，有打架的。太陽底下一個老頭兒，放了一破筐子大餅油條在地上，

三四個孩子，圍着油條大餅，和老頭兒說話，亂轟轟地。文勤學一走進院子，一個唱小丑的孩子便問道：找誰？旁邊一個孩子道：他，你也不認得嗎？唱小丑的孩子對那孩子夾了一眼，又問道：你找小寅子的麼？你捧我不捧？那個孩子，對他把頭一伸，笑道：就憑你那個臉子。他們這一對小孩子，不知高低的開起玩笑來，弄得文勤學皮日新當着許多人的面，真有些不好意思。文勤學笑着低低的說道：別鬧，我請你吃油條。那小丑也輕輕的說道：文先生，你給我一吊錢，讓我買別的吃罷。皮日新道：他不是說不認得你嗎？怎樣又知道你姓文？文勤學道：他怎樣不認識？這些小孩子，壞透了，他是成心搗亂呢。要不給錢的話，他真叫起來，說是某人啊，你的相好朋友來了。你看，那時我們是見面說話好，還是不說話好？所以我乾脆讓他敲個竹槓，給他兩個錢，讓他走開。說時

鄭蓉卿已經走出來了，對文勤學微微點了個頭，笑了一笑。文勤學便給他介紹道：這是皮先生，他是專門在報上做戲評的，我引你認識認識。鄭蓉卿又點了一個頭。文勤學道：我問你，你和黃秀卿要好不要好？鄭蓉卿道：我們很好的。文勤學對皮日新把嘴一努，低低說道：他要捧他呢，你能不能介紹一下？鄭蓉卿對皮日新一望，笑道：那有什麼不可以？不過今天他的師傅在這裏，我引他來見一見，你們別說話得了。文勤學皮日新站在院子靠牆一邊，離那些小孩離得遠，所以他們說話，還不會被人聽見。鄭蓉卿走到對面屋子裏去，引着一個小孩出來，交頭接耳，對着這邊說話。那黃秀卿遙遙望見皮日新是個翩翩佳公子，早就有三分願意。跟着鄭蓉卿慢慢走過來了，却把一個手指伸到嘴裏去，用四個雪白的門牙，咬着指甲，頓着眼睛皮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。

的樣子。皮日新便對他先點了一個頭，問道：你十幾歲了？黃秀卿輕輕的吐出三個字，十四歲。文勤學笑道：你真是個好孩子，人家看你來了，你也不問問人貴姓。黃秀卿這才指着鄭蓉卿道：他已告訴我了。皮日新在身上摸了一摸，摸出一塊手絹來，說道：今天我沒預備，沒有帶什麼送你，明天再補送罷。說畢，塞了一塊錢在手絹裏，一把交給黃秀卿。他接了手絹，早就摸着一塊錢，歡喜着說了一聲謝謝。說道：請你明天來罷，我師傅買東西去了，就要來的。說畢，便離開了。皮日新對後台又望了一望，這才回去。到了家裏一想，哎呀！我不是立了誓要上課嗎？怎麼又玩起來？無論如何，我明天還是繼續着上課。但是黃秀卿約了我明天去，第一次我就失信，似乎對不住人。這樣罷，明天是上半天上課，下半年聽戲，以後有功夫才去，就不要緊了。好在池子裏，他們每天有

幾個固定的座位在那兒，隨時去，總可以有座位的。這樣想着，自以為讀書和玩，兩不偏欹。不料這晚睡覺又睡晚了，次日醒來，已是紅日滿窗，拿出枕頭下的手表一看，已到十點。皮日新一想，早半天是來不及上課了，吃了午飯再去罷。於是索興睡到十一點，慢慢的起來去吃午飯。吃過午飯，一看天上那輪太陽，四圍一點雲彩也沒有。雖然十月天氣，很是暖和。加上又沒有括風吹土，空氣也很潔靜。心裏就想着這好的天氣，至少也要在公園裏走走，跑去上課，豈不冤枉？今天還是玩一天，明天再上課罷。主意決定，逕直就到永平園來。原來程祖頤他們在這裏捧角，和看座兒的，已經勾結好了。下場門一排定了六個座，他們無論來不來，或者來了坐包廂，這六個座位的錢，他們是按日照出。一定之後，看座兒的茶錢，越是加倍的給，所以這些看座兒的，對他們是

極力奉承。現在皮日新既要捧黃秀卿，也就加入了這一個團體。當天黃秀卿出台，皮日新首先叫好，黃秀卿在台上把眼睛對他一望，便算知道他來了。從這日起，皮日新是天天到這兒來捧角，那要實行讀書的念頭，早已丟之九霄雲外。一日正從前門大街路邊走着，由永平園回去。忽然有一個人在肩膀上拍了一下。說道：老皮，我們好久不會了，你這一程子，怎樣老不到四喜去？皮日新一看，原來是富家駒，他在四喜捧晚香玉的時候，自己也在那裏捧小珊瑚。因此天天相會，居然認識了。因為兩個人所捧之角，並不衝突，兩人慢慢的又變成朋友。皮日新道：原來是你。別談四喜了，我是傷心極了。富家駒道：爲什麼傷心，你且說出來聽聽。皮日新道：這不是三言兩語，可以說完的，改天再談罷。富家駒道：我也知道點，你和小珊瑚鬧翻了。這很不算一回事，我出面

給你轉圜，你看如何？皮日新道：我有錢，那裏也好捧角，何必一定要捧他。富家駒笑道：你就不捧他，也應該去看看。你且先莫理他，看他怎樣對付你呢。他依然對你好，那自然是你誤會了。他對你不好，你也可以證明他實在無情無義。皮日新道：你這話也是，讓我過一兩天再來相約。今天是不成，我剛剛聽戲回來呢。富家駒本來也是聽戲回來，皮日新既推改日，也就贊同，於是自回家來。走到家裏，老二老三屋子裏，都還靜悄悄的。今天是新星社開遊藝會的日子，老三大概是趕熱鬧去了。老二何以不在家，且去看看。便輕輕的走到門簾邊，掀起門簾子一角，看他在做什麼？只見富家駿伏在桌上，右手提起筆，左手用指頭指着紙上數道：一五，一十，一十五。一雙，兩雙，三雙……富家駒便走了進來，說道：你還做算式嗎？富家駿回頭一看，連忙將手按住了紙，不讓他

看。富家駒道：又在做什麼香豔文字？不給別人看。富家駿聽他這樣說，便道：你拿去看，是什麼香豔文字。富家駒接過來一看，原來是一首排句詩，那詩是：

悲風吹落蕭蕭的黃葉墜入黑夜之深沉，
唧唧之蟋蟀在古牆之下而作斷續之吟。

富家駒笑道：頭一句，費解得很。第二句，倒是清順些，可是一句又有三個之字，不太多了些嗎？富家駿道：這是求其語調和諧，不得不如此。富家駒對他臉上望了一望，笑道：怎麼樣？你還以為語調很和諧嗎？富家駿道：無論如何，總比你贈晚香玉那種碧玉年華二八春的詩，要强些。富家駒道：我看完了再說，先不和你爭。再看那詩是：

秋之神帶來的肅殺之氣如何的猙獰呀，

我心房充滿了抑鬱與悲憤而聽此哀聲。

拋棄了的四絃琴彈不出剎那剎那之心鳴，

我要蹂躪菊花之嬌嫩與美術之神離婚。

富家駒道：慢來慢來，你這本卷子，做得再好，我也不能取錄。因爲你犯了規矩了。富家駿道：新詩擺除一切束縛，要什麼規矩？富家駒道：不能吧？你這首詩，似乎有韻，而且句子很齊整。富家駿道：你也知道念得有韻，句子很齊整，這就是節調的和諧呀。富家駒道：那末，把一句多一個字，或少一個字，行不行？富家駿道：既不要受拘束，那當然可以。不過我一派爲求行列上好看起見，是主張字數要一律的。富家駒道：你的話，一會兒不要規矩，一會兒又要規矩，太爲矛盾。這個我且不說，既是你

的詩，主張每句字數一樣多，爲什麼第五句多了一個字？富家駿道：不

能吧？於是拿着稿子，用拇指食指，比着數起來。富家駿道：「哎呀？真的？怎麼這一句，多出一個字來？這是我沒有算準，把拋棄了的四個字，去了一個拋字就行了。」富家駒道：「這樣的詩，多了就減少一個字，少了就加上一個字，豈不是硬湊成功的？我不敢恭維你這種排句體。還不如老詩七言五言，嘴裏一念就是，省了這一五一十數字的工夫呢。」富家駿道：「老詩要平仄，要押韻，多們拘束。」富家駒道：「你這樣一雙一雙的數着字望下做，你以為還不拘束嗎？兩個人正在爭論不下，只聽窗子外面有人嘆喘笑了一聲。富家駿伸頭一望，只見楊杏園背手立在走廊下，便不作聲。富家駒道：「好了，我們這是非曲直，自己是解決不下來，請楊先生評一評這個理。」便把楊杏園叫進來，將詩給他看了，問究竟是舊詩好呢？還是這種排句詩好呢？楊杏園笑道：「你這個官司打不得，打到

原告一家來了我是個學舊詩，填舊詞的人，你還不知道嗎？叫我評這個理，你以為我應該怎樣說呢？不要談了，來來來，我新學了一套月琴，自己還不討厭，我來彈給你們聽聽。說時，一定要他倆到後面來，便端坐一旁，彈了一套風入松。他倆人被清越的絃聲一激動，不由聽了下去，便把新舊詩的爭論，丟開了，楊杏園將月琴一放，說道：好是不好，比拉胡琴，容易受聽多了。富家駒道：我就很喜歡音樂，凡是浮燥或頑固的人，都應該用音樂來感動他。富家駿笑道：你這話是對的，不過你所喜歡的那個音樂，鑼鼓喧天，耳朵都要吵聾，恐怕不足以調養人的性情。富家駒道：你說皮簧戲，都是鑼鼓喧天，沒有感動人心的嗎？富家駿道：我敢下句斷語，決計沒有。富家駒道：好，我空口和你爭論，決計是爭你不過的。明天空一天，後天我煩齣戲請你去聽聽。我好久要請楊先

生去聽戲，總沒有實行，後天請你也去一趟。楊杏園知道他捧了一個坤角，這個坤角是什麼樣子，他捧到了一種什麼程度，還沒有看見，藉此去看一看，也是好的，便含笑答應了。到了第三日，富家駒果然在晚香玉出演的天樂戲園包了一個廂，請他兩人去聽戲。這天富家駒煩演的，乃是孝感天。晚香玉反串小生，小珊瑚演青衣，戲台上二胡京胡月琴琵琶合奏。外面又加上小銅鈴九音鑼。當晚香玉唱那整段反調的時候，富家駒聽到絲竹之音，悠揚婉轉，激楚淒涼，不覺也微微的搖着頭，領略那種韻味，富家駒不說什麼，眼睛望着乃弟笑了一笑。大家聽得出神的時候，只見隔座包廂裏一個中年婦人，淚珠像斷線一般的流了下來。手上一方白綢手絹，左一片右一片濕了許多，他兀自擦着眼淚。富家駒看了，大為驚訝，心想這個婦人的心，也不知有多麼靈。

敏，讓這音樂一感動就吊下淚來。看楊杏園時，好像他已知道這其中的內幕，把頭點了幾點。當時因爲要聽戲，座兒又離得近，就沒有問他。不一會兒工夫，那婦人已先走了。富家駒道：楊先生，剛才隔壁的事，你看見了沒有。楊杏園道：我看見了。這裏面的大文章，回家去，我可以告訴你。富氏兄弟，都是好事的，便記在心裏。一會戲散回家，一直跟到楊杏園屋子裏來，問他這事的原因。楊杏園笑道：你看那婦人，像那種人？富家駒道：他穿着短短小襖，週身滾着水鑽的辮子，珍珠環子有三四寸長，自然是個南式小吃的時髦姨太太。富家駿道：也不盡然。他衣飾雖然時髦，看他和他同來的那個老太太說話，一口純粹的京音。走的時候，又是行旗禮。決計不是蘇州派的姨太太，恐怕是勝朝的風流格之流哩。楊杏園笑道：老大是一毫未曾猜到。老二猜是猜得不錯，可

是也只猜中一半。他現在是宮鶯啣出上陽花了。我原不認識他，因為我那個朋友華伯平，又是他的朋友，常常把他的艷史告訴我，又把他的相片給我看，所以他今天在包廂裏的原因，我能猜一個透澈呢。富家駿用手搔着頭髮道：這這這是一篇好小說材料，這次週刊的小說，我不恐慌了。富家駒道：你不要打岔，讓楊先生說罷。楊杏園道：他婆家是個漢軍旗人，革命以後，他家歸了宗，復姓朱。他的伯父，是做過兩三任制台的人，就以他娘家而論，也是極有名的人家，那也就不必細說了。因為他自幼兒就是風流俊秀的人物，這邊朱制台的第三個姪少爺，想盡了法子，才把他討過來。但是討過來以後，滿清就亡了。所以朱家帶着幾百萬金銀珠寶，就避在天津，過他的快活日子去了。那個朱制台呢，這時已死在南方了。他的兄弟朱藩台，也死了多年了。剩下了

一班公子哥兒，不但像以前一般的吃喝快樂，而且趁着無人管束，愛玩什麼就玩什麼。少爺要快活，小姐少奶奶也不能望着，也是一般的樂。就是這朱三爺興的主意，自己玩兒票不足，在家裏又組織了一個票社，小姐少奶奶一齊加入。這朱三少奶奶最愛的是皮簧，而今家裏組織起票社來，他是二十四分歡喜，就專門學青衣。只兩個月的成績，一家人的戲，要算他唱得最好，他們雖在家裏玩票，百事都是照着外面一樣辦，各人都起了一個別號，朱三姪少爺，是玉禪居士，朱三少奶奶是鸞笙女史。這朱玉禪常在義務的堂會戲裏票過的，很多人知道。因他的緣故，大家又知道他夫人也是一個名票，朱鸞笙三字，漸漸就在社會上馳名了。人家常和朱玉禪說：三爺，聽說少奶奶的戲很好，真的嗎？朱玉禪以為人家這幾句話是好話，很是得意，毫不猶豫的說，不

錯。他還可對付幾句。大家聽了他的話，便慫恿朱玉禪，也引他夫人到外面來稟戲，說了許多次，朱玉禪不免被人家引誘動了。果然就帶他夫人出來稟戲。這天是人家的堂會，朱玉禪自己反串老旦演了一齣吊金龜。他夫人朱鸞笙反串小生，就演的是孝感天。這個配小旦的，却是一個有名的青衣一樹青。像他這樣的名伶，本來不能當配角。一來因這齣戲，也可說是生日並重。二來他知道朱家是個大家人家，他的少奶奶是個有體面的人，不能不讓他一點。朱鸞笙初次在外出台，就有一個名伶和他配戲，他是多們有面子。心裏就有一分歡喜他了。到了後台，有人介紹，一樹青笑吟吟的請了一個安。二人一對詞，一樹青又說着那很尖嫩又柔和的京白，十分悅耳，朱鸞笙又有兩分喜歡他。富家駒微笑着對富家駿道：你不是說要小說材料嗎？楊先生現在就

用小說上的章法，和你談話了。你很不用得做，拿了筆來速記下來就
行。水滸上有個十分光，大概這朱鸞笙也有個十分歡喜，你若是記下
來，很夠用的了。楊杏園果然是套着水滸十分光，說着好玩的，富家駒
一說破了，再望下說，就沒意思了。於是也笑了一笑，說道：我不用得繞
着灣說了，從這天起，他就把一樹青印在腦筋裏。這一樹青，本來是在
北京演戲。上天津去，乃是趕堂會，那裏能夠久待。因此朱鸞笙就和朱
玉禪商量，說是天津住得膩了，可否上北京去玩玩？朱玉禪那知道這
裏面的緣故，可就聽了他的話，一同到北京來。他們在北京，本來也就
有房屋的，所以到京裏來，也就無異在天津家裏。這個時候，一樹青正
在天樂園唱戲，朱鸞笙就成了天樂園的老主顧，每天一個包廂。先時
朱玉禪還同來，以後朱玉禪不來，朱鸞笙仍是繼續的到。朱玉禪慢慢

有點覺悟了，心想他的夫人，決不是光爲看戲要上天樂，必定是於看戲之外，另有所圖，便提議要回天津去。朱鸞笙說：天津一大家人，有老有小，要講那些舊禮節，討厭得很。不如兩個人在北京住的好，事事可以自由。朱玉禪見他不肯回天津，越是要他去，兩人吵了幾次，朱鸞笙一賭氣，便躲得親戚家裏去了。朱家要顧全體面，不敢聲張，只得暫時由他。朱鸞笙本是個風流人物，有家庭的管束，他還不免有些蕩檢踰閑。現在沒有人管他，益發是任性所爲。除上天樂園聽戲之外，凡是公衆娛樂的地方，都要去玩玩，在這裏面日子一久，和那班長逛的姨太太都認識了。由此長了許多見識，不敢去的敢去，不敢作的也敢作。一樹青又不是個呆子，朱鸞笙這樣優待他，他豈有個不知道的。所以不久的時候，和朱鸞笙就認識了。朱鸞笙在那個時候，手上很有些錢，沒

有受過經濟壓迫的人，那裏知道什麼節儉，他在興頭上，便充量的望外花，其先錢花完了，還可東拉西扯，借貸一點。但是他所交的這些人，除了浮浪子弟而外，便是姨太太和風流少奶奶，那些浮浪子弟，只有和婦女要錢的，叫他借錢給婦女們，那裏辦得到。至於姨太太少奶奶呢，十個之中，有九個是扯了一身虧空的。面子上是非常快活，一談起心事來，都是皺着眉說，沒有辦法。所以朱鸞笙自己的錢花完了，借錢的路子，也慢慢塞死了，沒有法子，就把些珠寶首飾拿去變賣。而且錢來得這樣艱難，但是面子上依然不肯露出一絲一毫窮相，照常大闊特闊。後來實在支持不住了，他只好自己和自己轉圓，打算回天津去，和朱玉禪言歸於好。要動身的前一天，他怕人家說他錢花完了回天津的，在天樂園一定十個包廂，把他所有的好朋友，一齊請來聽戲。一

樹青因他明天回天津，何時再來京，不得而知。於是特爲加演一齣孝感天，作爲臨別紀念。朱鸞笙的知己女朋友，知道他兩人一段姻緣，就出在這齣戲上。朱鸞笙要出京，一樹青演這齣戲，是大有用意的，無不欣羨，朱鸞笙也十分得意。旁人都說：這種舉動，除了朱少奶奶，別人也辦不到。一傳揚開去，把社會上都轟動了。次日，朱鸞笙回到天津家裏去，正想和朱玉禪言歸於好。不料一進門，家裏人看見他，都板着一副面孔，在他背後，咕咕咕咕，不住的說閑話。朱玉禪劈頭一句，就是你還姓朱嗎？到我家裏來作什麼？朱鸞笙又是向不輸氣的，就說：我還有許多東西在這裏，怎樣不來拿？朱玉禪說：你自然可以拿去，以後你可不能再姓朱。於是兩人一頓吵，馬上提起離婚。離了婚，朱鸞笙依舊到北京來住。可是有一層，那些老親戚朋友，都不理他了。他住在一家公寓

裏，就要和一樹青辦交涉，實行嫁他。那一樹青是有妻室的，一來不敢惹事，二來見他也沒有什麼可圖了，竟是躲個不見面。他要維持體面，又不肯問人借錢，不到半年工夫，住在公寓裏，窮得精光。這個時候，他不但去看戲，連公寓的大門，也不敢出去，因為一件好看些的衣服也沒有了。公寓裏的房飯錢，也差不多欠兩三個月。掌櫃的知道他的歷史，說道：你這種情形，不想法子是不行的。現在一樹青還在天樂園唱夜戲，你何不去找一找他？他現在大紅起來了。一次堂會要掙好幾百呢。朱鸞笙一想也是，到了晚上十點鐘的時候，便步行到天樂園來了。一看大門口，紮着彩排樓，電燈燦亮，汽車馬車，把戲園子門口的街道，都塞滿了。自己要打算在汽車裏面走，免得受碰。兩三個汽車夫出來喝住了，倒嚇了一跳。朱鸞笙一想，早幾個月，自己也是坐汽車來聽

戲的人，不想今天走汽車邊過一過，都要受人家的呼喝，一陣傷心，幾乎要落下淚來。只好繞着汽車轉一個大灣子，到了門口，忽然一想，若是遇見熟人，多難爲情，上前幾步，又退了出來。但是自己想了半天的主意，打算來弄個辦法的，這樣回去，把什麼話去對公寓掌櫃的說。他在門口站了一會子，自己向自己告奮勇，一直就望裏闖。偏是前台這些人，又換了一半，在門口的人，都不認得他，他順着扶梯上樓，想找一個熟人，好讓他向後台去通個信，劈頭來了一個看座兒的，便問找誰。朱鸞笙說：找這裏的女茶房張二娘。那人向朱鸞笙渾身上下看了一看，笑着說：他爲引人家白聽戲，丟了事情了，你還找他。揮着手說：去罷去罷。朱鸞笙一看前面包箱裏，正坐着幾個熟朋友，自己不敢說話，怕人聽見聲音，低着頭，趕快就下樓。想起當日坐包廂看戲那種情形，曾

幾何時，簡直就換一副局面了，從前上樓，人家歡迎之不暇，而今倒讓人家趕起走。幸而沒遇見熟人，若是遇見熟人，看我這種情形，若也是一樣趕我走，那不比打着還難受嗎？寧可窮死，也不能在這裏找人了。這樣一想，他馬上就回家。又是合了鼓兒詞上那句話，禍不單行。陡然刮了一陣大風，天下起暴雨來，他冒雨而歸，落得水淋雞似的。你想，他重來天樂舞台，還不該哭嗎？富家駒笑道：楊先生說的，和今天的事，全不對題。今天在包廂裏落淚的人，是個闊太太啊。楊杏園笑了一笑，說是自然有原因。要知道楊杏園說出什麼原因，下回交代。

第五十九回 里巷荒蕪蓬門驚枉駕 風塵落拓粉墨愧登場

却說楊杏園將朱鸞笙的歷史，說了一遍，結果還是文不對題，他說自有一個原因，富家駒便問原因安在？楊杏園道：那是第一回的事，今天是第二回的事呢。因就把兩個月前自己曾和朱鸞笙同過一回席的話說了一遍，富氏弟兄聽了，都歎息了一會。原來那天晚上，朱鸞笙遇雨而歸，就抱頭痛哭了一頓，那個公寓裏掌櫃的，知道他是沒有借着錢，也替他發愁。不過他看朱鸞笙是二十來歲的青春少婦，人物俊秀，一定要把他趕出公寓去，又有些不忍，加上他是大戶人家一位少奶奶，也不敢輕待以非禮，只好容納他住了幾天。一天上午，天氣很好，

趁着公寓裏的人都出門了，便踱到朱鸞笙屋子門口來，說道：朱太太，你這款子怎麼樣，總得想個法子呀。說着就踱了進來。朱鸞笙道：自然我要想法子，不能一輩子住在這裏。掌櫃的道：我問你一句話，你還是要老顧着你那個身分呢，還可以模模糊糊的，找一條子路呢？朱鸞笙被他問了這一句話，臉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，勉強放出莊重的樣子，鎮靜着自己。說道：你這話我不很明白。怎樣是模模糊糊的找條路子？掌櫃的斜着眼睛望他，脖子一扭，說道：得了，你不明白。朱鸞笙看着這人嘻皮涎臉的樣子，早知道了，心想我隨便怎樣下三濫，不能爲你這幾個錢欠帳來求你，便道：你不用廢話，欠你的錢給錢。掌櫃的被他這一句話一頂，也就無辭可對了。說道：很好，只要你能給錢，我們還說什麼呢。日子有這久了，我們不能老等，請你告訴我們一個日期。朱鸞笙

道：給你一個日子就給你一個日子，準在一個禮拜裏頭給你，你看怎麼樣？掌櫃料定他在這幾天之內，也沒有法子可想，便道：就許你一個禮拜的日期。到了日子不給，再和你算帳。說畢，一拍腿就走了。朱鸞笙雖然說了這個硬話，其實他一點把握沒有，關起房門來，將一個枕頭，擱在疊的被條上，便在床上橫躺下來慢慢想心事，心裏計畫着，要怎樣才能夠弄得一批錢，從前常常聽見人說，什麼女子經濟獨立，如今看起來，這倒是實話呢。自己在床上躺了一會，又坐了起來，兩手撐着下頰，臉朝着窗子外，呆呆的望着天，好像天上寫了字，替他想出了法子似的。望了一會子天覺得不舒服，復身又到床上去躺着。這樣爬起睡倒，鬧了半天，忽然止不住眼淚望外流，將枕頭哭濕了一片，就這樣過去了一天。到了晚上，睡在床上，格外的要想，由晚上一直想到大天

亮，反而睡着了。次日起來，已是上午，對着鏡上散開頭髮來梳頭，只見兩個眼眶子，已落下去一個圈圈，臉上憔悴了許多。自己埋怨自己道：我這不是發呆，這樣的想一陣子，錢就來了嗎？說到歸根，我還是應該早去找錢去，別挨到了日子沒有錢給掌櫃的笑話。這樣一想，實在保不住面子了，便寫了兩封信，給他兩個稍微知心女朋友。這兩個人，一個是趙姨太太，一個是錢少奶奶，都是常在一處看戲，一塊打小牌的人，信上原寫得很簡單，只請他們來談談，所以都來了。錢少奶奶先來，見朱鸞笙這種樣子，知道請他來，不是好意，先就說了一番後悔的話，以爲從前在外面胡鬧胡逛，都是錯了。爲了這個事，和家裏人大吵幾頓，幾乎脫了關係。現在我是明白了，也就遲了，銀錢不要提，那是十分不方便，一家人也都把我當了眼中釘，處處看人家的眼色，我有什麼

法子呢，只好忍受着罷了。我勸你還是忍住一口氣，回天津去罷。憑咱們一個娘兒們，要去的不能去，要做的不能做，那裏撐得住這一口氣呢。朱鸞笙聽了這一派話，全是不入耳之言。既不好駁他的話，又不能不說出一段原由來，好問他借錢。便歎了一口長氣，說道：「唉！你這話，我怎樣不知道。可是各人家裏，有各人家裏的一本帳，不能一個樣兒看的。清官難斷家務事，我這話，對誰說呢。說到這裏，停了一停，然後又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您是知道我的脾氣的，就是要這個面子，現在落到這般光景，朱家就是要我回去，我那有臉進他的門呢？說着，又對錢少奶奶笑了一笑，接着道：「我現在想自己找個安身立命的法子，不要再求人。可是，可是……可是還得請人幫一點小忙呢。錢少奶奶道：「只要可以幫忙的地方，我一定也是幫忙的。就怕力量小，幫不上忙呀。朱鸞笙

道：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，我就只要籌個二三百元的款子，事情就好着手了。錢少奶奶道：早幾個月，這一點款子，憑我一個人，就能幫忙，現在可不行，我要籌這些款子，還沒有法湊起來呢。不過您既在困難中，無論如何，我總要替你想點法子，說時，將他手上提的錢口袋慢慢解開，伸手在裏面掏了半天，摸出一張五元的鈔票，含着笑容，交給朱鸞笙道：這一點小款子，原拿不出手，你暫收着零花，過一兩天，我手邊下活動了些，再送一點子來。朱鸞笙窮雖窮，這幾個錢，他還是不看在眼里。便對錢少奶奶道：我不過這樣說，不是馬上就要。現在我手上零花的錢還有，不等着使。蒙你的好意，我是很感激，讓你手邊下活動一些的時候，再給我設法子罷。錢少奶奶看他不要，倒反有些難爲情。一定讓朱鸞笙收下來是不好，收回錢口袋裏去也不好，只得將鈔票拿在

手心裏，對朱鸞笙道：你嫌少嗎？朱鸞笙道：我的大姐，現在是什麼年頭兒，我還敢把五六塊錢，當作小錢看嗎？我是要等着求您的時候，再求您呢。因為怕是早到了手，我又散花了，不是怪可惜的嗎？錢少奶奶料他一定不肯收的，只得說道：那也好，過一兩天，我再和你想法子。又談了幾句，他就走了。朱鸞笙經過這一番教訓，知道向人借錢，是沒有希望的事了，又打消這一番計畫。第二天，趙姨太太來了，看見朱鸞笙行李蕭條，心中早就明白了一半，便問道：你幾時搬到這裏來住的，怎樣我一點不知道？朱鸞笙道：趙太太，你看我這種情形，還不應該躲着一點嗎？趙姨太太點點頭，說道：您不用說了，你的意思，我都明白了。我不知道，那就算了，現在我已經知道，無論如何，我得給您想點法子。說時，將他手上提的錢口袋，慢慢解開，伸手在裏面一掏，就掏出一捲鈔票，

數也沒有數，便交給朱鸞笙道：「這一點款子，我原拿不出手，你暫收下零花。慢慢的再想一個長久度命的法子。要不然的話，你就搬到我家裏去住，諸事也方便些。」朱鸞笙手上接着鈔票一看，怕不有五六十元，不料心裏一動，鼻子一聳，眼淚幾乎就要搶着滾出來。但是自己總要顧着體面，極力的忍住眼淚，對着趙姨太太道：「您這番好心，實在難得，我也不必說多謝了。不瞞您說，我就爲欠多了這公寓的債，沒法子抽身。現在有了這些款子，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出去想法子了。」趙姨太太道：「您打算怎樣哩？」朱鸞笙道：「唉！我那裏還有什麼打算，做到那裏算到那裏罷了。」趙姨太太道：「您總不能一點計劃都沒有呀！」朱鸞笙躊躇了一會子，說道：「像趙太太這樣待我，總算是個知心人，我還有什麼不能說的。不過我這是個僞主意，悶着心裏有好幾天了，我總怕不成，還不

能說就是這樣做呢。趙姨太太道：什麼傻主意，您說出來我聽聽。朱鸞笙紅着臉，忽然笑了一笑。說道：這可是個笑話哩。我不是還能唱兩句戲嗎？我想靠着這個本事搭一個班子去唱唱看，若是唱出來了，也是一行事業，這輩子也就有飯吃了。就是一樣，真要做這一行，請客做形頭，還得先墊上一筆本錢哩。趙姨太太道：依說呢，這也不是做不得的事。可是幹這行，一定人家瞧不起的。以後親戚朋友，都不來往了。你樂意嗎？朱鸞笙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親戚？有親戚顧我，我也不會落得這一般光景。要說到朋友，老姐姐，不是當面奉承您的話，像您這樣的人，一千個裏頭，也挑不出一個啦。也是十有九個不來往了。反正是人家瞧我不起，我做開來不顧面子，也不過是這樣。趙姨太太道：朱府上能讓出台嗎？朱鸞笙道：我們脫離關係了，各幹各的，他管得着嗎？趙姨太太

道：「這個樣子說，你是一定要做的了。」朱鸞笙道：「推車抵了壁，沒法兒辦啦。您想想，除了這個，我還有什麼好的法子嗎？」趙姨太太道：「要進這一行，也得人介紹，您有熟人嗎？」朱鸞笙道：「那倒是有的，從前給我說戲的那個王駝子，現在北京，他就和戲園子這一行人很熟，託他出來說，沒有不成的。」趙姨太太道：「製形頭要多少呢？」朱鸞笙道：「那可沒準兒，多的整千整萬，也花的了。少呢，也要個三四百塊錢。真是沒奈何，籌不出來的話，二三百塊錢，那是少不了的。」趙姨太太道：「我現在不敢全辦的到多少，我還可以給您想法子，五天之內，您聽我的信兒。」朱鸞笙見他這樣說，便謝了又謝。又聲明無論多少錢，決不是憑着口說借了，就算借了，另外也得寫個借字。趙姨太太倒謙遜了一陣，認為不必。自這日起，朱鸞笙就正式籌畫下海的辦法，把公寓裏的債還了，還剩了一些錢，

在當舖裏取出兩件衣服，便去找王駝子。這王駝子，住在天壇外面，一個小矮屋子裏，朱鸞笙找了半天，才能夠找到。那裏是亂石頭砌的半截矮牆，牆露着一個缺口，那就算大門，門裏小小一個院子，四五根木棍，絆着十來根爛繩子，繞着兩條倭瓜藤兒。那下面是個鷄窠，拉了滿地的鷄屎，這邊一輛破洋車，只剩一個車輪子，倒在一邊。橫七豎八，堆一些破缸破罐。洋車旁邊一隻乾水桶，一大片濕地，髒水漏成一條溝，直流到門口來。門邊下，恰又是個小毛坑。大毒日頭底下，晒着一股奇怪的臭味，一直往人腦子裏鑽。朱鸞笙要在往日，看見一點髒水，還要作一陣惡心，這種地方，眼睛也不看一看。這次無奈是解決生活問題，不能不進去。只得吞下一口水，鼓着勇氣，問了一聲道：這兒有人嗎？就在這個當兒，上面矮屋裏，挑起了半截破竹簾子。伸出一個腦袋來。毛

蓬蓬的披著頭髮，一張又黃又黑的臉，翻著兩隻麻眼珠子望人。朱鸞笙一看，却是一個中年婦人，敞著半邊胸襟，站在那裏。他便答應道：勞駕，這裏有個姓王的嗎？那婦人道：不錯，你是那兒？朱鸞笙見他這樣不會說話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便道：這是王駝子家裏不是？一語未了，只聽見有人從裏面答應出來，說道：呵，這是朱家少奶奶，請裏面坐。一面說著，一面就跑出來一個人。他穿了一條藍布短褲，赤了雙腳，踏著鞋子，上面露著脊梁，搭着一條灰黑色的毛絨手巾，正是王駝子。他看見朱鸞笙站在牆邊，忙說道：這是想不到的事，您怎樣有功夫到這兒來。屋子裏髒得很，怎麼辦？朱鸞笙一看這個樣子，不必要他望屋裏讓了，便將現在的住址告訴了他，說是有要緊的事商量，請你今天去一趟。王駝子道：可以可以！今天就去。您請到屋裏歇一會兒。朱鸞笙

道：我還有事，不必了，回頭再談罷。說畢，便走了。王駝子以爲朱鸞笙還如往日一樣的闊，又是介紹他去說戲，所以當天就找到朱鸞笙公寓裏來。朱鸞笙也怕他不能輕易相信，自己落得要去唱戲，便把自己脫離了家庭，生活困難的話，對王駝子一一說了。然後就說，憑着自己會唱兩句戲，打算實行下海，請王駝子找個地方，好出台。王駝子萬不料朱鸞笙有這樣一着，一時竟找不到相當的答覆，躊躇了一會子，才說道：真是要唱戲，倒不愁沒地方去露。可是能拿多少錢，可沒準兒。憑着您朱府上少奶奶那個字號，總也能叫幾成坐。朱鸞笙道：那可不行。我是和朱家脫離了關係的，若是還掛朱家的字號，他們家裏是不會答應我的。我這要出台，只有隱姓埋名的幹。王駝子笑道：那可難了，別說就是您啦，多少學了五六年戲的，上台吃的住吃不住，還沒有準兒哩。

就憑您……王駝子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。朱鸞笙道：「我不姓朱，就不能唱戲嗎？」王駝子道：「能是能，可是什麼事情，都講究個字號兒，唱戲也是這樣。這字號一是有名，別提貨怎麼樣，就真有人說好愛買，若是不成個字號兒，那怕貨是十足挺好，先沒有法引動人。您這初上台，好像賣烟捲似的。創牌子，價錢得賤，貨又要好，能銷不能銷，還得碰運氣哩。朱鸞笙聽了王駝子的話，一團高興，就冰消瓦解。問道：「依你看怎麼辦呢？」王駝子道：「現在我也不能說定，先讓我給您找找路子，找得了，再來回信。」朱鸞笙這時反沒了主意，只好答應着。過了兩天，王駝子忽然高高興興的，走了來，就對朱鸞笙道：「這真是您的好運氣，也許就這樣發財。現在長辛店的妙舞臺，派人到北京來邀角，講了好幾個，都沒有說妥，昨天我遇見他，說了有您這樣一個女票友，願意去客串幾天，問他歡

迎不歡迎？他也是旗的，很知道您府上的名聲，說是您若願意去，那就好極了。只要您樂意的話，回頭我就帶他來。朱鸞笙道：你怎麼說我是票友呢？王駝子道：那沒關係，咱們外面說是客串，好讓人家看得起咱們，其實和那邊承辦的人說好了，還是照股拿戲份。朱鸞笙道：那倒使得。不過聽你的口氣，我還是用着真名姓上臺，這個我還不敢。王駝子道：長辛店是個小地方，北京城裏的人，沒事誰到那裏去，您唱三年五載，恐怕也沒人知道呢。您要在北京唱的話，不上天橋，要想搭別個班子，戲碼沒法往後挪，戲份是更別提。這要出京去，就是矮子隊裏出長子，準是您的大軸子，這就是個面子，將來唱紅了，上保定，上張家口，那兒不許您們去。朱鸞笙聽王駝子所說，倒也有理，便問一個月能拿多少錢？王駝子道：少了，您一定不去的。我和他去說說看，大概一兩百

塊錢，那總有的。這些錢，往日朱鸞笙是看得很平常的。現在慢說有一二百塊錢一月，就是一二十塊錢，也是好的。當時就依允了王駝子的辦法。王駝子又問朱鸞笙有形頭沒有？日子很急要全做，那是來不及了，只有去買現成的一個法子，若是湊得出兩百塊錢來，六七成新的差不多很可以買一點了。朱鸞笙因為趙姨太太已經答應和他籌一筆款子，諒來一二百塊錢，總是有的。便道：那我倒是早已想好法子了，總不會誤事的。王駝子見他如此說，也就不必去追問，由他去辦。又過了兩天，王駝子和他接洽得很有些頭緒，可是趙姨太太許的那筆款子，始終沒有送來。朱鸞笙實不能等了，便親自到趙宅去見趙姨太太。偏是事不湊巧，趙姨太太又病了。朱鸞笙便借問病為由，一直到趙姨太太屋子裏來，坐在他床面前和他談話。先不過說了一些閑事，後來

屋子裏沒有人了，趙姨太太便握着朱鸞笙的手，輕輕的問道：你辦的事，現在怎麼樣了？快成功了嗎？朱鸞笙道：事是快辦好了。說到這裏，眉毛一皺，又苦笑了一笑。趙姨太太將頭在枕頭上點了兩點，若有所悟，依舊握着朱鸞笙的手，搖了兩下，說道：我對不住你，我所說的那個話，因為害了這場病，把他攔下來了。你等着要那個錢用嗎？這句話，正問在朱鸞笙心坎上，便點了一點頭道：不瞞你說，我並不知道你病了，正是爲了這件事來的。現在……趙姨太太道：我的款子，並不在手邊，非我自己去拿，那是成不成的，怎麼辦呢？有是有個法子，還可以想，不過我很不願那樣辦。朱鸞笙笑道：真是您有些爲難，那就算了，您幫我的忙，還算小嗎？趙姨太太道：也不是什麼大爲難，就是給我梳頭的那個老媽子，他手邊倒有幾百塊錢，出兩個利錢，叫他借個十天半月，那是可

以的。不過我不好向他開口。朱鸞笙道：那是自然，怎好叫您去和他借錢呢。說出來，他也不會信呀！這麼辦罷，您就老實說是我借，請您作個保人，您看怎麼樣？趙姨太太道：對了，我也是這樣想。將來我的病好了，我就在銀行裏取出錢來，替你還他，這不就解決了嗎？趙姨太太一面說，一面就叫人把那個梳頭的老媽袁媽叫來。趙姨太太告訴他說：我原答應挪兩百塊錢給這位朱少奶奶，現在我不能起床，要失信了。你有錢嗎？你若是拿得出來，就給你五分利，由我作保，準沒有錯。袁媽笑了一笑，說道：我那裏有這些錢。趙姨太太在枕頭上哼着說道：不是和你說笑話，是真的。袁媽道：有可是有，可不在手邊，還得去拿呢。趙姨太太道：那倒不要緊，你今天去拿，或者今天晚上，或者明兒個早上，送到朱少奶奶公寓裏去就成了。朱鸞笙見他這樣設想週到，很是感謝。

和他客氣了幾句，告辭回公寓去。到了次日，那袁媽果然帶着二百塊錢，送到朱鸞笙公寓裏來。他的原意，以爲朱鸞笙雖然借錢，空牌子一定還在，現在一看行李很是簡單，到有些後悔起來。好在這錢是趙姨太太作保的，心想果然有什麼不穩的話，可以和趙姨太太去要錢，那我倒也不怕他。因這樣轉念一想，所以就將錢拿出來了。却對朱鸞笙道：朱少奶奶，您要不用了，請早點交還我，這錢是轉借來的呢。朱鸞笙說：沒有錯，二十天之後，你到這裏來拿錢罷。朱鸞笙這原是隨口說出來的，一句話，在他心裏想，二十天之內，趙姨太太還不會替他還清嗎？袁媽見他說得很自然的樣子，也就信了。朱鸞笙把錢到了手，留下二十塊錢零用，其餘的便一把交給王駝子去辦形頭。恰好那邊妙舞臺的經理，也就和王駝子訂好了條件，一路來見朱鸞笙。那人穿一件寶

藍夏布長衫，手上帶了一隻玉鐲子，又拿一把雕毛扇，竟是個二十年前的。人物看他樣子，不過五十來歲年紀，一張馬臉，却是胖胖的，見人一笑，露着滿嘴的麻牙齒。腦袋上雖然沒留辮子，可是前半截剃頭，後半截蓄髮，還是光復初年流行的鴨屁股式。朱鸞笙一想，就憑他這個樣子，能拿出整萬的本錢來開戲院子嗎？當時王駝子也怕朱鸞笙瞧不起，走來就和他吹上一氣。說這位道德三先生，本來也在政界上作點事，因為他府上在長辛店，所以在那裏蓋了一個園子。朱鸞笙雖然不能十分相信，但是看趙德三那種正正經經的神氣，又不是滑頭的樣子，也就和他實行開起談判來。說來說去，約定了五塊錢一齣戲，唱一齣，算一齣。照一個月算起來，日夜合演，有三百塊錢一個月。就是演日不演夜，也有一百五十塊錢一個月。朱鸞笙算一算，除了開銷而外，

總還能落下幾個錢，而且也免得流落在北京。算計一定，也就答應了。因爲彼此不是按月定包銀，趙德三只留下三十塊錢，給朱鸞笙作爲定錢，約好兩天後，一路到長辛店去。那王駝子就自己承攬了朱鸞笙的場面，由他拉胡琴，薦了他把兄弟快手張做打鼓老，跟包的，也是王駝子代找，就把他的侄兒王得發，荐給朱鸞笙用，朱鸞笙本來不知道世道艱難，對於梨園規矩，越發是一竅不通。所以王駝子怎麼說，怎麼好。託王駝子買的形頭，也是由他一人報賬，價錢多少，自己也不知道。花了一百六七十塊錢，買了二十多件衣服，總也不算少。可是這些衣服，只有兩三件六七成新的，其餘都很舊。有兩件水紅綢的古裝衫子，背脊上還有兩大塊黑跡，大概是頭髮拖的。朱鸞笙皺着眉，手裏拿着那幾件形頭，撥過來看看，又撥過去看看，說道：這個樣子穿得出去嗎？

先曉得這個樣子，不如少作兩件，還可以有一分很新的。王駝子笑道：您這還當着在家裏玩兒票呢，可以花錢百十塊做一件形頭，那都不在乎，現在那能夠那樣打比呢。朱鸞笙道：打比是不能打比，總要穿得出去才好。王駝子道：沒事，那種小鄉鎮上，有這樣的衣服，穿給他看，他就看得很好了。朱鸞笙見木已成舟，悔也是沒法，只得罷了。便和王駝子商量了一陣，就着形頭擇定了三齣打泡戲。也是王駝子的主意，說是現在演貴妃醉酒，有不用鳳冠霞帔，改穿古裝的。這裏有兩件古裝，還算不壞，讓那裏人瞧個新鮮，第一天就是醉酒罷。朱鸞笙也覺理由充足，決定第一天演醉酒。到了次日，和王駝子一班人，便到長辛店來了。這種地方，雖說離北京很近，並不是商埠，在朱鸞笙看去，自然很簡陋，偏是住的地方，又是一家老客店。屋子極小，裏面一大半地方是土

坑，上面舖着一床蘆蓆，四週都花了邊了。土坑是靠着窗戶的，窗戶也不過人樣高，用些報紙糊着，紙都變成黃色了。那裏一塊玻璃也沒有，屋子裏陰沉沉地。靠牆擺了一張小棹子，什麼顏色已經看不出來了，上面有許多刀傷，和烟捲燒的痕跡。此外就一點什麼也沒有了。朱鸞笙仔細聞了一聞，覺得這屋裏還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氣味。再看一看那蘆蓆，比北京城裏人家的地席還不如，髒也就髒極了。他在公寓裏雖然受了幾個月的委屈，但是那公寓，還是上中等的。第一，屋子裏就襍糊得雪白。現在看看這裏，是生平所沒有看見，所沒想到的地方，就是渾身不舒服。王駝子他們，也在前面一間屋子裏住了，引着許多亂七八糟的人，在那裏談話。一會子，那個妙舞台經理趙德三也來了。說是朱老板將來上台，總得也要人配戲的，有幾個人得先介紹介紹。

有一個唱小丑兒的胡金寶，他在這裏多年了，也上了幾歲年紀。朱老板見面的時候，倒要格外客氣些才好。後台那些人，都叫他大姨兒呢。他說這話，分明是告訴朱鸞笙不要姊妹相稱，他約好了，明天帶他到後台去先看一看，便到前面王駝子屋裏去了。朱鸞笙一想，我也受過一半輩子榮華富貴，今天落到這般田地，還要叫大姨，去巴結一些不相干的人，未免不值得。聽着前面屋裏，有談有笑，一個人坐在黑暗的屋子裏，好不寂寞，因此在這客店裏的第一夜，對着那一盞淡黃色的煤油燈，先就哭了一宿。次日下午，趙德三王駝子帶他同到妙舞台後台去。他在外面看這戲院子，就全是木頭板子架搭成功的，這一看，就有些不妙，纔到後面，推開一扇木壁門，裏面是小院子，一些大小女孩子，在那裏紛鬧，裏面就是後台。朱鸞笙是票過一次戲的。後台不乾淨，

他也不知道。這個後台，就更糟了，香瓜皮，桃子核，和着鼻涕濃痰，鋪了滿地，那一大盆，衆人共用的洗臉水，正放在中間，遍地透濕。別的還罷了，不曉得那裏來的一般汗臭氣味，十分難聞。因爲這個緣故，那逐臭的蒼蠅就成羣結隊的在人叢中飛舞。那些後台的人，見來了一個新台柱，都不免用視線注射在朱鸞笙一人身上。先是王駝子介紹他和後台管事見面，隨後又把唱小丑的胡金寶，唱老生的杜元洪，唱小生的柳碧仙，次第給朱鸞笙介紹了。朱鸞笙一看那些人，都帶着三分流像，先就不願意，那個小丑胡金寶，有四十上下年紀，梳着一個小辮子髻，穿一件對襟水紅褂子，拿着一柄大芭蕉扇，踏着鞋，挺着胸，一招一招的走來走去。朱鸞笙到了這種地方，形單影隻，沒法子，也只得敷衍各人幾句。別人還罷了，那胡金寶口裏嘿嘿的一臉假笑，令人討厭極了。

自己不願在後台久待，馬上就走了。那些人見他一來就走，臉上的色氣又不好，大家就笑着說，這個人大概本事不壞，你看他搭着多們大的架子呀。胡金寶道：別忙，咱們明兒個台上見。大家也就存着這個心事，到明日看他的戲怎麼樣，可是那趙德三爲着賺錢起見，和朱鸞笙也就早鼓吹了一陣，雖然海報上沒有說出他的歷史，可是外邊早傳遍了，說是這個姓朱的，乃是一個制台的少奶奶，和男伶中的德珺如一般，來頭非常的大，聽的人不在乎聽戲不聽戲，也就願意來看這個人，究竟是怎麼一個樣子。所以朱鸞笙登台這一日，竟賣了一個滿座。至於他的本事，在他自己看，以爲很好，人家也不肯說一個不字。其實那時玩票，是把錢往外花的，不好也沒關係。而且都是票友，人才總不能像內行怎樣齊整，比起來，總可以對付，現在真上了台，就不能當着

好玩。朱鸞笙自己一想，也不敢十分認爲有把握。所以到後台化裝以前，就找着配戲的胡金寶、柳碧仙，對一對戲詞。胡金寶說：不用對吧？像這樣的戲，還錯得了嗎？朱鸞笙也是大意，料着這高裴力士的說白，也不能弄出多大的錯，不對也就算了。出台之時，他在門簾裏叫了一聲擺駕。那些爲着看他而來的人，早就震天也似的一聲響，叫了一個門簾彩。及至門簾一掀開，楊貴妃一出台，大家一見，不是平常那種戲裝，梳着高髻穿的是水紅色的古裝，心裏還想着，他或者是很時髦的古裝青衣花衫，所以穿這種衣服，也就不甚爲奇。後來朱鸞笙唱了一大段，不見有好處。他初穿古裝，做的身段，又不能合轍，台底下就紛紛議論起來了。所幸他的扮像，還不失爲秀麗，看戲的人，爲了這點，原諒他沒有叫倒好。那配戲的胡金寶，見他不過如此，却憑着他小丑的地位，

在台上冷嘲熱諷。他借着戲爲題，對朱鸞笙說：啓奏娘娘：金絲鯉魚看見娘娘穿了美麗的新古裝，朝見娘娘。這新古裝三個字，正是譏諷形頭是舊的。後來高力士進酒，楊貴妃問什麼叫做同宵酒。他又說：改良的年頭兒，這個酒是用新法子製造的。從前的規矩，同取消了，這就叫同銷酒。台下有些人，明瞭胡金寶命意的，知道他是挖苦朱鸞笙，都說這傢伙真損。台口上的人所說的話，朱鸞笙都聽見了。他對於這事，真是又羞又氣，雖然哭不出來，脖子都變成紫色了。他勉強把這齣戲唱完，心都碎了。忽忽卸裝，回得客店去，往坑上一爬，兩隻手抱着頭，伏在枕頭上，痛哭了一頓。

第六十回 事不由人衝寒謀去路 飢來驅我墜溷誤前程

當朱鸞笙在屋中慟哭之時，恰好王駝子在窗戶外面經過，聽見裏面息息率率的聲音，便隔着窗戶問道：朱老板，您怎麼啦？朱鸞笙說不出話來，抬頭望了一望窗戶，依舊伏在枕頭上流淚。王駝子知道一定有事故，走進房來，就說：您有什麼事爲難嗎？朱鸞笙坐起來道：我不唱戲了，今晚上就搭夜車回北京去。王駝子不料他會說出這句話來，一驚非小。便問道：你這是什麼意思，我不明白。今天戲園子裏，上座足夠十成，他們戲院子裏的人，很是樂意呢。怎麼着？您一見買賣好，就要……王駝子說到這裏，覺得言重一點，頓了一頓，才接着道：就要不幹。難道

買賣不好，您才願意幹嗎？朱鸞笙道：買賣好不好，我管不着，乾脆，我不願意唱戲了。王駝子道：怪呀！好容易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找着這一個地方上台。剛唱了一天，就說不幹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朱鸞笙道：你不看見那個胡金寶，在台上和我搗亂嗎？王駝子笑道：我說爲的什麼，就爲的這個。那要什麼緊，拖人下水，先打濕脚，他要和您配戲的話，能不按着規矩，在台上胡扯，和您爲難嗎？朱鸞笙道：怎麼不能？今天我受他的氣，就受夠了。王駝子道：他是個小丑，在說白上面，多說一兩句笑話，隨他說去。就憑他，能把咱們砸下來嗎？朱鸞笙道：我不爲這個，我就是不願受人家的閑氣。王駝子道：唉！朱老板，混飯吃，那兒免得了這個呀。湊付着能帶得過去，那就行了。就依着您，今天晚上就走，請問您使了人家幾十塊錢呢，能說不還給人家嗎？真還人家的話，我想也花去好些

個了，未必拿得出吧？不還人家，您可以走，我可走不脫呢。朱鸞笙一時爲了氣不過，所以說出要走的話，現在被王駝子幾句話提醒，竟是無話可說，默默的坐在一邊。王駝子又道：您別受氣，您聽我說，什麼地方，來了一個新人，總免不了人家欺侮的。只要咱們真有能力叫座，一走，戲園子裏就沒生意。那末，誰也得巴結咱們。胡金寶他若還是和咱們搗亂，咱們真有一本事叫他滾蛋。要出氣，咱們要那樣出氣。咱們因爲他搗亂，就退包銀不演，倒好像怕他似的，那不成了笑話嗎？王駝子帶冤帶勸，鬧了半天，才把朱鸞笙心事說活動，將要去的話，暫時丟開。可是從第二日起，上座就一天差一天。朱鸞笙的戲既然平常，形頭又不漂亮，實在振作不起來，不過因爲他生得很清秀，有一班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觀衆，見他出台，還是提高着嗓子，睜着眼睛向台上叫好，台風總

不算沉悶。不過唱了半個月了，朱鸞笙總沒見着一個錢。王駝子先是告訴他，您既然是這裏的台柱，要拿出一點身分來，別五塊十塊的和戲園子裏要錢，到他那個時候，我自然會和您去要。朱鸞笙也就信了。可是王駝子口裏這樣說，事實上一個錢也沒討來。其初，朱鸞笙總也沒有催過。後來一日挨一日，竟沒有拿錢的指望，他實在忍耐不住了，便自己找着趙德三，問他要用五十塊錢。趙德三說：朱老板，您到長辛店來，也不過十七八天，用了六七十塊啦。朱鸞笙道：這是那來的話？六七十塊，六七十個銅子，我也沒拿着。趙德三道：不能呀，那些錢，都是由我親手交給王駝子的，決沒有錯。難道他一個錢也沒給你嗎？我這裏有賬的，不信我查給你看。說着趙德三便捧出賬簿子來，一筆一筆查給朱鸞笙看，果然不錯，已經支用六七十元，朱鸞笙這一氣非同小可。

馬上走回客店來，質問王駝子是什麼理由，吞沒這些款子。王駝子見他走進門來，脚步走得很慢，臉皮兒繃得鐵緊，顏色是黃黃的，眼皮下垂。先是不說什麼，坐在王駝子對面，目光直射在地下。停了一會兒，然後才問王駝子道：「請你問一問趙先生，他到底是給錢不給錢？若是不給錢的話，就說明了不給錢，我有我的打算。」王駝子知道他來意不善，說道：「他怎樣能說不給錢呢？不過日子有點兒移動罷了。而且前幾天我因為場面上他們要錢花，在趙先生那裏也支動了二三十元錢。」朱鸞笙道：「二三十塊錢恐怕還不止吧？」王駝子道：「另外我和趙先生借了幾十元錢，那是我一個人的事。和朱老板的款子沒有關係。」朱鸞笙道：「這樣說，趙先生是肯給錢的了。怎樣我回回問起來，你總說是不忙呢？」王駝子被他這樣一問，倒逼得沒有話說，用手搔了一搔頭，嘴裏又吸

了一口氣。朱鸞笙道：別怪我當面說，你是以爲我初次唱戲，就好欺侮的，是也不是？以後我的錢，我自己去拿，不勞你的駕。你用了我多少錢，咱們有賬算賬，照算。王駝子道：朱老板，你太什麼了……就是爲這幾十塊錢的話，您就生這麼大的氣，至於嗎？朱鸞笙究竟是個大家出身的人，見王駝子並沒有熱烈的抵抗，坐在那裏侷促不安，兩隻手老是渾身上下的摸癢。朱鸞笙一翻身，走出門去，一面說道：我不管那些，用我多少錢，我扣多少錢。說畢，走回他自己屋子裏去了。那王駝子見他柔懦無能，越發的不放心上，好在場面上的人，都是一黨，朱鸞笙一舉一動，都在他們包圍中。從那天決裂起，朱鸞笙天天逼着他們要錢，最後才交十塊錢出來，要和他們吵吧？唱起戲來，又要場面上作一半主的，便不敢十分得罪他。要說和王駝子講禮吧？自己舉目無親，他們人

多，講他不贏。有一日是大風天，戲園子裏，也不過上座百十來個人，有一小半，還是看白戲的。趙德三這天正到戲園裏來，在後台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：這一陣子總是賠，也不知道怎麼回事。像今天這樣子，大家別混了，褲子都要當掉啦。胡金寶道：趙先生，你這話，別對我們說啦。叫座不叫座，是台柱子的事，和我們什麼相干？嘿！我早就說這一個月不成不是？好啦，再刮兩天風，自己唱給自己聽得了。長辛店的人，誰也到過北京，朦市，那可不成。想到這裏，好不後悔，若是在朱家安分守己，現在還是安然的做着少奶奶，何至於跑到長辛店來，住這樣和鬼窟一樣的客店，再說受苦能賺錢也罷了，自己身邊，又是王駝子一黨包圍着，弄幾個錢，也是好這幾個坐地分贓的。聽趙德三那種聲音，對我已經不客氣了，我還待在這裏，看他的顏色嗎？好在我的賬還沒有用


過頭。這時我走了，他也不能說我拐款，那些半新不舊的形頭，也是廢物，不唱戲要他也沒有用。行李帶來不多，丟了，就丟了，算什麼？朱鸞在心裏一起要走的念頭，立刻就要走。馬上把穿的衣服，打了一個小包袱，其餘零用的東西，一齊丟了不要。一看手表，現在是八點鐘，九點鐘正有一班車，由這裏到北京去，趁着天括大風，大家都縮在屋子裏，便提了那個包袱，輕輕悄悄的走出客店來。這時天已漆黑了，一陣一陣飛沙由拐灣的冷胡同裏，隨着風向人身上撲了來。人家的黃土牆上，安着一個破玻璃罩子，裏面放了一盞小小的煤油燈。放出來的不是光，只是一片黃黃的顏色，映在這寂寞的空氣裏。人在這慘淡的境況中走，不但不看見自己的影子，彷彿連自己都成了一個影子。這時心裏也來不及害怕，只是低着頭，用眼睛望着地下，極力的向前走。

到了車站上，也不是平常那樣擁擠，稀稀落落三四個人，坐在屋子一個犄角上打磕睡，朱鸞笙買了票也坐在露椅上等着。一會功夫，火車到了，朱鸞笙提着那個包袱，自走上火車去，坐在窗子邊，一看車站附近，倒是電燈通亮，可是燈光以外，越發是黑氣沉沉的。只聽那些電線，被那掀天的大風一吹，嗚嗚的叫着，發出一種淒慘的聲音。外面這樣大的風，站台上除了火車站上幾個執事人員，在慘白色的燈光下，幌蕩蕩而外，不見什麼生物，只是一派荒涼景象。朱鸞笙對着窗子外歎了一口氣，心裏想到，長辛店呀長辛店，我們再見罷。火車開了，他心裏轉覺又有些戀戀。心想我在長辛店，雖然不得意，究竟也是一門職業留住了我。這回到北京去，白犧牲了許多東西，依然還是飄泊無依，不見得就有好機會哩。自己不高興，說走就走，似乎少考慮一點。但是

轉身一想不走的話，在長辛店站得住腳嗎？站不住，將來又往那裏跑？真和王駝子這一班人鬼混，那一日是出頭年。丟了一二百塊錢東西，那算什麼，當年在朱家的時候，一場小麻雀牌，還不止輸這些個錢呢。想到這一層，心裏又坦然起來。當晚上到了北京，已是十一點鐘了，要去找人，也不方便，便在西河沿春風旅館去投宿，身上還帶有二十多塊錢，一兩天內，也不必急於解決生活問題。心想在長辛店也吃苦夠了，索興舒服他一晚上。便叫茶房開了一個中等房間。又叫茶房沏了一壺龍井茶，買了一些南式點心，坐在鐵床上，慢慢地吃。只這時候，却有一陣嬉笑之聲，送入耳鼓。朱鸞笙也是住過飯店和旅館的人，知道這種現象，很不足為奇，所以並不留意。可是那種笑語之聲，自從聽得以後，有兩三個鐘頭，還沒有間斷過。自己睡在床上，對着一盞孤燈，未

免百感交集，一夜好睡，次日醒來，已是將近十點。梳頭鏡盒，本來帶着的，關着門梳了一個頭。因為聽見樓下有賣報人叫喚的聲音，打開門來，打算買份小報看看，一伸頭，恰好隔壁屋子裏走出來一個婦人，和他打了一個照面。朱鸞笙認得他，也是從前在一處遊逛的女伴，人家都叫他程四小姐，他實在的名字却是程元貞。朱鸞笙一時不留心，便失口叫了一聲程小姐。程元貞一見他，早就想背過臉去的，現在人家已經先行招呼了，不好不理。便欣然改着笑容，搶上一步，執着朱鸞笙的手道：「呵，原來是朱少奶奶，久違啦。」說時，他的一雙目光，早射在朱鸞笙屋子裏。一見裏面，放下一個衣裳包袱，還有一個小提箱，好像是從那裏出門來，決計不是特意到此來開房間的。朱鸞笙道：「可不是好久沒見，坐着談談罷。沒事嗎？」程元貞道：「沒事，很願意和你談談呢。」於

是朱鸞笙讓進來坐，一面按鈴叫茶房沏茶。茶房進門，見這一位生女客，却認得程四小姐，未免出乎意料以外，對朱鸞笙渾身上下，不住打量一番，程元貞似乎知道，瞪了茶房一眼，茶房才走了。程元貞朱鸞笙談了一陣，才知道他現在和朱家已經脫離了關係，看那樣子，也是飄泊無依。心裏暗算了一會，倒以為是個合作的好伴侶。便探着他的口氣問道：朱少奶奶是由天津來嗎？朱鸞笙隨口答應了一個是字。程元貞道：這旅館裏，價錢倒是不貴，不過長住是不大合式。朱鸞笙道：我在這裏也是暫住一兩天。讓我想定了以後安身度命的法子，再作打算。程元貞道：要不然的話，你就搬到我那裏去住，我是歡迎的。我那裏是一座小小的西式房子，有七八間屋子，空的多着呢。朱鸞笙不很知道程元貞的歷史，原先彷彿聽見人說他和家庭脫離了關係，全靠他的



姐丈供給他的費用。這樣說來，他就是他姐丈的外室了。便故意問道：府上人也少吧？那有許多屋子空呢。程元貞道：沒有什麼人，就只有一個老媽子，一個車夫。另外還有一位老太太，是我一房遠親，給我看屋子的。那有什麼人呢？說到這裏，朱鸞笙立刻醒悟過來。心想他既有家，爲什麼昨晚到旅館裏來住？昨晚，我聽隔壁屋子裏有人說話，說了半夜，那就有他在內了。這樣看起來，他的行動，恐怕不能十分正大光明，很後悔不該和他打招呼。雖各作各事，彼此不妨礙，但是這旅館裏的人，看見我和他認識，而且又和他住在緊隔壁，難免惹了很重大的嫌疑。怪不得茶房那樣鬼頭鬼腦，他還猜我不是好人呢。但是已經讓程元貞談話，也不能驅逐人家走去，只得裝着不知。這天朱鸞笙在外面找了幾處朋友，心裏雖然抱着求人的心事，決不能夠和人見面，就

說起這事來，而且自己又要保存着體面，也不肯隨便就說出求人的話，所以跑了一天，依舊還是回旅館來住。偏是一進門，又遇見了程元貞。這時，程元貞不是一個人了，另外和一個男子漢在一處，看那人穿着一套白紡綢做的西裝，戴着平頂草帽，架着大框眼鏡，也不過三、四十年紀，極其時髦。朱鸞笙一看，心裏早明白了，招呼程元貞是不好，不招呼他也不好，心裏一點主意沒有。那程元貞和西裝少年並排而走，他却毫不在意。老遠就笑着點了一個頭說，你剛回來。朱鸞笙隨便答應了一句，三人前後走上樓。到了房門口，大家都站在樓口的欄杆邊，讓茶房拿鑰匙去開門。這時朱鸞笙好奇心重，要仔細看看那西裝少年，究竟是怎麼一等人，不免復看了一眼。那西裝少年，也不知道朱鸞笙是那一路人物，一樣也偷看他。在此彼此要看之時，打了一個照

面，那西裝少年要表示大方，索興帶着笑容，和他點了一個頭。朱鸞笙覺得這人也並不是那樣可以討厭的浮滑子弟，禮尚往來，不能藐視人家，因此也微微的點了一個頭。茶房剛將兩處房間打開，隨後從樓下走上來一人。這人穿着一件藍印度紗的長衫，手上拿着一頂巴拿馬草帽，當着扇子搖了上來。程元貞回頭一看見，便道：客先到了，你主人翁才來。那人對西裝少年拱了一拱手，說道：對不住。但是還不算晚，你們也是剛到呢。少年笑道：不要緊，主人翁沒到，有主人婆招待，那也是一樣。說着話，三人一同進那邊的房間去了。朱鸞笙這才知道那西裝少年是一位客，和程元貞沒有關係。進得屋裏，剛坐下一會兒，茶房捧着一本油紙糊面的菜單進來。說道：晚飯給您預備一點什麼菜？朱鸞笙將菜單子接過來，翻了一翻，還沒有說要什麼菜呢，程元貞進來

了，便對朱鸞笙道：晚上沒事嗎？朱鸞笙道：沒事。程元貞道：你不必耍菜了。回頭咱們出去吃一點東西，一塊兒聽戲去。說時，將那菜單子一把接了過來，順手遞給茶房道：拿去罷，我們不吃你們旅館裏的飯。茶房笑道：程小姐，您又攔住我們的生意。程元貞道：不吃你們的飯，給你們省些米，讓你們多掙幾個錢，那還不好嗎？茶房道：您是明白人，還有什麼不知道的。咱們的飯不算錢，那是一個幌子，全靠菜上沾客人一點光呢。程元貞笑道：你倒肯說老實話，你們當茶房的，管那些個呢，多給你們幾個錢小費就得了。去罷，別囉唆了。茶房笑着出去，將房門隨手帶着掩上。朱鸞笙道：北京的旅館吃飯不包菜，這個毛病很大，住一塊錢的房間，恐怕倒要吃上兩塊錢的菜。程元貞道：菜果然好吃，那也罷了，可是又不大好。朱鸞笙道：住旅館的人，和住飯店的，又有分別。住

飯店的人，多半原是住在北京的。住旅館的不然，都是京外來的遠客。出門的人，那裏過得許多講究，在旅館裏隨便吃飽了就算了。程元貞道：你這話很有理，但是我們住旅館，却是當飯店一樣住，當然可以過些講究了。我請你去吃頓河南館子，回頭一塊兒去聽戲。春明舞台，我們已經定了一個包廂。朱鸞笙暗想，他請客必定有那兩個男子漢在內。雖然清自清，濁自濁，不怕什麼，究竟瓜田李下，要受些嫌疑。便道：你爲什麼這樣客氣？我倒不敢當。過一天大家有空再說罷。程元貞聽他的口氣，早知道他的用意。便道：那兩位客，一位是童秀夫，一位是秦士狂，都是很文明的人，我介紹你會一會，他們一定很客氣的。朱鸞笙不肯自認是頑固分子，又不願意和這種人來往，便道：不是那樣。因爲我和人家初次見面，似乎……自己說到這裏，也不知道怎樣措詞好，急

忙之中，找不到一句話，來替他似乎不便四個字，只說似乎什麼呢。程元貞道：『是我請，又不是讓他二位請，你有什麼不能去哩？』他二位不是和你一樣，都是我請的客嗎？朱鸞笙一想，一個人住在旅館裏怪悶的，跟着出去混個半夜也好，自己這個時候，正是找朋友的日子，也不要太拂了人家的盛情，便道：『好罷，我陪你吃餐飯，戲我倒是不要看。』他答應，程元貞立刻逼着到隔壁屋子裏去坐，介紹之下，那童秀夫有程元貞一層關係，不過如此。秦士狂却對朱鸞笙十分客氣。談了一會兒，先是到飯館子裏去吃飯。吃過飯之後，却由秦士狂會了賬，朱鸞笙一見，讓位生客會了賬，心裏未免不安，那秦士狂更又進一步，還要他去聽戲。程元貞道：『我們反正包了一個廂的，你不去，我們不少花錢，你去，我們也不多花錢，你又何必不去呢。』秦士狂道：『對了，況且這時候回旅』

館去枯坐，也沒意思，除非嫌我們粗魯，我們就不敢勉強。朱鸞笙笑道：這話太客氣，我只好奉陪了。於是乎他們一路又去看戲。這是大家第一次集會，那童秀夫雖然對程元貞說說笑笑，程元貞還是躲躲閃閃。到了次日，就不很大忌諱，當着朱鸞笙的面，放着膽子又鬧又笑。好在那秦士狂，知道朱鸞笙的來歷，不敢像童秀夫一樣放肆，不過極力的借着緣故來接近。一日之間，他就到這春風旅館來了五六回。朱鸞笙又不是呆子，心裏還有什麼不明白。論起外表來，這秦士狂西裝革履，不見得討厭。不過他用對付程元貞的手腕，來對付自己，這是不能默認的。心想若要自己尊重自己，惟有早早的跳出是非圈，搬出這旅館去。這樣一想，心裏就沒有了主張，算來算去，只有趙姨太太是個好人，他或者還能替我想點法子。雖然自己借了袁媽二百塊錢，是趙姨太

太作保的，但是日期已久，料他已墊着還了。這個時候去見他，他見我這種狼狽情形，未必還會向我要錢。主意已定，便到趙家去。不料一到大門口，那裏的門房認識他，便道：您不是朱家少奶奶嗎？朱鸞笙道：是的。門房道：您大概這一陣子，不在北京，所以不知道，我們姨太太前半個月，就去世了。朱鸞笙聽了這話，正是半空中，打了一個霹靂，婦人的心腸，是容易受感動的，心裏就像被什麼東西震動了一下一般，立刻要流下淚來。呆呆的站在門口，進來是不好，立時走去又覺有什麼事情丟不下似的。正在這個當兒，老遠的有人喊了一聲朱少奶奶。朱鸞笙回頭看時，正是那個借錢的袁媽。心裏不免說一聲慚愧，怎樣正遇着他。那袁媽看見朱鸞笙如蒼蠅見血一般，一陣風似的走了過來。說道：朱少奶奶，這是那裏說起呀，我們姨太太去世兩個禮拜了。說時，眼

眶子一紅，他手上掀起一片衣襟角，便向臉上去擦眼淚。朱鸞笙道：「我也是剛剛聽見說。我到天津去了一趟，昨天才回來，一點兒也不知道呀。這裏太太，我又不認識，我不便進去。不知道你姨太太設了靈位沒有？」袁媽道：「沒有設靈位呢。朱少奶奶還住在那公寓裏嗎？」朱鸞笙知道他這句話是有意的一，定他墊的那筆款子，趙姨太太沒還他，現在是要來討債了。對於住址一層，是否可以告訴人，應當考慮一下的。袁媽不等他答應出來，又道：「我還有幾句話和您說，這就一路和您去談談。」朱鸞笙見他這樣說，料着是撻不下手的，便道：「很好，你雇兩輛車，我們一塊兒去罷。」袁媽巴不得一聲，馬上雇好兩輛車，一路到春風旅館來。袁媽見朱鸞笙行李越發簡單了，已經成了一個沒把葫蘆，要錯過這個機會，以後到那裏向他要錢去。於是老老實實的對朱鸞笙說，那筆


款子，請朱少奶奶就還我，已經過期不少日子了。朱鸞笙道：你們姨太太，沒有把款還你嗎？袁媽笑道：這是朱少奶奶借的錢，他怎樣會代你還哩？朱鸞笙不好說我猜他一定會還的，只說道：他原對我這樣說過的。袁媽道：這是您錯了。當時朱少奶奶拿錢的時候，怎樣不當着姨太太的面，交代一聲呢？朱鸞笙一想，這話對了，現在既沒有當面交代，就是趙姨太太替我還了，他要不承認，我也沒法子指實呀。說道：既然趙姨太太並沒有付還，自然我要拿出來，請你兩三天後，再到這裏來，我自然有一個切實的辦法。袁媽想道：好呀，兩三天後，你還不算給錢呢。便裝着笑答道：並不是我小氣，見着朱少奶奶就要錢，可是您也忙，我又不得閑兒，不容易見着面呢。現在朱少奶奶就給我罷，省得過兩天我又來。朱鸞笙道：今天身邊沒存着錢，三天後，你到這裏來，我給你

就是了。袁媽道：少奶奶手上，還短着錢使呢，您這是客氣話了。朱鸞笙道：今天我身上實在沒帶着錢，過兩天還你就是了。世界上那有當時討錢，就當時問人要的。他說這話時，把臉就板下來，表示對袁媽不高興的樣子。袁媽對朱鸞笙的狀況，早就知道了，要在他面前擺少奶奶的架子，他是不受的。便道：您說這話，那是很有理的。可是您也得替我想想。您到北京來，是一個客位，住一半天也能走，住十天半個月也能走，若是見面不問您要，知道那天再來呢？再說您住在北京，又沒一定的地方，叫人家怎麼樣子找您呢？朱鸞笙道：你說這話，是疑心我要騙你的債嗎？袁媽道：這可是您說的話，我們當下人的，不敢這樣胡說霸道。您先別找急，有法子，您慢慢的去想，聽便你怎麼說，今天您不給我錢，我是不能走的。說畢，左腿架着右腿，兩隻手向前一抄，抱着大腿的

膝蓋把脖子一揚，一句話不說，靜等着朱鸞笙答覆。朱鸞笙好說了一陣子，又歹說一陣子，那袁媽非要錢不可，總是不走。朱鸞笙顧着面子，既不能和他吵，又沒錢拿出來讓他走，這簡直爲難死了。他們先回來的時候，隔壁屋子裏的人，都沒有回來，這時童秀夫和程元貞都來了。他聽見這邊屋子裏，有兩個人的聲音，唧唧喳喳，好像拌嘴似的。後來靜聽了許久，知道是爲討債的事，程元貞一想，秦士狂託我的事，這倒是個機會。於是就隔着壁子，叫了一聲朱姐。請過來，我有話和你說。朱鸞笙正在爲難，聽程元貞的口音，似乎有意幫忙，心想請他調停一下也好。便對袁媽道：你等一等，我到隔壁去就來。說着上這邊來，那童秀夫却笑着出去了，似乎閃開來，讓他們談話呢。程元貞拉了他的手，一同在床上坐了。低低的道：你們那邊誰來了？朱鸞笙也不隱瞞，就把事

情一老一實說了。皺着眉道：你看我怎麼辦呢，不逼死人嗎？說着兩手伸開一撒。程元貞含着微笑，想了一想，然後正色說道：法子是有，一個不知道，你肯不肯辦。朱鸞笙聽他這話，心裏就明白了。還問道：什麼法子呢？程元貞道：我的事，不能瞞你，你也知道。我那裏願這樣，也是爲勢所迫呀。你若是……說着，他凝視着朱鸞笙的臉，見他並沒有怒色，因道：你若是肯出來交際，我給你介紹幾個朋友，這一點兒小債，不算什麼，馬上可以了結。以後也就不會這樣困難了。朱鸞笙紅着臉，搖了一搖頭道：這那裏使得？程元貞道：你說使不得，爲着什麼使不得，還是爲自己呢，還是爲家庭呢？自己不必說了，落到這一步田地，還談什麼身分？有身分又怎麼樣，誰說你一聲好？爲家庭呢，你是沒家庭的了，你吃家庭的虧還小呀。趁着這個時候，找一條出路是正經。不然飄流到什

麼時候爲止呢？好像現在吧，你這樣爲難，白受人家的逼，你只管有身分，誰管你？這一篇話，說得朱鸞笙低頭無語。程元貞又道：就是那位秦先生，對你的意思很好。只要你將就一點，我看他一定幫助你的。就是你的意思，大概也不會討厭他。朱鸞笙到了這時，臉色沉了一沉，握着程元貞的手，停了一會兒，然後發出很低微的聲音，問道：不會有人知道嗎？程元貞道：那有誰知道。朱鸞笙道：到了現在，我也沒有法子，只好聽你的話。不過也不能真以錢爲目的，亂七八糟的人，我是不能理的。程元貞道：那聽便你呀，別人那裏能干涉呢？朱鸞笙道：我還要請你幫我一個忙，想法子把那個老媽子打發走了。程元貞笑道：兩百塊錢，那算什麼，歸我和你了罷。他二人有這一番交涉，當日晚上，就由秦士狂帶着朱鸞笙去看電影，非常的親密。過了幾天，秦士狂和童秀夫回



天津去，朱鸞笙就搬到程元貞家裏去住。他家在個上海式的胡同裏，是一座半中半西的小房子。不但陳設很好，而且電燈電話，一切都有。朱鸞笙先是很奇怪，爲什麼程元貞有這好的房子，還喜歡住旅館？後來才知道他的意思，他在外面，還是掛着少奶奶的招牌，不是極熟的人，不能讓人知道自己的內幕。因爲要這樣，才可以抬高自己的身價，多弄人家幾個錢，這一來朱鸞笙把朱老板的字號取消，又恢復朱少奶奶的大號。約摸有兩個月，認識了好些朋友。那個秦士狂，是常來往京津兩地的，來了，一定找他，兩人又比較熟些。到了這種程度，朱鸞笙的身世和景況，對於秦士狂，自然沒有法子秘密。所以一到了後來，秦士狂也常到程元貞家裏去。有一天華伯平在五洲飯店請客，有秦士狂楊杏園在座。當秦士狂沒來以前，華伯平親自去催請，叫他把朱鸞

笙帶來。同時又叫在座的人，另外找了兩個時髦女子。因此一會，楊杏園在由華伯平口裏，知道朱鸞笙的爲人。三個月後當那天晚上，楊杏園和富氏兄弟談到他的時候，所以很是詳細。富家駿道：唉！高明之家，鬼瞰其室。所以那閹閹門第，要講些什麼禮儀虛套，我想對症下藥，也是不得已而爲之。楊杏園笑道：這是女性一方面，逍遙浪蕩的下場。那末，反過來說呢？富家駿對富家駒望着一笑，然後問道：聽見沒有？這是你的當頭一棒呢。

第六十一回 擁絮聽嬌音惺忪溫夢 煨爐消永夜婉轉談情


富家駒聽了這幾句話，未免有些不好意思，頓了一頓，便笑道：我想楊先生不是說我，我也不夠資格。楊杏園道：夜深了，談得都忘了睡覺呢，我是倦了。說着自走回房去睡覺。剛一扭着電燈，只見桌上擺着兩封信，有一個西式信封，是鋼筆寫的字。拆開一看，那信是：

杏園先生：我沒說什麼話以前，我要先對先生表示一番慚愧。先生是一個博愛者，只有求你原諒了。現在，我幾筆錢，萬萬是不能少的，想了幾天的法子，都沒有一點頭緒。不得已，只好向先生開口。一個人，希望人家老來盡義務的幫助他，那是很可恥的。不過

我的身世，先生已經知道，我就求佛求一尊，免得到處去出乖露醜了。信到之後，請先就回我一信，我可以自己來拜訪。特此敬請
刻安！

後學科蓮敬啓

楊杏園一看信，想道：真是我大意了。差不多有兩個月了，我沒有送錢去。但是也很奇怪，怎麼他親戚家裏，一直到現在還不救濟他。心想我寫信叫他來拿錢，那自然是沒有道理。就是我親自送錢去，讓他當面對我道謝，也是不對。於是寫了一封信，拿兩張十元的鈔票，放在裏面，叫人專送到史科蓮學校裏去。史科蓮接到信，不料錢就來了，而且如此之多，心裏自然覺得可感。原來他入學校以後，沒有到余家去，自己的舊衣服，全沒拿來。這時已是十月寒天了，身上還穿得是夾襖。幸是一個姓汪的同學，送了他一件舊的絨緊身衣。不然簡直不能上課了。



無論如何，非做一身棉衣不可。自己計算着，買棉花自己做，有個六七塊錢就夠了。此外零星花費，還差個一二元，若是楊杏園能接濟十塊錢，那是很足很足的了，現在收到二十塊錢，超出預算一倍。而且他信上又說，若是錢不夠，還可以寫信去問他要，覺得他對於李冬青的託付，是十分放在心上的。由此看來，人生得一知己，真是可以無憾了。但是姓楊的雖然是受人之託接濟的，在我個人，却不可以這樣想。要這樣想，也就算是忘恩負義了。現在自己沒有棉衣，不能出門，只好把衣服趕着做起來了，然後再去謝他。當日他就託了一個同寢室的同學，叫蔣淑英的，去買了布料棉花回來。六點鐘的時候，吃過晚飯，他就在寢室裏，把衣服裁了。那蔣淑英正洗了臉進屋子裏來，伸手到窗戶台上，去拿雪花膏，見史科蓮把綠毯鋪在窗子邊，那張條棹上，將剪的衣


料鋪好，撕着棉絮，一張一張向上面鋪，便笑道：「你的性子太急，丟了飯就趕這個。」史科蓮用手摸着蔣淑英的棉襖衣裳角，笑道：「你穿得這樣厚厚的，是飽人不知餓人飢啦。你瞧我。說時，將右手翻着左手的袖口給他瞧。」蔣淑英道：「你既然怕冷，爲什麼上次我送一件襖子給你，你不要呢？」史科蓮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你一共只有兩件大襖子，我再要穿你一件，你不和我一樣嗎？」蔣淑英道：「我要沒有衣服穿，我還可以回家去要，你和我不同呀。」蔣淑英一面說話，一面將雪花膏敷在掌心裏搓了一搓，然後蹲着身子，對着鏡子望臉上摸。接上問道：「小鬼，今天你那來了許多錢？」史科蓮早見身後有個人，便對蔣淑英飄了一眼，說道：「那裏的錢？天上會吊下來嗎？還不是家裏送來的。」蔣淑英會意，就沒有作聲。等那人走了，卜通一下，關着門響，史科蓮笑着對蔣淑英道：「你真是個冒失。」

鬼，也不看看有人沒人，你就問起來。蔣淑英笑道：呵！我明白了，你這個錢，是要守秘密，不能告訴人的呢。史科蓮臉色一沉，然後又笑道：胡說。我對你說真話，你倒瞎扯呢。蔣淑英道：那末，你爲什麼不能公開？史科蓮道：我不是對你說了嗎？我到這裏來，是一位密斯李幫助的。密斯李自己也是沒錢，是他一個男朋友姓楊的，拿出來的。臨走的時候，密斯李又拜託那位楊君，請他格外接濟，所以他又特送這一筆款子來。蔣淑英道：你說過，姓楊的和密斯李非常的好，這樣看起來，果然不錯。你想，他對於密斯李的朋友，都是這樣，對於本人，更不必說了。他們兩人訂了婚嗎？史科蓮道：這話說起來，恐怕你也不肯信。他兩個人訂有密約，是終身作爲朋友的。蔣淑英道：我不信，世上那裏有這樣的事。一男一女，既然能約爲終身的朋友，爲什麼不乾乾脆脆的結婚呢。史科蓮

道：我也是這樣想。但是好幾次探密斯李的口風，他自己很堅決的說，是要守獨身主義的。你想，這不很奇怪嗎？蔣淑英道：他既不和姓楊的結婚，姓楊的算是絕望了。爲什麼還這樣和他好呢？史科蓮低着頭在鋪棉花，於是下頰一伸嘴一撇，笑道：什麼！絕了望！絕了什麼望？你準知道嗎？蔣淑英紅着臉道：呸！你成心找岔兒了。你要強嘴，我就把你這事宣布出來。史科蓮又飄了他一眼，依舊低着頭鋪棉絮，口裏說道：你自己呢？蔣淑英沒有作聲，走過一邊，自去疊床上的被窩，疊好了棉被，就開門要走。史科蓮道：你去上自修室嗎？若是點名，你就說我病了。蔣淑英笑道：好好的人，說什麼病了。一面說着，一面開門，忽然把身子望裏一縮，連說幾聲好冷，又將門來關上。史科蓮道：怎麼了，括風了嗎？蔣淑英道：風倒是不大，你來看看，下了這一院子大雪。史科蓮道：你別嚇我，

今天一天，到了後天，我就有棉衣服上身，我怕什麼？蔣淑英道：你說我冤你，你來看。史科蓮丟了衣服，走過來一看，只見院子裏地上，果然鋪了一層彷彿彷彿的白影子。走出房門，剛到廊檐下，忽然兩點雪花撲到脖子上，着實有些冰人。說道：這天，真也有些和窮人爲難，十月半邊下，會下起這大的雪來，奇怪不奇怪？於是趕緊走進屋來，將房門關上。蔣淑英道：屋子裏還不安好爐子，今夜裏恐怕有些冷了。我今天蓋的是一床新被，你和我一床睡，好不好？史科蓮笑道：你早就說着有一床新被，我看看是什麼好東西。走過來看時，却是一條黃綾子的被面，滾着墨綠花瓣。被裏是白色絨布的，又軟又厚。蔣淑英早鋪好了，竟是蓋掩了滿床。史科蓮道：你一個人爲什麼蓋這大的被？蔣淑英道：這原不是我的被。史科蓮笑道：你這倒好，還沒有結婚先同蓋着一床被了。蔣

淑英捏着拳頭，豎起手來，就要打他。這裏手還沒有伸出去，房門卜通一下，十幾隻皮底鞋，頓着地板直響，一窠蜂似的進來四五個同學，口裏都嚷着好冷。他們兩個人，只好把剛才說的話，一齊丟下，大家談了一會，外面已經打了就寢的鈴。蔣淑英笑着趕快就脫衣服，望被服裏一鑽。口裏喊道：密斯史你還不來睡嗎？一會要滅電燈了。史科蓮道：我趕着要縫幾針呢。網籃裏我還有一枝洋燭。電燈滅了，我不會點蠟嗎？一句話沒說完，同寢室的人，眼前一黑，電燈滅了。史科蓮摸索着把洋燭點了，放在窗台上，依舊縫那件襖子。蔣淑英就喊道：死鬼！今天天氣冷，要你一床睡，你倒搭起架子來。史科蓮道：你等一等，我一會就來。蔣淑英在被窩裏滾着翻了一個身，口裏說道：你不來就罷。也就不作聲了。先是同寢室的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還有人說話，後來慢慢的都沉靜了。



史科蓮在燭影之下，低頭做事，漸漸聽到微細的鼻息聲。偶然一抬頭一看，玻璃窗外的屋瓦上，有濃厚的月色。把臉湊着玻璃上看時，又不是天色漆黑，又沒有月亮，正是落下來的雪，積成一片白了。彷彿彷彿聽到院子裏，有一種瑟瑟之色，如細風吹着樹葉響一般。他想到：這雪大概下得不小，不然，怎麼會響起來呢？這時也不知道那裏來的一股冷氣，只覺撲在 person 身上，有些寒颼颼的。洋蠟的光燄，搖搖不定。一個大屋子，只有這一點火光，未免渾沉沉的。手上拿着的針，竟會捏不緊，吊得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。史料蓮一來是冷，二來一個人坐在這裏，也很孤寂，便也丟了事，鑽到蔣淑英腳頭來睡，自己坐得渾身如冷水洗了一般，這時睡在這柔軟溫厚的被窩裏，非常的舒適。自己只微微一轉身，被服裏彷彿有一陣粉香，襲進鼻子來。史料蓮便用腳敲着蔣

淑英道：這床被真過於考究，裏面還洒了香水哩。蔣淑英睡得熟了，那裏知道，嘴裏却哼了一陣。史科蓮惦記着天下雪，明天身上沒有棉衣服，怎麼出房門。心想着我祖母，一定也很念着我的。別人罷了，瑞香姐姐，和我是極要好的，決不因爲我窮，就不理我。我脫離你家，和你並沒有翻臉，你怎樣也不來看我一看？如此說來，親者自親，疏者自疏，久後見人心，一點不錯了。我幸得有個楊杏園接濟我，若是不然，我豈不要冷死嗎？蔣淑英他常常自悲身世，他還有叔叔，有情人可以幫助他，我呢？正想到蔣淑英的事，只聽見他一個人在被窩裏，忽然格格的笑將起來。史科蓮道：原來你沒有睡着呀。你笑什麼？但是蔣淑英並不作聲。過了一會兒，他又格格的笑，說道：別鬧，再要鬧我可惱了。史科蓮道：你見鬼，我身也沒翻，誰和你鬧了？蔣淑英道：你把那一枝花，折下來，讓我

帶回去。史科蓮這才明白，原來他是說夢話呢。今天這東西也不知在什麼地方和他的情人玩瘋了，所以到了晚上，還是說夢話。我看他雖受家庭的壓迫，但是他愛情的生活，却很是甜蜜，兩下比將起來，也足可以補償他的損失。我真不想好到什麼程度，只要能像他那樣的景况，也就心滿意足了。自己越想越睡不着，抬起頭來，看一看窗子外面，越發的白了，大概雪還沒有止住，不由得歎了一口氣。可是他左一翻身，右一翻身，倒把蔣淑英驚醒了。問道：你幾時到我床上來的，我一點不知道。史科蓮道：我睡了兩個鐘頭了。蔣淑英道：你想什麼心事麼，怎樣還沒睡着？史科蓮道：我有什麼心事，你才有心事哩。說時，一個翻身，便由被服裏鑽到這頭來。蔣淑英笑道：死鬼，你胡鬧，半夜三更，在被窩裏搗亂。史科蓮一頭伸出被窩，一頭睡在蔣淑英枕頭上。笑道：我不是

和你搗亂，我要審問審問你。蔣淑英道：你審問我什麼？於是史科蓮摸着他的鬢髮，對他耳朵邊道：我問你，今天上午你在那兒來？蔣淑英道：不是替你買東西去嗎？史科蓮道：買東西以前，你還出去了一次呀。蔣淑英道：就在街口上買些東西，那兒也沒去。史科蓮輕輕的說道：你還不肯招認呢。你在夢地裏，早是不打自招了。於是把他說的話，學了一遍，少不得還加重些語氣。蔣淑英縮在被窩裏笑道：這是真的嗎？史科蓮道：不是真的，我怎樣會說到你心眼裏去？蔣淑英道：該死，他們聽見沒有？史科蓮道：他們都睡着了，大概沒有聽見。你到底到那裏去了？蔣淑英道：那裏去了呢？是他打了電話來，一定要我到中央公園去。史科蓮道：這個冷天，跑到中央公園去喝西北風嗎？蔣淑英道：今天上午，不是很好的晴天嗎？他要我到社稷壇去曬太陽。說這在科學上有名詞

的，叫日光浴哩。史科蓮道：學校裏有的是大院子，那兒也可以曬太陽，一定跑到中央公園去作什麼？蔣淑英道：他一定要我去，我有什麼法子呢？史科蓮道：說了半天的他，我還沒有問你，這個他究竟是誰？蔣淑英一翻身，將背對着史科蓮，說道：明天早上不上課嗎？夜靜更深，越說越有精神，是什麼道理？史科蓮笑道：也好，明天我當着同學的面，再來問你罷。說到這裏，兩個人都睡着了。次日是蔣淑英先醒，一看窗子外面的雪，堆得有上尺厚。再一看那頭，還放着史科蓮一件夾襖。心想這要不給他一件棉衣服穿，今天真要把他凍殭了。於是自己下床來開了箱子，取了一件舊小毛皮襖，放在床上，自己却另換了一件旗袍。史科蓮也被他驚醒了。蔣淑英怕他不肯穿，先就對着他耳朵邊說了一陣，然後說道：我今天要出去一趟，你得陪着，你暫且穿一穿，到了晚上，

你脫還我，你看怎麼樣？史科蓮道：陪你到那兒去，你先說出來。蔣淑英伏在床沿上，笑着對他耳邊道：你不是早就笑我，要辦這樣，要辦那樣嗎？現在有幾樣東西，我倒真是要辦，你好意思不和我去嗎？史科蓮聽說，一頭望上一爬，笑着問道：喜信到了，什麼日子？蔣淑英伸出一隻手，連忙握着他的嘴道：冒失鬼，不能對你說，對你說，你就囔起來。史科蓮分開他的手，笑道：去我是跟你去。你必得把實話先告訴我。蔣淑英道：那是自然。起來吧，快要吃稀飯了。史科蓮當真披上皮襖，走下床來。不過身上穿了人家一件衣服，同學雖然不知道，自己總有些不好意思，生怕讓人看出來了。於是又穿上一件藍布褂子，將皮襖包上。其實天氣冷換一件衣服，這是很平常的事，誰也沒有注意到他。吃稀飯之後，緊接着上課。一直把一天的課上完了，蔣淑英也沒有說出買東西

的話。到了下午，寢室裏的爐子，學校當局，已經趕着安好了，爐子煽着火，滿室生春，已經不冷了。史科蓮又問蔣淑英道：你不是說上街嗎？現在怎麼樣？蔣淑英道：地下這樣深的雪，怎麼上街，明天去罷。史科蓮道：早上說的時候，沒有下雪嗎？蔣淑英笑道：傻子呀，早上說的話，我冤你的哩。史科蓮道：你冤我，那不成，那我不穿你的衣服，說着，就解扭扣。蔣淑英走上前，將他按住，說道：你好意思嗎？你明天脫還我也遲嗎？只見房門外，老媽子叫道：蔣小姐，您的信。蔣淑英接過信來，老媽子道：送信的還在大門口站着，等您的回信哩。史科蓮聽說，連忙跑上前來，問道：什麼事，又約着上中央公園去蹈月嗎？蔣淑英道：別胡說了，是我姐姐來的信。史科蓮道：這大雪，你姐姐巴巴的專人送封信來作什麼？蔣淑英道：我也不知道，只說叫我連夜就去，前幾天他倒是害了病，我打算

後天禮拜瞧他去呢，難道他的病更沉重了嗎？史科蓮道：這信是誰的筆跡呢？蔣淑英道：是我姐夫的筆跡哩，我就爲這個疑心啦。史科蓮道：這大的雪，你打算就去嗎？蔣淑英道：他這信上，又沒寫明，我很着急，非去看看不可。因對老媽子道：你對送信的人說我就去，他先回去罷。蔣淑英說：帶上手套，披了一條圍巾，忽忽的就往外走，到了大門口，自有許多人力車，停在那裏。雇了車坐上，一直就向他姐夫洪慕修家裏來。這時天上雖不下雪，可是風倒大了。風把屋上積雪，括了下來，如撒細鹽一般，吹得人滿身。蔣淑英在車上打了兩個寒噤。心想，我那姐夫是個促狹鬼，別是成心冤我來的吧？這樣的風雪寒天，他要和我開玩笑，我對他雖不能怎樣，我一定要囁咕我姐姐幾句的。洪慕修這東西嘻皮笑臉，最不是好東西，他冤過我好幾回了。他坐在車上，一路這樣

想着，究竟猜不透是什麼事。說是姐姐病重得連信都不會寫的話，究竟不敢信。他家裏有電話，爲什麼不打個電話通知我哩。一直到了洪宅門口，才不想了。但是那個地方，先有一輛半新不舊的汽車停在那裏。進門之後，那門房認得他是老爺的小姨子，便叫了一聲蔣小姐。蔣淑英道：這門口是誰坐來的汽車？門房道：一個日本松井大夫，剛進門呢。蔣淑英聽了這話，不由嚇了一跳。問道：是太太病了嗎？門房道：是病重着……蔣淑英不等他說第二句，一直就往裏走。這時雖然天還沒有十分黑暗，走廊上和上房門口的兩盞電燈，都上火了。隔着玻璃窗子，只見他姐姐臥室裏，人影憧憧，却是靜悄悄兒的，一點聲音也沒有。身不由主的，脚步也放輕起來了。走進房去，只見洪慕修哭喪着臉，坐在一邊。一個日本大夫，穿着白色的套衣，站在床面前，耳朵裏插着聽

脈器的橡皮條。手上按着聽脈器，伏着身子，在那裏聽脈。他姐姐蔣靜英，解開了上衣，敞着胸脯，躺在床上，那頭髮像抖亂了的麻團一般，散了滿枕頭，臉上自然又黃又瘦，那眼睛眶子，可又大了一個圈，而且陷下去許多。蔣淑英見大夫瞧病，隱在身後，就沒有上前，洪慕修看見他進門，站起來，含着苦笑，點了一點頭。一會兒，那日本大夫將脈聽完了，回轉頭來，和洪慕修說話，洪慕修這才對蔣淑英道：「難得二妹妹冒着大雪就來了，你姐姐實在的盼望你呢。」蔣淑英先且不答應他，便走到牀面前，執着蔣靜英的手道：「姐姐，你怎麼病得這樣厲害？」蔣淑英點了一點頭，慢慢的說道：「先原當是小病，不料……唉！就這樣……一天沉重一天。你來了，請兩天假罷。」說着又哼了兩聲。這時那日本大夫正和洪慕修在外面屋子裏談話，蔣淑英要去聽大夫說他姐姐的病怎麼

樣，也到外面屋子裏來。只見那日本大夫，一隻手夾着一根烟捲，在嘴裏吸着。一隻手伸出一個食指，指着洪慕修的胸面前道：「他這個病，很久很久就……說到這裏，拍着腹道：就在肚子裏了！這是不好的，很不好的。說着伸出五個手爪，向上一托道：不過是，不過是，沒有……沒有什麼……沒有發表出來。現在……他把病發大了。說時，兩隻手向二面一分，又道：所以現在很不好辦，明白不明白？蔣淑英聽那日本大夫的口音，他姐姐的病，竟是沒有什麼希望了，心裏不免着了一驚。正想插嘴問一句話，只見他姐姐五歲的男孩子小南兒，牽着乳媽的手，從外面進來，他見了蔣淑英，就跑了過來牽着他的手，叫小姨。蔣淑英蹲下身子去，兩手抱着他，問道：「南兒！你在那裏來？今天我來急了，忘了帶東西給你吃，你生氣嗎？」南兒道：「媽不好過，叫我乖乖的呢，我不生氣。」蔣

淑英見他那個小圓臉兒，又胖又白又紅，把兩個指頭擗了他一下，又對臉上親了一個吻。笑道：你這小東西，嘴是會說。不知道這兩天真真乖了沒有？乳媽道：那兒呀？我就不敢讓他進來。蔣靜英在裏面聽見南兒說話，便道：乳媽，把南兒帶進來我瞧瞧。蔣淑英聽說，便抱着南兒坐在床沿上。蔣靜英撫摩着他的小手，說道：我死了倒不要緊，丟下這小東西，誰來管你？又問道：孩子，我要死了，你跟着誰？南兒用手摸着蔣淑英的臉道：我願意跟小姨。洪慕修正走進房來，聽見了他們所說的幾句話，笑道：小姨，他那裏要你這樣的憐孩子。蔣靜英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跟是不能跟小姨，將來被後娘打得太厲害的時候，請小姨出來打一打抱不平，那就成了。蔣淑英道：姐姐說這樣的喪氣話作什麼？這大的小孩子，他知道什麼呢。蔣靜英慢慢的說道：你以為我是說玩話呢，瞧

着罷。洪慕修看了一看他夫人，又看了一看他小姨，坐在一邊默然無語。蔣淑英坐在床沿上，給他姐姐理着鬢髮，露出雪白的胳膊。胳膊受了涼，白中帶一點紅色。骨肉停勻，非常好看。洪慕修想道：我這位小姨和他姐姐處處都是一般，惟有這體格上，比他姐姐更是豐潤，很合新美人的條件。聽說他有了情人，不知那個有福的少年，能得着他呢。蔣靜英看他呆坐便問道：你連累了兩晚上，應該休息休息，今晚上你讓妹妹陪着我罷。蔣淑英道：不，我還是在外面廂房裏睡。洪慕修道：你床上弄得亂七八糟的怎樣要人家睡？蔣淑英怕他姐姐也會誤會了，說道：我不爲的是這個。說着，有些不好意思，低着頭用手去整理床上墊毯，又拂了一拂灰。蔣靜英道：你還是在我這裏睡罷，你晚上睡得着，定比他清醒些，他也不願違拗病人的話，只得依着他。這屋子裏獨燭了

一個爐子，很是煖和，爐子上放了一把珞珈瓷壺，燒着開水，卜突卜突的響，到了十二點鐘以後，老媽子和乳媽，都睡覺去了，只剩蔣淑英一個人。他使在靜英枕頭邊，抽了一本書看。這書是一本紅樓夢，正是他在病裏解悶的，蔣淑英就着電燈，躺在一張軟椅上看，約摸有兩小時，房門輕輕的向裏閃開，洪慕修先探進一個腦袋，然後側着身子，緩緩而進。蔣淑英一個翻身，連忙坐了起來，洪慕修向床上指了一指，問道：他醒過沒有？蔣淑英將書放在椅子上，站起來對床上望了一望，說道：大概沒有醒呢。洪慕修順便就在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，望着書道：二妹，你真用功。這一會子功夫，你還在學堂裏帶書來看呢。蔣淑英道：那裏呀，這是姐姐看的一本紅樓夢呢。洪慕修笑道：現在的青年，總說受家庭束縛，我以為這班老前輩就解放得多了，譬如看小說，什麼聊齋


西廂，從前男子都不許看的，不要說這樣明白的淺顯的紅樓夢了。現在不但男子可以自由的看，女子也可以自由的看，這不算是解放嗎？蔣淑英笑說：其實人學好學歹，還是看他性情如何，一兩部小說，決不會把一個人教壞的。洪慕修道：你不要說這話，說到這裏，昂頭望着天花板，咬着嘴唇皮，笑了一笑。然後說道：不瞞你說，我本來就是一個老實孩子。自從看了這些愛情小說以後，不知道的也就知道了。後來遇見他，說着，手望床上一指道：就把小說上所得的教訓，慢慢地試驗起來了。蔣淑英聽他所說的話，太露骨了些，只是對着微笑而已，沒有說什麼。洪慕修又問道：二妹，你看這紅樓夢，是一部好小說呢，是一部壞小說呢？蔣淑英笑道：在好人眼裏看了，是好小說，在壞人眼裏看了，也就是壞小說。洪慕修將手一拍道：二妹說的話真對，你真有文學和藝

術的眼光。蔣淑英心裏想，你又是這樣胡恭維人。學一句話，何至于有文學眼光，又何至於有藝術眼光。洪慕修見蔣淑英含着微笑，以爲自己的話，恭維上了。又道：二妹，你的文學天才很好，爲什麼要進職業學校，去學那些手工？蔣淑英道：我有什麼文學天才，連給朋友的信，都不敢寫呢。姐夫你這話不是罵我嗎？像我們學了一種職業，將來多少有點自立的本能，可以弄一碗飯吃。學了文學好是好不了，不好，又不能作一點事，反而把一個人，弄成柔懦無能的女子，那是害了自己了。洪慕修笑道：二妹，你還要怕沒有現成的飯吃。要自食其力嗎？洪慕修這句話的言外之意，蔣淑英已經是懂了。却故意不解，笑道：不自食其力，天上還會吊飯下來吃嗎？洪慕修道：我是常常和你姐姐提到的，一定要和你找一個很合意的終身……蔣淑英聽他說到這裏，便站起身


來，走到床面前，對床上問道：姐姐，你要茶喝嗎？蔣靜英睡得糊裏糊塗的，搖了幾搖頭，口裏隨便的答應道：不喝。洪慕修這算碰了一個橡皮釘子，自然不好接着望下說，但是就此停住，一個字不提，也有些不好意思。當時抬頭看了一看壁上的小掛鐘，說道：呀！一點鐘了。二妹要睡了吧？在學校裏應該是已睡一覺醒了。蔣淑英道：不忙，我還等他醒清楚了，要給藥水他喝呢。洪慕修笑着拱拱手道：那就偏勞了。那棹上玻璃缸裏，有餅乾，也有雞蛋糕，你餓了，可以自己拿着吃。蔣淑英嫌他糾纏，便道：你請便罷，不要客氣。洪慕修只得走出去了。自這天起，蔣淑英便住在洪家。無奈蔣靜英的病，一天重似一天，洪慕修不能讓他走。洪慕修雖在部裏當了一個祕書，不算窮，但是他的家庭組織，很是簡單。就是一個車夫，一個聽差，一個乳媽，一個老媽子。平常小南兒跟乳媽

在一邊，就是他夫妻兩人吃飯。一大半的菜，還是由太太自己下廚。現在蔣淑英來了，是他每天和洪慕修同餐。他本是一個愛乾淨的人，因此每餐的菜，也由他手弄，不願經老媽子一手做成。一天蔣淑英將做的菜端上棹來，洪慕修看見笑道：我真不過意，要二妹這樣受累。蔣淑英道：姐夫怎樣陡然客氣起來了？我們又不是外人，怎樣提得到受累兩個字？洪慕修道：怎樣不是受累，你在學校裏，還要幹這個嗎？蔣淑英道：我這是幫姐姐的忙呢。設若你府上沒有用人，我能看着廚房裏不煽火嗎？洪慕修道：二妹說得有理，但是我也不能靜坐在這裏看着你作事。於是也拿着兩隻碗，在飯孟子裏盛了兩碗飯。先把一碗放在蔣淑英的席上，然後才盛了自己的一碗飯。蔣淑英笑道：越說姐夫越客氣起來了。洪慕修道：你能做菜，我就能盛飯，這就叫合作啦。說着索性

將碗裏的蒸鹹鴨，挑了兩塊肥厚的，夾着放到蔣淑英的飯碗上。笑道：我前天才知道你喜歡吃這個。這是特意在稻香村買的南京鴨子哩。蔣淑英笑道：這樣說，我就不敢當。洪慕修道：這樣就不敢當，那末，你在這裏，不分晝夜的伺候病人，我更不敢當了。蔣淑英道：我希望我們以後都不要客氣，大家隨隨便便，你以爲如何？洪慕修道：這個就很好，正是我盼望的事。說時，洪慕修在盛飯，恰好蔣淑英的飯，也吃完了，洪慕修伸着手，就要去接碗。蔣淑英把碗望懷裏一藏，却不肯要他盛。洪慕修道：二妹，這就是你不對了，剛才你還說，大家隨隨便便，怎樣你首先就不隨便起來呢？蔣淑英道：這是你和我客氣，我怎樣也隨便呢？洪慕修笑道：我那是客氣，我是自己在盛飯，順便和你盛一碗啦，反過來說，你若是在盛飯，隨便和我盛，我也是不辭的。蔣淑英笑道：爲了一碗飯，



倒辦了許久的交涉。你真要盛，我就讓你盛罷。說畢，當真笑着將碗遞給洪慕修，讓他盛了一碗飯。因為有了這種隨便的約束，以後誰要不隨便誰就沒理，蔣淑英也只得隨便了。



第六十二回 枕上託孤心難爲妹妹 樓頭拚命意終惜卿卿

又過了三天，天氣越發的冷了。蔣淑英的小毛皮襖，已經借給史料蓮穿了。自己身上，還穿着一件小棉襖，一件旗袍。因爲大家坐在病人面前閑談，蔣靜英看見妹妹沒有穿皮襖，問道：你怎樣不把皮襖穿了來？不冷嗎？蔣淑英道：來的那天，忘了穿來。我又懶得巴巴的回學校去，專門穿皮襖。蔣靜英道：在我箱子裏，你拿一件穿罷。去年我就說送你一件皮襖，到如今還沒有履行呢。洪慕修道：這次二妹操勞得很，我們是越發的要謝他了。你的衣服，一來不是新的，二來也不合身分，我明天到皮貨莊，去替他挑一件罷。蔣靜英道：那也是應該的，可是人家那等

得及呢？於是用手在枕頭底下摸索了一會。因爲人實在太疲倦了，翻不轉身來，摸索了半天，也沒有摸到什麼東西。洪慕修會意，連忙上前，在枕頭下抽出一把鑰匙來。於是將鑰匙交給蔣淑英道：你姐姐的冬衣，都在那兩隻大紅皮箱裏，你自己去拿罷。蔣淑英搖搖頭道：在屋子裏我不冷，不用費事。蔣靜英在床上，只把一雙眼睛望着他，哼着道：你客氣什麼呢？蔣淑英見他這樣，不便違拗，只得打開箱子挑了一件嗶嘰面的小毛襖子穿了。到了吃晚飯的時候，洪慕修又開了話匣子，笑道：二妹，你穿你姐姐的衣服，越發像你姐姐了。不過你姐姐年老些，也沒有你這樣……說到這裏，便頓住了，只管吃飯。蔣淑英笑道：同胞的姊妹，自然相像，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哩。洪慕修見他並不着惱，就笑着問他道：二妹，明天我去買一件襖子送你，你願意要攤皮呢，願意要羔

皮呢？蔣淑英道：等姐姐好了再說罷。洪慕修道：這和他生病不生病，有什麼關係？我看要漂亮，還是攤皮的好。面子呢，新出的印度緞，好嗎？蔣淑英道：我們當學生的人，那裏要穿那好的料子。現在最時髦的衣服，就是印度綢，印度緞，我最不贊成。中國出的是絲織品，我們爲什麼不要自己的出產，反要穿外國綢子呢。洪慕修笑道：如此說來，足見你愛國心熱。我就送你一件綠色素緞的面子如何？蔣淑英道：那樣料子，價錢更貴，何必呢？洪慕修道：既然送人的禮，就不能不送好的。蔣英淑聽他這一句話，也就置之一笑，沒有深於注意。不料當天下午，洪慕修就和他買着來了。買來了不算，立刻打了電話，叫了蘇州裁縫來，給他裁料子。年輕的人，沒有不愛穿漂亮衣服的。洪慕修這樣熱心地要給他做衣服，他自然不能拒絕。可是洪慕修雖然這樣高興，他夫人的病，越

發是沈重了。本來蔣淑英來了以後，蔣靜英的病，彷彿輕鬆了些。藥吃下去，可以維持原狀，不見變卦。不料這幾天，又不對起來，熱度有增無減，緩緩的呼吸不靈。那個松井大夫，早也就說過，恐怕發生肺炎。若是變了肺炎，那是很棘手的。洪慕修心裏想，總也不至於，因為他夫人，向來是沒有肺病的呢。這時他夫人發生了呼吸不良的現象，那松井大夫，仔細檢察了一番，然後將洪慕修找到一邊說道：你這夫人實實在在，有肺炎了。不過發炎的地方很小，現在還不要緊。洪慕修聽了這話，嚇了一大跳，松井大夫看見洪慕修驚慌的樣子，便道：我看你慎重一點兒好！還是搬到醫院裏去住好！在醫院裏好，醫院裏招待週到一點。洪慕修道：好罷，讓我和病人商量一下，看他意思怎樣？松井大夫又吩咐了兩句，便叫洪慕修派人跟着去拿藥。這裏洪慕修既不便對他太

太說，自己一個人又拿不定主意。便問蔣淑英意思如何。蔣淑英道：這
個日本醫生斷的病症，未必就絲毫沒有錯處。我看換一個大夫瞧瞧，
姐夫以爲如何？洪慕修道：我並不是省錢。不過因爲松井在中國年齡
很久，診治又很仔細，所以讓他一直看到現在。既然他沒有再好的法
子了，我自然要另請一個大夫瞧瞧，據你看，是請那個大夫瞧好？蔣淑
英道：聽說有個德國大夫克勞科，對於肺病，是很有研究的，請他來看
看也好。洪慕修本來也就相信克勞科的本領，經了聰明的小姨子一
保薦，越發非請不可，立時就打了一個電話到克勞科主任的普祿斯
醫院去，醫院裏回電話，三點鐘克先生就回私宅去了。洪慕修聽了，復
又一個電話，打到克勞科家裏去。電話叫了半天，好容易有人接上。說
道：今天是禮拜六，克先生到西山去了。洪慕修道：什麼時候回來？那邊

道：禮拜一上午回來。說完了這句，就把電話掛上了。洪慕修對蔣淑英道：你看，這位克的大夫，是這樣自在。星期六和星期，有急病的也沒法治了。蔣淑英道：既然是克勞科不在北京，還有別的好大夫可請沒有？洪慕修道：這松井的本領，就是特等了，再要找比他本事好的，據我所知，除了克勞科，實在沒有第二個。蔣淑英道：既然這樣，明天還請松井一次，到了後日再請克勞科來，似乎也不遲。洪慕修道：怎樣等得了兩天？這附近有個中國西醫，叫李濟世，也是很有名，不如花幾個錢，叫他來看看。蔣淑英也以爲很是，立刻就把那個李濟世大夫請來。那人穿一套漂亮的西裝，嘴上養些短鬍子，到很像一個外交界的人物。他聽了一聽脈，一路搖着頭出來，說這沒有希望的人，若是早讓我來看兩三天，或者還有些辦法，現在是不成了。於是中文夾英文的說了幾句

病理，就叫回頭派人到他醫院裏去取藥，逕自走了。洪慕修白花了五塊錢的馬金，四毛錢的車錢，就只得了這一句話，沒有什麼希望了。洪慕修的聽差老周，也算是個老用人，他在外面嚷了起來說，怎麼請這樣一個大夫來看病！他是專管打六零六的，什麼也不懂，別看他們門口電燈那們大，招牌那們大，他知道什麼？洪慕修聽了，大爲掃興之下。這時自己越發拿不定主意，就派人去把蔣靜英的叔父嬸母請來，又把自己幾個親戚也請了來。蔣淑英的叔叔蔣國柱，他見洪慕修始終請的是西醫，很表示不滿意。他便對洪慕修道：姑爺，不是我說你，你們這維新的人物，太迷信外國人了。這種內科的病症，西醫是不成的，應該請中國大夫看看。洪慕修道：現在他已變成肺炎了，恐怕中國藥吃不好。蔣國柱道：那來的話？就憑我親眼看見的，也不知道治好了多少。


癆症，一點小肺病，有什麼要緊？其餘的親戚，也都附和着說：西醫治不好，我們自然不能老指着西醫來治。洪慕修一個人，拗不過衆人的意思，只得請了一個中醫來治。那中醫一看病人形勢嚴重，用不相干的藥，四平八穩的開了一個方子。但是怕藥價便宜了，病家不能肯信，又在上面加了兩樣貴重藥品。洪慕修對於此道本是外行，原想不把藥給病人吃，又受不了衆人的包圍，只得照辦了。這樣混了一天，病勢越發的沉重了。上午又換了一個中醫，他雖然說沒有生命的危險，也說不是一兩天治得好的。洪慕修看看，他們還是沒有辦法，只得又把松井大夫請了來。松井說，藥水是來不及了，只有打針。而且以打針論，每天一次，恐怕還不行。洪慕修覺得還是他說得在理點，就用了他的辦法，用打針來治療。這針打下去，總算病人清楚些。可是他疲倦已極。

話都懶於說。又這樣過了一天，已是禮拜一了。洪慕修打了兩三次電話，才把那個克勞科大夫請來。他又不很大會說中國話，將病看了以後，他就問以前請中醫看的，是請西醫看的？洪慕修不便告訴請了中醫的話，只說是請松井大夫一手治的，又把治的法子說了一遍，克勞科認爲松井診斷不錯，一樣的打了一針，也就走了。這時，蔣國柱和一班來探病的親友，對西醫一致攻擊。說什麼叫肺炎，中國就向來沒有這樣一種病症，若說腿爛了，眼睛壞了，外國那些挖挖補補的法子，是比中國外科強些。這種內科，外國藥，那裏吃得好？蔣國柱聽了這話，又解釋着道：諸位那裏知道？就是這些外科，也是中國人發明的。你們要看過三國志，華陀給關公括骨流毒那一段，就知道中國的外科，古來實在好。因爲失了傳，所以現在沒有人精。我想外國人的外科，總也是

在那時候，從中國學了去的。外國人在中國幾十年，一定會把我們的內科，也偷了去的。洪慕修聽了這話，又好笑，又好氣，但是一張口難敵衆辭，只得默然。結果，還是依着叔岳父，把昨天那個中醫請了來。那中醫也說自己沒有辦法，最好是趕快另請高明，方子也不肯開，他就走了。這個時候，那些主張請中醫的，又轉過論調來，說是讓日本大夫打針維持現狀再說。到了這時，洪慕修越發是沒有主意了，只是哭喪着臉從裏跑到外，從外跑到裏。到了下午，松井又來了一次，便實實在在告訴洪慕修，說是人已沒有了希望，至多可以把他的生命，延長到晚上十二點鐘。洪慕修一聽這話，兩行眼淚，不禁就直流下來。這天下午，也不忙着找醫生了，只是呆着坐在病人的對面，一張椅子上，蔣靜英大半截身子，躺在被窩外面，那兩隻枯蠟似的胳膊，壓在被窩上，連移

動着都沒有氣力，他的臉，兩個顴骨高張，眼睛越發凹了下去，紫色的嘴唇皮，不能合攏，露着一口雪白的牙齒在外，一個粉裝玉琢的美人，現在簡直成人體標本。洪慕修也覺得實在可慘。蔣靜英睡在床上，眼睛似閉不閉，除了他胸脯面前，一起一落，作那很艱難的呼吸而外，人是一點沒有動作。洪慕修看看，又不期悲從中來，斷斷續續地流着眼淚。到了晚上，他忽然睜開眼來，對屋子裏週圍一望，見叔叔嬸嬸丈夫妹妹都在這裏，便將手略微抬起來一點，指着房門外道：小南兒哩？洪慕修道：在外面，你要看他嗎？自己便出去，叫乳媽把小南兒抱了進來，蔣靜英把手連招了幾招，歎了一口氣，又說了一個來字。小南兒既想他媽，看他媽這個樣子，又有些怕，先走到蔣靜英的腳頭，兩隻小手扶着床沿，慢慢地往他母親頭邊走來。小眼珠望着他母親的臉，不敢作

聲。蔣靜英握着小南兒的小手，半晌，沒有言語，只是呆望着他，大家看他那個樣子，似乎有千言萬語不能說出來一樣，也都悄悄地不作聲。蔣靜英眼淚汪汪的喊着小南兒道：「孩子，我要回去了。你……要……好好的跟着爸爸。說時，他的聲浪極其低微，眼睛復又轉望着洪慕修。洪慕修會意，便坐在床沿上，接過蔣靜英的兩隻手，說道：「靜英，你知道嗎？我在這裏。蔣靜英微微的點了一點頭，表示知道。洪慕修把頭低下去，靠着蔣靜英的臉，說道：「我們相處八年，你幫助我不少，我很對不住你。蔣靜英用他瘦小的手，將洪慕修的頭撫摸幾下，露着牙，作了一番苦笑，於是他又把眼睛望着蔣淑英，意思要和他說兩句話。於是洪慕修走開，讓蔣淑英站到床面前來。女子的心，是慈悲的，一點兒也矜持不住。蔣淑英這時，已經哭得淚人兒似的，兩個眼圈通紅，鼻子裏只管



息息率率作聲。蔣靜英對他搖了一搖頭，意思是叫他不必哭。蔣淑英也怕引着病人傷心，極力的忍住着哭，蔣靜英將小南兒的手牽着，交在蔣淑英手上。然後望着他的臉，現着很懇切的樣子說道：小南兒明天就是沒娘的孩子了。北京城裏，只有你是我的同胞的手足，只有……你可以替我分憂。我這孩子，你要多多的替我照應一點……以後他自己湧泉也似的流着眼淚，不能再說了。蔣國柱夫婦，看見這個樣子，也都走到床面前來。蔣靜英見面前圍着許多人，只把眼睛望着他們，那呼吸是一陣急促一陣，喉嚨管裏，一陣痰響，可憐一個青春少婦，就香銷玉碎了。到了這時，大家都不免失聲而哭。小南兒見着許多人，圍住他母親哭，他也跳着兩隻小腳，哭着叫媽媽。大人見了這種樣子，越發的忍不住哭聲了。從這一晚起，洪慕修在衙門裏請了兩個禮拜

假，辦理喪事，料理善後，蔣國柱夫婦，第一二兩天，也在這裏幫着辦些事。他們究竟是有家的人，不能耽擱，第三天就走了。蔣淑英便留在這裏，替他照應家務。過了一七，蔣淑英一算，自己離學校有半個月了。便對洪慕修道：「姐夫，沒有什麼事嗎？我想回學校去看看。」洪慕修道：「這回我家不幸，遭了這樣的事，連累二妹荒廢學業，我實在過意不去。二妹要回學校，我怎敢攔阻。不過你一走了，我或者不在家，可憐我那孩子。說到這裏，洪慕修就用手絹去擦眼淚，哽咽着說不下去。蔣淑英見他這個樣子，姐姐的靈柩，骨肉還未冷哩。那托孤的情形，彷彿還在眼前，怎樣能硬着心一定要走，只得暫且按下不提。過了一兩天再說。又過了兩天，自己覺得非回學校去看看不可。但是只要一對洪慕修說，他就哭喪着臉，叫人不好啓齒。這一天下午，外面很大的風，蔣淑英正圍

着爐子向火。電話機玲玲的響起來，出於不意，倒嚇了一跳，因見屋子裏沒有人，便走上前接話。誰知打電話來的，正是史科蓮。他說：你不回學校來嗎？我知道你那邊有事，本不願打電話來的。可是我看見前面號房裏，存着你的許多信，而且有雙掛號的，恐怕有要緊的信在內，我不能不告訴你了。蔣淑英聽他那種口氣，都有氣似的。便道：你沒有看我那些信，是那裏來的嗎？史科蓮道：我怎樣能看你的信呢？蔣淑英道：不是說你拆我的信看，你沒有看看那信封上寫着是那裏來的嗎？史科蓮道：我只看見那信封上寫了一個張字，都是自本京發的。蔣淑英道：好好！我這就回來。說畢，將電話掛上，便告訴洪慕修，馬上要回學校去。洪慕修道：外面這樣大的風，你怎樣出門，明天再去罷。蔣淑英道：我有一個同學，害了病了，我非去看一趟不可。說畢，走進屋子去，戴了帽

子披上圍巾，兩手把圍巾往前面向懷裏一抄，就要出門。洪慕修笑道：二妹你真有事，我還攔得住你嗎？你看！這大的風就這樣走了去嗎？我到衣櫥裏，把你姐姐那件皮大衣讓你穿了去罷。我又不出門，車夫在家裏也是閒着，我就讓他送你去。說畢，一迭連聲，囑着車夫拉車。自己又忙着把那件皮大衣取了出來，雙手捧着，交給蔣淑英。蔣淑英以爲人家的盛意不可却，只得穿上大衣，坐了他的包車，鬥着風向學校裏來。原來他的情人叫張敏生，早有白頭之約的，平常要有三天不見面，一定也有一個電話相通。現在二人有半個月沒有見面，也沒有通過電話，兩方面都有些着急。在張敏生一方面，是不知蔣淑英爲了什麼事，老是不見面。蔣淑英就怕張敏生疑心，急於要見面解釋一番。他聽到說學校裏來了許多信，都是姓張的寄來的，他就料到全是張敏

生的信。只有他的來信，沒有我的回信，他豈不要更加疑心，因此一路在車上盤算着，要怎樣去解釋才好。偏是事有湊巧，在半路上，就碰見了張敏生，他穿着大衣，夾了一包書在脇下，在馬路邊上走。蔣英淑連忙就叫敏生敏生。張敏生一抬頭，蔣淑英早是跳下車來，迎上前去。張敏生看見他先是一喜，後來一見他身上穿了皮大衣，坐的是白銅光漆，嶄新的包車，立刻又收住了笑容。蔣淑英道：我遭了一件不幸的事，姐姐死了。這半個多月，我都在姐夫家裏，沒有回學校去。你知道嗎？張敏生淡淡的答道：我彷彿聽見說。蔣淑英笑道：我實在走不開，不然，我早就回學校，今天是同學打電話給我，說是我來了好多信。我猜這裏而就有你的信在內，所以急於要回來。張敏生笑道：急於要回來，是半個月後才回校。若是不急於要回來呢？蔣淑英道：你說這話，太不原諒

了，你想我的姐姐死了，我在那裏和他照料一些家事，這也是應該的。張敏生道：你很對得住你令親，你令親也很對得住你。你看，你穿這皮大衣，坐着包車，簡直不像一個學生了。蔣淑英道：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張敏生道：這樣大的風頭上，別把你吹凍了，你回學校去罷。我的意思，全在我寫的信上，你回去瞧我的信就知道了。說畢，轉身便走。蔣淑英看他那個樣子，似乎已經氣極了，不過張敏生說的話，太不客氣，不好意思去叫他，自己也就轉身登車。到了學校門口，叫車夫自回去，一進門就見號房笑着迎了出來，說道：蔣小姐你有好些個信在這兒。說着，捧了一大捧信封，交給蔣淑英。他分了一半信，插在大衣袋裏，左手依舊疊了一大半拿着，右手便一封一封的拿開來看。從頭看到尾，倒有三分之二，是張敏生寫的，自己一面查信，一面走着，忽然有人在肩膀

上拍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咦！好漂亮。」蔣淑英回頭看時，正是史科蓮，他先笑着道：「難爲你，還記得回來。」蔣淑英道：「你別提，早就要回來，我那個親戚，死命的留着，也是沒法。」說着，將眉毛皺了幾皺，微微的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你以爲我願意在那裏待着呢，真膩死我了。」兩人手搭着肩膀，一路說話，走進寢室去。史科蓮一看屋裏沒有人，笑道：「你再要不回來，不定要惹出什麼麻煩，你看那個朋友來的信那樣勤，他有多們着急？」蔣淑英眼睛在看信，鼻子裏只哼了一聲。史科蓮因爲人家看情書，不願在人家面前待着，自走開了。由五點鐘走開，直到七點鐘回來，只見蔣淑英還在看信。他人躺在床上，把那些拆開的信封，鋪了一片。手上拿着一張信紙，竟自發了呆。史科蓮道：「寫信的實在耐寫，看信的實在也耐看，怎麼你還在看信？」蔣淑英眼圈紅紅的，歎了一口氣。史科蓮伏在床上，用手

摸着他的臉，低聲笑道：你兩個人不是很好的嗎？這個樣子，似乎是鬧
蹩扭了。蔣淑英道：男子的心……只說了一個心字，下面就說不出來
了。史科蓮猜想著那些信上，一定有許多不客氣的話，越說是越引動
他的心事的，便笑道：記得你走的那一天，我和你一床睡，聽到你說了
一晚上的夢話。今天我又要和你睡，看你說些什麼，也許又可以探聽
你一些秘密出來。蔣淑英聽了這話，錯會了意思，以為不但情人疑心，
連朋友都疑心起來了，心裏倒是有陣難過。勉強笑道：你今天非在
我床上睡不可，看我又會說什麼話。史科蓮笑道：我管得着你這些閑
事呢。史科蓮說了這話，便拖着 he 起來，說道：走上自習室去罷，你也和
那間屋子，太疏遠了。蔣淑英道：你先去，我洗把臉就來。史科蓮信以為
真，先走了。誰知一直下了自習室，那蔣淑英還沒有來，回到寢室裏，也

沒有看見他。史科蓮心裏一驚，便在前前後後各寢室裏去找，始終也沒有看見蔣淑英的影子，心想莫非他出門去了。於是一直追到大門口來，問號房道：你見蔣小姐出去了嗎？號房道：不是今天下午回來的嗎？沒有出去。史科蓮道：他出去了，也許你沒有看見。號房道：我今天下午，沒有離開過這兒，出去了人我怎樣知道？史科蓮聽他這樣說，復身又轉回來。從新在樓上樓下，跑了一週。可是這時候教室裏的電燈，都已滅了，自己胆又小，不敢闖進去開燈，便一面走着，一面輕輕的叫密斯蔣。一直到下樓的地方，彷彿聽見一陣哼聲。不聽這個聲音，也還罷了。一聽這個聲音，史科蓮不覺毛骨悚然起來。恰好有一個老媽子走樓下過，史科蓮胆壯起來，便將老媽子叫住。問道：你看看，那樓梯下是誰在那裏。老媽子過去一看，不覺叫起來道：這不是蔣小姐，這是怎

麼了？史科蓮聽說，心益發慌了，扶着樓梯的扶手，連跑帶滾的滾了下來。在電燈影裏，只見老媽子扶着蔣淑英上半截身子，讓他坐在地上。蔣淑英的棉袍，滾滿了塵土，就是臉上，也有半邊灰跡。頭靠着老媽子的腿，雙目緊閉，面前吐了許多粘痰和髒東西，袖子上還拖了一截。史科蓮搖了他兩搖，不見他作聲，哇的一聲叫了起來。這時，驚動了大眾，都跑近前來看。舍監也來了，看看這樣子，先叫人把他抬回房去。安頓好了，校醫也被學校裏請來了。他將蔣淑英的病一看，說道：這是不緊的。無非受了一點刺激，加上寒風一吹，就暈到了。但是他腿上，有一處傷痕，又似乎是在樓上摔下來的一樣，好好的照應照應他，就會好的。校醫看着去了，一會兒就送了一瓶藥水來。這可把史科蓮忙個不的了，給他洗換衣服，足足鬧了兩三個鐘頭。蔣淑英醒過來的時候，夜已

深了。史科蓮伏在床上，對着他的耳朵問道：你這是怎麼了？我可嚇了一跳呢。蔣淑英還沒有說話，先就流出兩行眼淚。史科蓮抽出手絹，緩緩給他揩臉上的眼淚。因對他道：我很知道，但是這也很容易解釋的，爲什麼要急得這個樣子？蔣淑英道：我實在憤極了。我除非死了，人家才相信呢。史科蓮逆料張敏生來的信，一定有什麼過分的話，只是自己不好問，便默然的坐着。蔣淑英道：你以爲我真是病得這個樣子嗎？老實告訴你，是我上自習室的時候，站在欄干邊，越想越氣，我也不知怎麼着，似乎要極力鬧一下，才能痛快。想到那裏，我糊裏糊塗就向樓下一跳，不料那一下，就跳得我昏天黑地。史科蓮聽了，不覺笑起來。說道：你這不是發傻，憑你在樓上望樓下一跳，就會跳着跌死嗎？既然不會死，跌得這樣七死八活，這算什麼意思？蔣淑英一想，這事實在做

得極其幼稚無聊，也微笑起來。史科蓮見他精神好些，才放心去睡。不料學校裏得了些風聲，小題大做起來，派人到蔣國柱家裏去報告，說他姪女病很重，請他領回去醫治。當報信人到蔣家的時候，恰好洪慕修在那裏。他就說：小南兒念他媽，又念他小姨，不如把二妹搬到我那裏去調養，孩子有個伴，二妹在我那裏，也有人伺候。蔣國柱就不大喜歡這姪女，因為得了哥哥一筆遺產，對於這姪女的教育費，不能不擔任。心裏巴不得蔣淑英早一天畢業，早一天出閣，減輕負擔。這種特別開支的醫藥費，當然是不願出的。洪慕修是個有錢的姪女婿，他既願戴上這一頂帽子，樂得贊同。因此這日上午，洪慕修就坐了汽車，到蔣淑英學校裏來，和學校當局說：接他回家去。蔣淑英雖然不願意，洪慕修來接，他猜着是叔叔差他來的，就跟着上了汽車。不料車子一開，一

直開到洪慕修家門口。蔣淑英人雖疲倦，可是他還能夠生氣的臉色一變，在車子上就對洪慕修道：姐夫，怎樣把我接到你家來，你送我到叔叔家去，或者醫院裏也可以。洪慕修道：我並不是把二妹接到我家來。因為我那孩子，念你念得嘴都乾了，我實在不忍。我特意把車子繞到門口來，讓他來看一看你，也許以後就不念了。你身體不好，請不必下車，我去抱他出來。請你看在他母親面上，你哄他兩句話，回頭我就送你到醫院裏去。這幾句話，說得蔣淑英心平氣和。一會兒功夫，洪慕修在屋裏把小南兒抱出來。他一出大門，就嚷着小姨小姨。洪慕修將他送進汽車來，說道：你念了兩天兩夜的小姨，現在小姨來了，你去親熱親熱罷。蔣淑英撫摩着他的小臉，笑了一笑。洪慕修不等他說話，又把小南兒抱下車來，說道：你不要吵你小姨了，小姨不舒服呢。小南兒


兩隻手抱着汽車門，又哭又嚷道：「不！不！我要小姨。帶小南兒的那個乳娘，也走了出來，對蔣淑英道：『蔣小姐，這孩子真惦記着，你到家裏來坐一坐罷。』蔣淑英看見這樣，心裏也是老大不忍，只得下車，由乳娘攙了進去。這裏洪慕修告訴汽車夫，讓他把汽車開走。可是學校裏的史科蓮，他還以為蔣淑英是到醫院裏去了，這天下午特意打了一個電話到蔣家，問是什麼醫院。那邊是老媽子回電話，說是不知道。史科蓮不得要領，未免有些放心不下，就決定親自到蔣淑英叔叔家去探問。這一天過了，次日便是星期日。又恰好天氣和暖，便到蔣國柱家來訪問。後來一問到蔣淑英在洪慕修家裏養病，不覺替他捏了一把汗。本想到洪家去看看，轉身一想，一來自己不認得洪慕修，二來這一去，又似乎有些刺探人家秘密的嫌疑，萬萬去不得。如此一想，就把去看病的

念頭打消。自己一而走路，一面替蔣淑英想想，以爲他這種行爲不對。前晚既然有跳樓之舉，當然對於自己的行動要洗刷一番，怎樣昨日又重到洪家去？自己這樣一面想一面走路，信脚所之，自己沒留心到了什麼地方。及至自己醒悟過來，糟了，這並不是回學校的路。到學校去，應該是往北，現在却是往南，正來個反面了。一看走的地方，彷彿到楊杏園那裏去不遠，自從得了人家的幫助，並沒有向人家道謝一聲。今天走得順路，何不去作個順水人情？有了這個主意，雇了車子，一直就到楊杏園家門口來，這拜訪男客，自己還是破題兒第一遭，走進門，渾身就覺得有些不舒服，一看眼前並沒有人，又不好意思高聲問人，便故意將脚步放重，又輕輕的咳嗽了兩聲。但是他雖有這樣使之聞之的意思，始終沒有見人出來。躊躇了一會子，又退出大門去。一看門

榻上有電鈴的紐子，便按了一下電鈴。一會走出一個人來，上下打量一番，便問找誰？史科蓮道：這兒是楊宅嗎？那人道：這兒姓富，不姓楊。史科蓮問頭一句話，就碰了釘子，臉上紅將起來，回頭就要走。還是那人道：我們雖不是楊宅，這裏可住着有個楊先生，你這位小姐是找他的嗎？史科蓮道：對了，他在家嗎？說到這裏，看那人有些驚訝的樣子似的，便又道：從前這裏不是有個李太太嗎？我就是……我就是他的親戚。那人道：您貴姓？史科蓮道：我姓史，楊先生若是不在家，他回來的時候，就請你告訴他一聲罷。說畢，抽身又要走。那人道：請你等一等，我給你進去看一看，也許在家裏。史科蓮聽說，便站在門外。一會兒，楊杏園親自出來說道：哎呀！史小姐，今天何以有功夫來請裏面坐。楊杏園把他讓到後進那一間客房裏來，對面坐下，先寒暄了兩句，便問史小姐喝

咖啡的嗎？史科蓮道：不必客氣了，我們總也算很熟的人哩！楊杏園笑道：是一個朋友送了一些咖啡和外國點心，我是很酸澀的自己沒有把他吃了，留着待客呢。於是楊杏園一面叫聽差去煮咖啡，一面盛四玻璃碟子，可可糖檸檬餅干之類，放在茶几上，史科蓮正愛吃這些東西，也就不客氣，隨便的吃。一會聽差將咖啡煮熟了，楊杏園又親自取出一碟糖塊來，放在史科蓮面前。笑道：鄉下人學外國排場，是學不來的，這糖只好用手來拿了。說着拿了一塊，放在自己杯子裏。又道：請你多放上一點糖罷，也沒有牛乳哩！史小姐在令親府上，沒有看見這樣喝咖啡的樣子吧？說着，將手上的大茶杯舉了一舉，又把那個大白銅茶匙，舀了咖啡便喝，史科蓮見他談論風生，不覺把進門時的拘束狀態，解釋了許多。便問密斯李沒有來信嗎？楊杏園道：兩個禮拜前來了

一封信。曾提到了史小姐的事。看那樣子他是很惦記的。史科蓮道：他的那番盛意，我今生是忘不了的。就是楊先生種種協助，我也非常的感激。說時，低頭用茶匙攪咖啡。楊杏園道：這事若是老說起來，讓人家聽見，未免寒憎。萬望以後不要提，若是真要再提的話，我就不敢和史小姐見面了。史科蓮見他說得這樣懇定，笑道：天下那有協助了人，還不要人領情的。楊杏園道：這是極小的事，也值不得領情呢。不要提罷，不要提罷。史科蓮不能說，也就只笑了一笑。他從前在李冬青一處，和楊杏園見面，大半都是和李冬青說話，和楊杏園交情尙淺，就無甚可說。現在少了一個李冬青，越發找不到什麼話談。所幸楊杏園的態度，極其自然，先問問學校裏的組織，後又談談李冬青的身世，史科蓮只是吃着糖，喝着咖啡，臉上帶着笑，跟着話音，附和一二句，坐談了一個



多鐘頭，總算談得還不寂寞。史科蓮因不願久坐，便告辭要走。楊杏園看他很受拘束的樣子，也不再留，便進屋子去，將幾盒已經開封了的糖，疊在一處，交給史科蓮道：「請不要嫌吃殘了，帶回學校去，留着看書的時候解渴罷。」史科蓮笑道：「吃了不算，還要帶了走嗎？」楊杏園道：「我原不客氣，我才把這東西相送，若是不受，那就嫌他是吃殘的東西了。」史科蓮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真不客氣了。」於是將幾隻糖盒疊在一處，夾在脇下，和楊杏園鞠了一個躬，說聲再會。楊杏園道：「有功夫的時候，也許親到貴校來奉看，今天算是很怠慢了。」一面說着，一面送他出了大門去了。

第六十三回 氣味別薰蕕訂交落落 形骸白水乳相惜惺惺

楊杏園送着史科蓮出門而後，走回正屋，只見富家駒帶着笑臉，相迎上前。楊杏園誤會了他的意思了，先說道：這是那位密斯李的朋友，到我這裏來問他的消息呢。富家駒却隨便答應了一聲，又道：今天晚上有人請客，楊先生去聽戲嗎？楊杏園道：我這幾天心緒很不好，不去罷。富家駒道：今天的戲好，可以去一趟，有一個人託我介紹和楊先生見一面。楊杏園道：誰要和我在戲園裏見面。富家駒道：這人楊先生也許認得，他的老子，是個小財閥。他是有名的公子哥兒金大鶴。楊杏園道：哦！是他，倒也聽見說過的。他要會我作什麼？富家駒笑道：他現在捧

那個天津新來的角兒宋桂芳。楊杏園道：這個人唱什麼的？富家駒道：早幾年原是唱老生。現在是生旦淨丑，無所不來。楊杏園道：這是一個戲包袱罷了，夠得上捧嗎？富家駒道：他原是因為唱老生紅不起來，所以改了行，什麼都來。表示他多藝多材，是個出衆的角色。一些好奇的人，也相信他有本事，就把他捧起來了。楊杏園道：金大鶴這個人的性情，我聽見人說過，專門做人不做的事。人家愛的，他說不好，人家不要的，他故意去提倡。其實這也無甚意思，不過賣弄他有錢罷了。富家駒道：這回不是他捧角，是代表他一個親戚捧角。楊杏園道：他的親戚呢？富家駒道：他的親戚，也是天天到，不過坐在包廂裏，不作聲的看戲罷了。楊杏園道：這也很奇怪了。他這個親戚捧角，爲什麼還要人代表？有人代表，爲什麼自己天天又到？富家駒道：因爲他這人是位姨太太，不

便出面，就請金大鶴代表。金大鶴每日在池子裏，替他包兩排椅子，那姨太太就獨坐在包廂裏。楊杏園道：這宋桂芳，不是坤角嗎？一個姨太太這樣拚命的捧一個坤伶，這是什麼意思？富家駒道：我們也是很爲奇怪的。據許多人傳說，這姨太太和宋桂芳發生了同性愛呢。楊杏園笑道：女子同性愛的這件事，我始終認爲含有神秘的意味，不敢十分相信。再說，是兩個常在一處的女子，因爲友誼濃厚，發生同性愛，那猶可說。一個姨太太和一個坤伶，素不相識，無緣無故，發生同性愛，這話有些不可解。因爲姨太太愛那坤伶，或者一部分爲着藝術關係，坤伶愛姨太太，爲着什麼呢？富家駒道：當然是爲着金錢。楊杏園道：既然爲的是金錢，那姨太太花了許多錢，買他這一段虛僞的同性愛，那不太冤嗎？照現在講戀愛的學說而論，或者從靈到肉，或者從肉到靈，或者

靈肉一致。要說同性愛，當然完全屬於靈的方面，然而現在他兩人，有一個專門是爲錢的了，靈也是落空的。這愛字從何而起呢？楊杏園和富家駒，正站在當中屋子裏，大談戀愛，富家駒笑了出來道：「這事果然有些奇怪，我要看看去。」富家駒道：「你總以爲我是造謠的。你若不信，今天晚上，你同我到榮喜園去看一看，就可以證實我這話是有根據的了。」富家駒少年好事，就慫恿着楊杏園務必去看看。好在富家駒捧的晚香玉，正和宋桂芳同在一個班子裏，他是天天晚上要到的，吃過晚飯，從從容容，三人同到榮喜園來。那些看座兒的，見富家駒進來，一陣風似的擁着招待。那些在座的人，都站起來點了點頭，笑着說道：「剛來？富家駒隨聲答應一聲剛來。看座的就引他二人在一列空位子上坐下。富家駒輕輕的對楊杏園說道：「那個姨太太已經來了。靠台邊第三

個包廂裏，不就是的？楊杏園抬頭看時，只見那個包廂裏，有一位二十多歲的中年婦人，穿了一件鵝黃色的袍子，衫袖及袍子四週，都繡着蔥綠色的花朵。右手舉起來，夾着一根烟捲在那兒抽，露出亮晶晶地一個鑽石戒指，光線四射。遠望那人，雖然十分艷麗，但是他兩頰很瘦削的，身體也極單弱，好像有病似的。那一個包廂裏，果然並沒有別人，只有一件絳色的灰鼠斗篷，放在身邊一張椅子靠背上。他一隻手夾着烟捲，一隻手却曲肱放在欄干上，側身而坐，態度極其自然，一點也不受拘束。楊杏園問道：這姨太太抽鴉片嗎？富家駒道：那我倒不知道。不過他向來是這一副害癆病的樣子。正說時，只見三四個人，簇擁着一個華服少年，走近前來。那後面三四個人，有提着茶壺桶的，有捧着狐皮大衣的，有胳膊上搭着俄國絨毯的。早有人搶先一步，把那條絨

毯鋪在椅子上。那少年圓圓的臉，黃黃的顏色，一張大嘴，露出兩顆金牙。對於在座的人，照例的含笑點了一點頭。富家駒起身，迎上前去，對大家說了兩句話，他便走過來，對楊杏園拱一拱手道：「呵！這就是楊先生，久仰久仰。」富家駒道：「這就是金大鶴先生。」楊杏園道：「兄弟也是久仰得很。」金大鶴道：「早就想去拜訪楊先生，因為沒有人介紹，不敢冒昧從事。今天難得楊先生到此，過兩天一定到貴寓去奉看。」楊杏園虛謙了兩句，便和他各人歸座。富家駿在一邊聽戲，却不在乎，一方面看看包廂裏，一方面看看金大鶴。不多一會兒，只見一個人頭上戴着獼皮帽，瘦小的身材，尖尖的臉，滿面孔都抹上了白粉，身上披着一件玄色的長袍，套着琵琶襟的青緞馬褂。男不男，女不女，倒帶着一團妖氣。他走進那姨太太坐的包廂裏，隨隨便便，就在那姨太太身邊坐下。富家

駿問他哥哥道：那包廂裏剛來的是誰？富家駒道：那就是宋桂芳，你不認得嗎？楊杏園聽說，也連忙抬頭去望。但是一看那宋桂芳，渾身上下，沒有一點動人之處。他和那姨太太坐在一處，談了一會，便走開了。不多時候，他又變成了戲裝，上台唱戲。當他出台的時候，前兩排的座客，果然是拚命的叫好。這天他正唱的是女起解，反串旦角。你看他那棗核的臉，又是配上一張闊嘴，一唱起來，露出一粒金牙，只覺俗不可耐。富家駿輕輕的說道：據書上說，從前有人喜歡吃狗糞，論理實在說不過去。如今看起來，這事竟是真的了。富家駒道：小一點聲音罷。你就知道他在唱戲以外，沒有別的本事嗎？他兄弟倆是無心說話，楊杏園倒是有心聽着了。一會兒戲完了，故意慢慢的走，看那姨太太究竟怎麼樣？見他果然也起身很快，一轉身就由包廂側面，轉到後台去了。楊杏

園問富家駒道：他上後台去作什麼？富家駒道：他常常在散戲之後，帶宋桂芳回家去呢。楊杏園笑着點點頭，也沒有再問。回得家去，富家駒道：楊先生，你看金大鶴爲人怎樣？楊杏園笑道：紅樓夢上薛蟠一流的人物罷了。富家駒見楊杏園下這樣刻毒的批評，頓了一頓，似乎有一句話要說，又不敢說似的。楊杏園笑道：你以爲我這個譬喻不對嗎？富家駒道：這個譬喻，是很對的。他本是個人物不漂亮，性格不風流的纨绔子弟。只是楊先生這樣一說，一定不屑與爲伍，他有一句話託我轉達，我就不敢說。楊杏園笑道：你且姑妄言之。富家駒道：他想請楊先生吃飯，恐不肯去，特意叫我先徵求同意。楊杏園道：請我吃飯，下一封請柬就是了。我去就請我，不去就拉倒，這也用不着先要派人徵求同意。富家駒道：他是專爲請楊先生的。楊先生若是沒有去的意思，他就不

必請客了。楊杏園道：這樣說來，宴無好宴，會無好會，我不去了。富家駒道：不是我替他分辯，其實他們沒有什麼壞意思，不過仰慕楊先生的大名，要聯絡聯絡。楊杏園笑道：胡說！我有什麼大名，讓他們去仰慕。就算我有大名，有大名的人，多着呢，他爲什麼不去聯絡，單單要聯絡我？富家駒笑道：這樣一說，我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。他所以要聯絡的意思，無非是想請楊先生在報上替宋桂芳鼓吹鼓吹。楊杏園道：那還不是實行賄賂？我怎樣能去。富家駒道：我就知道楊先生不能去。不過他這回請客，我想宋桂芳和那姨太太都要到的，倒可以去看看。楊杏園道：說了一天，究竟這位姨太太姓什麼，至今還不知道。富家駒道：金大鶴對於生人，他是不承認代表別人捧角的。就是對於熟人，他也只肯承認一半。我實說了罷，這姨太太是金大鶴姑丈的如夫人，以輩分論，

當然算是姑母。金大鶴的姑丈姑母，都回南去了，只留下姨太太在北京。因為金大鶴家是內親，諸事都托金家照管。金大鶴帶着他捧角，是很有愧的。我們見了那姨太太，只含糊叫一聲馮太太，從來不和他談什麼家世的，他人極其開通，說話也很知大體。不信，楊先生只要去吃飯，就可以會見他了。楊杏園道：馮太太也到嗎？那我越發的不便去了。富家駒道：嗜！怕什麼。他比男子還要大方些呢。說到這裏，楊杏園也不往下說，自去睡覺。到了次日，那金大鶴果然來了一封請柬，請次日在菁華番菜館吃西餐，楊杏園看了一眼，就隨手扔在一邊，沒有注意到他。不料到了上午，那金大鶴又親身來拜訪。他先是在前進和富家駒談話，隨後更由富家駒引進來。楊杏園就是要躲，也沒有地方可躲了。只得相見。金大鶴抱着拳頭，一面作揖，一面笑道：冒昧得很，冒昧得很。

楊杏園笑道：「正是不容易來的貴客，怎麼說冒昧的話。」金大鶴一面對屋子週圍一望，笑道：「這地方雅致得很，應該是文學家住的。」楊杏園道：「這都是富府上的佈置，兄弟不過借居呢。」金大鶴道：「這兩天天氣都很好。」楊杏園道：「對了，比前幾天是格外暖和些了。」金大鶴道：「貴新聞界有什麼時局好消息？」楊杏園道：「時局的消息，正靠政界供給，新聞界那有什麼消息呢？」金大鶴且不用茶几上敬客的烟，自在身上掏出一隻很長的扁皮匣子，裏取出一根雪茄，在嘴裏咬着，然後又掏出銅製的自來火匣，拍的一聲，放出火頭，將雪茄燃着。一歪身躺在沙發上，咬着雪茄，上下亂動，有意無意的道：「是時局很沉悶！說了這句話，彼此寒暄的客套，都已說完了。各自默然。」還是金大鶴很不受拘束，笑道：「杏園兄，昨天是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」楊杏園道：「一直看完了才回來，要想找金先生。」

談兩句，金先生已先走了。金大鶴笑道：實不相瞞，我天天那裏是去聽戲？不過是履行一種債務罷了。你看宋桂芳唱得怎樣？楊杏園知道絕不能在捧角家面前，說一句他所捧的戲子不好，便笑道：自然是好。金大鶴笑道：本事是有，可是他並不照規矩行事，據內行的眼光看來，那簡直是胡鬧。不過他交際的手腕，很是不錯，我是受人之託，不得不和他幫忙呢。這一層或者杏園兄已經聽見說了。說時，臉朝着楊杏園發笑，咬着雪茄一上一下的動，表示他很不在乎的樣子。楊杏園道：平章風月，我是一個外行，所以個中消息，我也不很知道。金大鶴道：今天一早，我專人送了一張帖子過來，看見嗎？楊杏園道：看見了，金先生太客氣。金大鶴拱了一拱手，笑着說道：我很怕楊先生不賞臉，所以親自前來敦勸，我還有一句話要聲明，這是一點兒作用都沒有的，一來是我

打算請幾個朋友，在一處叙叙。二來有幾位朋友，很願和楊先生見一見面，我藉此好介紹介紹。我想經了這番說明，楊先生不會再推辭的了。這一席話，說得令人無辭可推，他也只好依允了。金大鶴道：楊先生平常的時候，怎樣消遣？楊杏園道：我是終年窮忙，沒有什麼機會去逛。金大鶴笑道：我們正是相反，每天逛得昏天黑地，簡直不知道怎麼樣是好？先父未去世的時候，給我找了許多差事。一天要把十個身子去上衙門，恐怕都有些忙不過來。所以找是讓他老人家找，衙門我是不到的，只是在家裏靜候着他的停職令，可是天下事，越不在乎，越是穩固，我一個差事也沒丟。這我們又說句老實話，都還不是看着先父的面子。楊杏園笑道：這是賢者多勞。金大鶴道：我勞什麼，一天到晚逛呢。有幾個衙門，我掛名都在一年以上了，我還不知道他那大門是朝南

朝北，到了發薪的日子，那邊聽差打來一個電話，我就叫聽差去取，取了，只當是檢來的錢，足這麼一胡花，逛得越有勁了。楊杏園笑道：這都是資格問題。有金先生這樣的聲望，自然樂得快活，況且府上是富有之家，還希望用金先生的薪俸嗎？金先生若是領了薪水不用，反顯得小氣了。金大鶴最愛聽這種話，便道：杏園兄這話，句句都說到我心裏去了，我真是佩服，我非常願和老哥談談。今天上午有空沒有？我們一路吃小館子去。楊杏園道：不必，明天再叨擾罷。金大鶴那裏肯，一定逼着楊杏園去吃午飯，又邀了富家駒作陪。楊杏園這才看透了，人家越說他能花錢，他是越愛花的。論起他前來一番結交的誠意，不能說壞。無奈他一張嘴說話，不是聽戲逛窯子，就是那部那衙，談久了，真有些刺耳，這一餐飯，楊杏園領教良多。所以到次日菁華番菜館的

那席酒，到得非常的遲。一進門，就有三個異性的人，射入他的眼簾。一個是馮太太，一個是宋桂芳，一個却是富家駒捧的晚香玉。楊杏園對於富家駒，很是自然。富家駒以楊杏園雖是年紀相差不多，可是父親的朋友。在他面前，帶着所捧的坤角同坐，究竟有些不好意思。那晚香玉却認得他，早站起來，將身了蹲了一蹲，叫一聲楊先生。因為富家駒不喜歡坤伶那種半男半女的打扮，所以晚香玉蒞會，挽了一個雙髻，穿着豆綠印度緞的旗袍，在電燈下面，青光炯炯射人。楊杏園和他點了一個頭，金大鶴早含着笑將在座的人，一一介紹。介紹到馮太太面前，馮太太竟不是鞠躬，老遠的就伸出一隻手來，這個樣子，他竟是要行握手禮的了，楊杏園只得搶前一步，將他的手握着。馮太太先笑道：楊先生很忙的人，居然肯來，榮幸得很。常常在報上看見大作，我是早

就知道你的大名了。楊杏園道：可笑得很。不足掛齒吧？這時，兩人站得很近，見他臉上脖子上，全抹了很厚的一層粉。眼睛下，隱隱似有一道青紋，兩顴上，還有一片很密的雀斑，隱在粉裏。楊杏園和這樣一個粉裝玉琢的女子，站在一處，不但感覺不到一點美趣，而且見他那樣憔悴，只是可憐。回頭再看那宋桂芳，馬褂脫了，又套上一件錦雲緞的坎肩。若不是在他帽子下，露出兩截鬢髮，竟要認他是個男子了。大家坐了下來，宋桂芳和馮太太，正坐在一處，其餘的賓客，隨便坐了。馮太太拿起那塊菜牌，和宋桂芳同看。指着說道：這牛排，怪膩的，咱們掉個什麼？宋桂芳道：龍鬚菜，好不好？馮太太皺了眉，望着他道：昨天你吃涼的，差一點兒壞了事，又吃這個，咱們都換空心粉，你看好不好？宋桂芳扭着身子，撇了嘴道：我是愛吃龍鬚菜的。馮太太拍着他的肩膀道：得了，

別嘴饞了，跟着你姐姐學沒錯。宋桂芳把頭偏着，靠在馮太太肩膀上，笑道：好罷，就那麼辦。楊杏園正坐在他二人對面，見了未免有些肉麻。心想同性愛，難道真有這回事，不然，他兩人何以這樣親密？再轉過頭去看看富家駒和晚香玉，却反而和平常人一樣，晚香玉手上拿了手絹，握住了嘴，露出一排白白的齒，咬着手絹一點兒巾角，只是把眼睛斜着微笑。一會兒西崽端上菜來，那馮太太自己加上醬油，問宋桂芳要不要？自己加醋，也問他要不要，自己加上胡椒，也問他要不要，簡直真不怕麻煩。馮太太對楊杏園道：今晚上我妹子的戲不壞，反串惡虎村的黃天霸。您有功夫去看一看嗎？楊杏園道：宋老板真是多材多藝，又能夠演得靠武生，我很願意瞻仰的，不過今天晚上，還有一處約會，恐怕不能來，第二次再演這個戲，我一定要到的。馮太太笑道：楊先生

來不來，我們倒不敢勉強，總得請您幫忙，多多的鼓吹幾回呢。楊杏園道：那自然是可以的。宋桂芳道：您府上在那兒，過一兩天，我過去請安。楊杏園道：那就不敢當。說時對富家駒望着，說道：我和富大爺住在一處。馮太太笑道：那更好了，將來你要會楊先生，倒有一個伴兒呢。說時，眼睛斜視着晚香玉。在他斜視的時候，只見金大鶴舉着一隻大玻璃杯子，正在喝酒。他就用勺子，敲着盤子沿，噹噹作聲，在座的人，以為還有誰演說呢，立刻都鎮靜起來。馮太太對着金大鶴道：我的大少爺，你喝什麼酒，這樣敞開來喝。他說了這句話，大家才知道他是說金大鶴的，都爽然若失。金大鶴正仰着脖子喝酒，聽了盤子響，將杯子已然放下。聽見馮太太說他，便笑道：不要緊，這是葡萄酒，你怕是白蘭地嗎？宋桂芳道：不提酒，我都忘了。姐姐，我也喝一點兒葡萄酒，成不成？馮太

太伸出手將他面前玻璃杯子按住。說道：瞎說，該挨罵了。金大鶴笑道：我看他怪饞的，在我這杯子裏，分一點兒去喝罷。嫌憐不嫌憐？宋桂芳道：人口相同，嫌什麼憐，你就把那杯送過來罷。馮太太道：誰敢送過來，杯子也是要砸掉的。宋桂芳笑道：得了，讓我喝一口罷。馮太太道：一口也不許喝。宋桂芳道：一口不成，喝一點點罷。馮太太笑道：我不能太不講面子，就給你喝一點點罷。於是拿着湯匙，在金大鶴酒杯上蘸了一蘸，笑道：這是一點點，就給你喝罷。說時，將湯匙送到宋桂芳嘴內。宋桂芳喝了之後，將右手胳膊支撐在桌上，扶着腦袋，放出很慢低很的聲音說道：哎喲！我醉了。金大鶴笑道：別使那股子勁了，這不是台上呢。楊杏園見他們開起玩笑來，一點兒也沒有顧忌，倒覺得有趣。不過宋桂芳那個樣子，越是撒嬌，越是酸溜溜的。自己坐在他對面，只是報以微

笑。一會功夫，咖啡送上來了。楊杏園便對金大鶴道：多謝多謝，我要先行一步。大家點了一個頭，馮太太又伸出手來，和他握了一握手。楊杏園走後，晚香玉也站起來，說道：我要去扮戲了，別誤了事。宋桂芳道：我也要去的，一塊兒走罷。馮太太道：我今天不去了，散了戲，你就來嗎？宋桂芳道：回去早了，你也沒事，何妨到包廂裏去坐坐，回頭我坐了你的車子去，不好嗎？馮太太道：散了戲，你到我家裏來是了，戲園子裏我不去，再說。宋桂芳晚香玉去了，來客也陸續的去了，只有馮太太和金大鶴在這裏，馮太太便問道：我昨天約你給桂芳邀一場牌，你辦得怎麼樣了。金大鶴道：我爲一件事耽誤了，遲個一兩天準辦到，馮太太冷笑道：什麼耽誤了，乾脆，你不願辦就是了。你求我沒有不給你辦到的。我求你的事，你就是這樣推三阻四的。金大鶴道：我明天準辦到，我要

辦不到，就是你的孫子。馮太太又笑道：別這樣昏天黑地的發誓了。做事誠實一點，那就成了。金大鶴道：聽戲去不去？我們一塊兒走。馮太太道：我要回去過癮了，今天大半天沒有扶槍呢。馮太太別了金大鶴，自回家去。走進房，只見火酒爐上的鍋子，骨都骨都直響，水蒸氣騰雲似的望外面噴。馮太太便喊道：陳媽，這屋子裏燉的是什麼？沒有事，就把我的爐子作玩意嗎？燒了火酒，不算什麼，着了屋子怎麼辦？陳媽由外面笑進來道：我剛離開，太太就進來了。誰敢在這爐子上燉什麼呢？這是燉的那碗牛肉湯。馮太太道：怎麼不在廚房裏燉去？陳媽輕輕的說道：那廚子真討厭，我晚上到那裏去取這碗牛肉湯，他總要問，並且打破沙鍋問到底，鬧個不了。我想這裏有的是爐子，就在這裏燉吧，恐怕比煤爐子上燉的，火工還要到些呢。馮太太一面脫衣服，一面問道：嘿！

你可別和他們亂說，他們這些東西，門房裏一坐，什麼也要說出來。陳媽道：我沒說什麼。我就說這牛肉湯是太太自己吃着補身子的。馮太太笑道：你又懂了，這是補身子的。陳媽笑道：這有什麼不懂？猜也猜得出一點來啦。馮太太道：別說了，給我點上燈罷。陳媽在床底下一摸，掏出一隻光漆漆的書式匣子，放在床中間。只將匣子的活機一按，蓋子自開，裏面却是一套烟傢伙，烟燈放在中間。陳媽將燈點了，把壁上掛的一個四絃琴匣子取下來，打開來，裏面並沒有琴，却是兩根烟槍。也把他放在床上，烟傢伙兩邊，一邊擺了一根。馮太太穿着猩猩大紅緊身襖，斜躺在床上。陳媽端了一張小軟椅過來，便伏在床沿上燒煙。馮太太在左右兩邊，各吸了七八口，便捧着一本小說，就着煙燈看，慢慢的便迷糊過去了。忽然有人搖着身體道：嘿！今天晚上睡得真早啊，馮

太太睜眼一看，却是宋桂芳進房來了。馮太太道：「這就散戲了嗎？」宋桂芳且不理他，搬了那張椅子，坐到火爐邊去。馮太太道：「我這屋裏很暖和的，你還怕冷嗎？」宋桂芳道：「外面又下雪了。我那洋車，棉布篷子又壞了。到你這兒來，迎面的吹着老北風，真夠瞧的。」馮太太聽說，連忙就在暖壺裏，倒了一杯熱茶遞給他。一看火酒爐子，是滅了，鍋還在上面。揭開鍋蓋，半鍋水，猶自熱氣騰騰的，水中間，放了一隻白玉細瓷碗，裏面大半碗牛肉汁，濃厚異常，看去有如黃油一般。馮太太取了碗出來，在條桌抽裏，尋出一雙象牙筷，將這濃汁裏面的牛肉塊渣，一齊挑撥在一個小碟子裏，只剩一碗濃熱的湯汁，便端來給宋桂芳喝。宋桂芳端着碗，皺着眉道：「今天這湯，格外的油膩了。你喝一點，好不好？」馮太太道：「我早喝了，你喝罷。」宋桂芳將牛肉汁喝了。馮太太遞了一玻璃杯溫水，

給他嗽口，又就着爐子，銅鑊子裏的水，擰了一把手巾，給宋桂芳揩臉。宋桂芳笑道：你的老媽子，倒也享福，這時候就都睡了。我一來，倒把你忙壞了。馮太太道：是我吩咐了他們，我不按鈴，叫他們別進來。宋桂芳道：我說呢，剛才我進來，還是陳媽掀簾子的，怎麼一會兒他就睡了，幹嗎不讓他們進來？馮太太道：他在這裏，我說一句什麼也不方便。宋桂芳笑道：你越是這樣鬼頭鬼腦的，他們越是疑心。他們不要說我是一個男子改扮的吧？馮太太笑道：你若是個男子，那也好辦，我就跟你跑了。宋桂芳道：你也別太高興了。你們老爺一回京，還能讓你這樣天天往外面逛嗎？馮太太道：因為這樣，所以我樂一天是一天。你別瞧我是一個太太，我不如你唱戲，自由自在。宋桂芳道：又要發牢騷了。咱們躺着燒烟罷。說時，宋桂芳也脫了長袍子，和馮太太對躺在床上燒烟，宋


桂芳道：你說唱戲好嗎？人家的扇子不停手，我們要穿幾層衣服在台
上跳。人家冷的在屋子裏守着火，我們還得脫衣服上台。那個苦，也就
夠受了。像我呢，是一個名角兒了，一個月也不過掙個幾百塊。像那些
當零碎和袍龍套的，一天拿幾十個銅子，吃飯都不夠，那也有意思嗎？
你們當太太整萬的家私，一點兒事不用作，還是茶送到口，飯送到手，
那不好嗎？馮太太道：有錢算什麼？我們在這青春年少的時候，不能趁
心趁意樂一樂，給人家老頭子做姨太太，就像坐牢一般啦。一個人坐
了牢，有錢又有什麼用處？人家總喜歡上遊藝場，上公園，我就怕去得。
爲什麼呢？看了紅男綠女成雙作對，自己也要慚愧。就是從前，戲我也
不去聽的。老頭子約我幾多回，我才敷衍一次。後來老頭子走了，我聽
了你幾回戲，就和你認識了。說到這裏，笑了一笑。放下烟簽子，將手指

頭在宋桂芳額角上一戳，說道：是你那回反串小生，公子落難，怪可憐的。也不知什麼緣故，我痴心妄想，就真把你當了那個公子。噫！可惜你也是個女子，不然！我們兩人倒對勁兒，難得你看得了我的心事，出常到我這裏來陪我談談。又蒙你費了許多的事，引我到你家裏去了幾回。但是這種事，我實在提心吊胆，生怕讓人家知道。說畢，又長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你看見我極力拍金大爺的馬屁嗎？他就是我們老頭子託了的，叫他管着我呢。他是一個花花公子，這些路子，他沒有不熟的，到你家裏去一兩回，不要緊，去得多了，是瞞不過他的，以後還是不去好。反正你是一個女孩子，你一人個和我來往，他們隨便怎麼疑心，也疑心不出什麼來，還是你到我這兒來罷。宋桂芳道：你們老爺回來了，我還能來嗎？馮太太道：只要他不把那一位帶來，你就能來。宋桂芳笑道：你


不要瞎說了，你們老爺來了，我一個姑娘家常跑來，算什麼一回事？馮太太道：那也不要緊，有男子的家裏，姑娘就不能來嗎？你別在我這裏住下就是了。兩人正在說話，彷彿聽到隔壁屋子裏，一陣電話鈴響。馮太太道：咦！這時候，誰有電話來？我們談了這久，老媽子大概都睡了，讓我自己接去。說畢，丟了煙簽子，順手在衣架上拿了一件斗篷，披在身上，踏着棉鞋，便去接電話。那邊說，你是馮宅嗎？請馮太太說話。馮太太道：你貴姓，我就姓宋。那邊說，您就是馮太太嗎？我姓宋。我家姑娘，現在還在您公館裏嗎？要是在這裏，叫他來說話。馮太太將耳機擱下，便叫宋桂芳來接電話。宋桂芳道：我躺着呢，我媽有什麼話，就叫她對你說罷。又括風，又下雪，反正這個時候，我也不能回去。馮太太信以為真，便又拿着耳機問道：你是宋大媽嗎？桂芳說他躺着懶得起來，有什麼話

就對我說罷。那邊說：他睡了嗎？那可不成，他今晚上務必回來。馮太太道：有什麼要緊的事嗎？那邊說：有三百多塊錢的形頭錢，他約了明天一早就給人家呢。他倒好，沒事似的，一睡睡到十二點回來，要錢的來了，我怎麼辦？勞您駕，催他回來罷。馮太太覺得這問題太大了，便叫了宋桂芳自己來接話。宋桂芳先和他媽歪纏了一會，隨後又說：聽便怎麼樣爲難，今天晚上，我不能回家了。要錢的不是明天早上到咱們家來嗎？明天早上，我就回來見他們，這也沒有什麼了不得吧？說畢，一撇嘴把耳機掛上，二人重到房裏來燒煙，宋桂芳却是一言不發，呆在床上。馮太太看着，忍不住要問。便道：是那裏的形頭錢？宋桂芳道：別提了，越說叫人心裏越着急，今天晚上，還是好睡一晚，明天一早回家，和他們拚去。馮太太道：一下就要拿出三百塊錢來嗎？宋桂芳道：可不是？恐

怕還不夠呢，我原不敢做這些形頭，因為你對我說了金大爺準給我邀一場牌，我想金大爺決不推辭的，以為這個錢總有指望，所以把想做的東西，就先給他做下了。現在金大爺不肯幫忙，我想你也是沒有法子，我只忍在肚裏，不肯對你說，省得你為難。馮太太在床上坐了起來，在烟捲筒子裏，取了一根烟捲，就烟燈上點了。兩個指頭夾着烟捲，放在嘴邊，深深的吹了兩口。然後噴出烟來，一枝箭似的，射了出去。眼睛看着烟慢慢散了，復又吸起來。這樣兩三回之後，他突然對宋桂芳道：錢呢，我手邊下倒有幾個。不過這個月，花得太多了，已經過了三千了。我現在若不收束一點子，將來老頭子一回京來查賬，我是不得了。但是多的也花了，省個三四百塊錢，也無濟於事，這個忙，我一定可以幫你的。只是愁着這筆總賬，不容易算。宋桂芳道：你們老爺很喜歡你



的，他回來了，你多灌他幾回米湯，他就可以不算賬。馮太太笑道：我也喜歡你，你怎麼不灌我的米湯哩？宋桂芳道：女子對女子，有什麼米湯可灌？馮太太道：怎麼沒有？於是輕輕的對宋桂芳耳朵裏說了一遍。至於他究竟說些什麼，下回交代。



第六十四回 已盡黃金曲終人忽渺 莫誇白壁夜靜客何來

却說宋桂芳問馮太太，要怎樣才能灌女子的米湯。馮太太便對宋桂芳耳朶裏，輕輕說了兩句。宋桂芳對馮太太笑道：這有什麼不成？媽，我這裏給你磕頭了。宋桂芳說畢，果然磕了頭去。馮太太叫了一聲，啣，連忙將宋桂芳扶起，笑着說道：你真做得出來。我給你說着玩，你真拜起來了。宋桂芳笑道：認乾兒子乾姑娘，先都是說着玩的，那有真要做大人的呢？認是認了，可是認姑娘沒有白認的，你得給點兒賞錢啦。馮太太笑道：沒有什麼賞錢，晚上帶着小姑娘睡，給點乳水小孩子吃，解解餓罷。宋桂芳笑道：成，我也只要吃一點兒乳水就成了。宋桂芳這

一陣恭維，恭維得馮太太真個喜歡起來。讓馮太太將大煙抽完，宋桂芳索興裝作了女兒的樣子，和馮太太一頭睡了。到了次日早上，想盡法子，把馮太太弄醒，說道：乾媽，我要走了，你說的那話，怎麼辦？馮太太笑道：我既然答應了你，還能冤你嗎？於是將散着蓬蓬的頭髮，理了一理，披了一件衣服起來，就打開箱子，取了三疊鈔票，交給宋桂芳。宋桂芳遠遠的對箱裏碰了一眼。說道：媽，你老人家情做到底，在那二疊上，還分一半給我罷。說時，用手對那箱子裏一指，馮太太笑道：你這孩子，有點不知足吧？宋桂芳道：你老人家再給我幾十塊，若是金大爺給我打牌，那個錢我就不要了。說時，宋桂芳頓着腳，扭着身子，撇着嘴，只是發出哼哼的聲音。馮太太對於他老爺，也是這樣撒嬌慣了的，可是宋桂芳對他撒嬌，他也是招架不住，便又在箱子裏，拿了幾十塊錢給

他，共總一算，倒有二百五六十塊。宋桂芳接了錢，給馮太太請了一個安，就回家去了。他去後，馮太太倦得很，往被服裏一鑽，又睡着了，一直睡到下午三點鐘，方才起床。冬日天短，梳梳頭，洗洗臉，天已黑了。於是又抽了兩口烟，便在電燈底下吃早飯，正吃飯，金大鶴來了。馮太太依舊吃飯，沒有起身。金大鶴自己在他對面坐了，笑道：「今天的飯很早，吃了飯，打算上那兒去？」馮太太笑道：「這是早飯，不是晚飯。」金大鶴道：「什麼？今天鬧到這時候吃早飯，昨天晚上沒有睡嗎？」馮太太笑道：「和我乾女兒鬧到四點多鐘才睡，你想，白天怎得起來？」金大鶴道：「那個乾女兒？」馮太太道：「你說還有誰？」金大鶴笑道：「是宋桂芳嗎？」那倒巧，他有一個年青的乾爸爸，現在又有一個年青的乾媽了。馮太太正用筷子夾了一片風鷄，要送到嘴裏去。聽了這話，筷子夾着菜懸在半空，連忙就問道：「誰是

他的乾爸爸？我怎樣不知道？金大鶴看了一看馮太太的臉色，搖搖頭，笑道：你兩個人感情太好，我不能告訴你，傷了你兩人的感情。馮太太這才吃着菜，爬着飯，隨隨便便一笑，說道：我們有什麼感情？叫乾媽也是好玩罷。慢說他不是我的女兒，就是我的女兒，我也不能禁止他拜乾老子啦。金大鶴點着腦袋笑道：你兩人僅是乾親，那倒罷了。馮太太便又停着了碗筷，對金大鶴一望，問道：不是乾親就是濕親了。我問你怎樣的濕法？金大鶴笑道：你別着急，我也沒說你是濕親啦。我的意思，以爲你們不應該稱爲乾兒乾母，應該稱爲乾夫乾妻才對哩。馮太太鼻子裏哼了一聲，冷笑道：乾夫妻就是乾夫妻，怕什麼？你不服氣嗎？金大鶴道：笑話！我爲什麼不服？因爲這樣，所以你問他的乾老子，我不能告訴你。馮太太道：一個坤伶決計不止一個人捧他，別人在他頭上

花錢，我知道是有的。但是說他拜了別人作乾老子，我可沒有聽見說。金大鶴且不作聲，在皮匣子裏取出一根雪茄，一個人斜坐着抽烟。馮太太道：你說那人是誰？金大鶴道：你已經表示不相信了，我還說什麼？馮太太道：你果然說出真名實姓，有憑有據來，我當然相信。金大鶴慢慢的噴出一口煙，笑道：自然有名有姓，難道憑空指出一個人，說是他的乾爸爸不成？馮太太道：你說是誰？你說！你說！說時用兩隻胳膊搖撼着桌子。金大鶴互抱着兩隻胳膊，昂着頭，啣着雪茄，只是發微笑。馮太太用筷子在桌上夾了一塊殘剩的雞骨，往金大鶴臉上一扔。說道：說呀！要什麼骨頭？你再要不說，我就疑心你是造謠言了。金大鶴道：你真要我說，就說了，你可別生氣。馮太太道：你說得了，繞這些個灣子作什麼？金大鶴道：你在包廂裏，天天對池子裏望着，不見第二排有個小鬍

子嗎？馮太太道：不錯，是有那樣一個人。他是誰？金大鶴道：他叫熊壽仁。可是因爲他老子的關係，那樣的漂亮人物，却得了一個極不好聽的綽號。因爲他父親綽號狗熊，他就綽號小狗熊。父子一對，都是嫖賭吃喝的專家。此外他還有一門長處，就是能花錢捧角。捧起角來，整千的往外花。宋桂芳是一個剛剛紅起來的角兒，添這樣，添那樣，那裏不要花錢。現在有這樣一個肯花錢的人捧他，他那有不歡迎之理？在一個月前，他就常和熊壽仁在一處盤桓了。其名說是拜小熊爲乾爸爸，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叫過一句。馮太太聽了，雖然有些不高興，可也不肯擺在面子上。便笑道：他靠唱戲，能弄幾個錢，有人這樣替他幫忙，我也替他歡喜。金大鶴道：我沒有說完啦，說完你就不歡喜了。小熊這個人雖肯花錢，可是大爺的脾氣，很厲害。他要在誰頭上花錢，誰就要聽他

的指揮，受了他的捧，又要受別人的捧，那是成不成的。他早知道宋桂芳和你很好，因為你是位太太，他沒掛在心上。可是他因宋桂芳常在你這裏住下，總不放心。聽說他已經和宋桂芳說過，不許他再在你這裏住。宋桂芳不能不答應，因為一刻兒和你就斷絕關係，不好意思，叫小態給他一個限期，他要慢慢丟開你哩。馮太太鼻子哼了一聲，冷笑道：你不用在我面前玩戲法了。你大概碰了他的釘子，就在這中間挑撥是非，對不對？金大鶴道：我說了不必告訴你，你一定要我告訴你。現在告訴了你，你倒說我挑撥是非。我反問你一句話，你就明白了。這幾天，他和你要錢沒有？馮太太見他問得很中關節，倒是心裏一跳，却依然放出鎮靜的樣子，笑道：問我要錢了，怎麼樣？金大鶴道：大概開口不少吧，給了沒給？馮太太不願意望下說了，便道：你怎樣知道他和我要錢？

而且開口很大？金大鶴道：他要了這回，就要不到第二回了，怎樣不大的開口？馮太太不能再吃飯了，將碗筷推在一邊，拿一隻手撐着頭，望金大鶴呆了一會。金大鶴道：我這話說得對不對？我看你這樣子，錢都給他了。不給他呢，他還要敷衍敷衍你。你這一給了錢，我剛才說慢慢丟開你的話，恐怕都辦不到，簡直就要斷絕關係了。馮太太道：你說的這樣厲害，你是聽見誰說的？金大鶴道：和那小熊跑腿的人，有一個也常常跟着我一處混。因為他和小熊借兩次錢沒有借到，昨天晚上在戲院子裏遇見我，將我拉在一邊，他告訴我，說小熊是天津一家戲園子裏的股東，已經和宋桂芳約好了，叫他到天津去唱戲。宋桂芳掙的包銀，是宋桂芳的，小熊跟着他到天津去，供着他的吃喝穿。宋桂芳的母親，走是讓他走，要他先拿出一筆安家費。他因為要大大的敲小熊

一筆錢呢。這安家費不願和小熊要，打算出在你頭上。那個人要見好於我，所以把這話對我說了，好讓我們防備着呢。馮太太道：據你這樣說，這事竟是千真萬確的了。金大鶴笑道：那我不敢說，你瞧罷。馮太太一想，昨天晚上宋桂芳要錢那種樣子，實在可疑。把金大鶴這話，合併起來一看，竟有幾分真了。便道：你說他要到天津去，這話倒有些像。在一個禮拜以前，他曾說過，天津有人請他去作台柱。不過後來我問他，他又含糊其辭了。金大鶴道：那個時候，大概就打算和你要錢了。說明了，怕你不給錢呢。馮太太越想越疑，使進房修飾了一番，和金大鶴同到榮喜園去聽戲。馮太太且不進包廂，一直便上後台。天天宋桂芳來的挺早的，今天只剩一齣戲，就要上台了，還是沒來。一直等了十幾分鐘，才見他擁着斗篷，推開門，忽忽往裏一闖。他一見馮太太在後台，笑着

說今天你倒比我早。說畢，一面脫下長衣，就去扮戲。馮太太本想問他一兩句話，一來因爲此處人多，怕人聽見了。二來又怕他並無上天津去的意思，糊裏糊塗一問，未免有傷感情。依舊還是忍住了。他對鏡子在擦粉，馮太太站在身後，對着鏡子裏問道：今天晚上散了戲，還到我那裏去嗎？宋桂芳剛要對鏡子裏點點頭，又變作想搖搖頭。頭剛搖了一下，於是說了三個字，再說罷。馮太太是有心的人，看他這種情形，果然認爲他變心了。也就坦然置之，不再追問。戲畢也不上後台了，就叫金大鶴把汽車送回家，要看宋桂芳究竟怎樣。不料這天晚上，宋桂芳果然就沒來陪他燒煙，馮太太一想，拿了我的錢去，馬上就不來，其情可惱。我們雖同爲女子，但是我愛你的程度，在愛男子以上，你這樣待我，那完全是騙我的錢了。想到這裏，便將自己的存款摺，仔細算了一

算。自從結合金大鶴捧宋桂芳以來，前後不到兩個月，足花了二千五百元。當時用錢只顧痛快，沒有計算到一切利害，而今一想，那些錢花了，買不到人家一點好感，算是白花了。若是換過來說，將這些錢用在一個男子頭上，那男子對我，當如何感激呢？常言道得好，婊子無情，戲子無義，一點也不錯。轉身一想：金大鶴說的話，也不能有一句信一句，也許宋桂芳拿了錢去，碰巧有事不能來。因此又慢慢想開，到了次日下午，接到金大鶴的電話，說是榮喜園，今天回戲了。我在電話裏打聽了一下，說是宋桂芳走了呢。馮太太聽了這話，氣得身上發抖。呆了一會，還不放心，又親自打一個電話到榮喜園去問。那裏前台的人，票房以至看座兒的，沒有不認識馮太太的。聽說是馮太太來的電話，便把實話說了。說是宋桂芳脫離了這裏的班子，又帶了幾個人走，今天

不能開演了。馮太太這才死心踏地，將原諒宋桂芳的意思，完全拋去。走回臥室，點了煙燈，倒上床去燒煙。除了吃兩餐飯，連房門也不出，只是睡在床上。一睡兩天，什麼事也沒問，金大鶴見他兩天沒出頭，又親來訪他。走進房，只見他披着一把頭髮，梳的髮髻都拖到背上來了。再看他穿了一件小毛皮襖，只是披着，沒有扣住鈕扣，露出裏面的對襟紅緞小緊身兒。金大鶴笑道：「怎麼着？這時候，還是剛起來嗎？」馮太太道：「我這兩天睡也睡得早，起也起得早，那是這時候起來，不過沒有出房門罷了。」金大鶴道：「宋桂芳到天津去的事，你打聽清楚了嗎？」馮太太道：「打聽什麼？我無非花幾個錢，可是這樣一來，我倒看破了，世上人除了自己，是沒有可靠的。以後我也不出去了，也不要交朋友了。」金大鶴笑道：「你所說的不交朋友，是單指不交女朋友？還是男女朋友都不交？」馮

太太道：女朋友都不要，還要男朋友作什麼？金大鶴道：你這話，在男子口裏說出來，還可以在女子口裏說出來，恰好是相反。馮太太道：怎麼樣相反，我不懂。金大鶴看床上點着烟燈，伸了一個懶腰，歪身倒在床上燒烟。笑道：若把宋桂芳換個男子，你花了這些錢，就不至於是這樣的結果。馮太太道：呸！不要我罵你。金大鶴一躍站起身來，扶着他的胳膊，笑道：快梳頭去罷。梳了頭，我們一塊兒瞧電影去。馮太太將金大鶴的手一推道：爲什麼這樣拉拉扯扯的。以後無論有人沒人，你少和我鬧。金大鶴道：啣！宋桂芳不來了，你也講起規矩來了。你不願我在這裏，我就走，說時一伸手就要去掀簾子。馮太太道：你瞧，燒了我挺大一個泡子，又扔在那裏了，你好好把那個泡子抽了，我才讓你出去。金大鶴道：我不要抽，我燒給你抽罷。這句話剛說完，陳媽進來說，有人打電話。

找金大爺。金太鶴道：怪呀，誰知道我在這裏，就打電話來找我。陳媽道：他說姓胡。金大鶴這就知道是富家駒打來的電話，便去接話，問有什麼事？富家駒道：我請你打牌，你來不來？金大鶴道：是替晚香玉打牌嗎？你在那個地方開房間？富家駒道：不開房間，就是他家裏。金大鶴道：他家裏嗎？那個小屋子擠的實在難受，我不能來了。富家駒道：我們這是打小牌，抽不了幾個頭錢，再一在旅館裏開房間，人家落什麼呀？金大鶴笑道：你真會替晚香玉打算盤，我看他又怎樣的報答你。富家駒一再的在電話裏要求，說是臨時找人，東不成，西不就，無論如何，你得來一趟。金大鶴推辭不掉，掛上電話，也不進馮太太的房，只隔着門簾子說了一聲明兒見，就坐了汽車到晚香玉家來。這個地方，本來是一所冷靜的胡同，街燈非常稀少，恰好這天晚上電線又出了毛病，黑越越

的，只是在星光之下，看見一路矮屋子。金大鶴只和富家駒白天裏來過一回，那一家是晚香玉家，竟記不起來。便叫汽車夫停住車子，敲門去問一問，汽車夫更有主意，將喇叭一按，嗚嗚響了幾聲。一會兒工夫，路南呀的一聲門開了，由門裏射出一道黃光來。只見一個人手上捧着一盞玻璃煤油燈，探出半截身子來。那人將一隻手掩着燈光，對汽車望了一望，自言自語的道，是的吧？這邊汽車夫就問道：勞駕，那兒是田家？那人聽說，捧着燈，直走到胡同外面來，說道：這裏就是，這是金大爺的車子嗎？金大鶴眼尖，早望見是晚香玉跟包的，便跳下汽車。那人道：您啦，今天這胡同裏黑，我照着一點罷。於是側着身子舉着燈往前引導，金大鶴就跟着，一盞燈走。走進院子，只見左右擺着兩個白爐子，上面放着拔火罐子，那濃烟標槍似的，直望上冲。下手廚房裏燈火燦

亮，兩三個人，在那裏忙得亂竄。上面那間房子裏，一片笑語聲，那跟包的喊道：金大爺來了。晚香玉的娘田大媽，早已將風門打開，先哈哈的笑了一陣，說道：我說怎麼樣？我說是大爺來了不是？我們這窮胡同，還有什麼人在這兒按喇叭。哎喲！大爺，您仔細點兒，這屋子可沒你們家茅房那樣平整。又沒個電燈汽燈，漆黑漆黑的，您瞧不見吧？金大鶴道：不要緊，不要緊。一句未了，只聽見當郎卜通兩聲響，倒嚇了一跳，連忙停住腳，問道：怎麼了？屋子裏早有人接着笑道：你可仔細一點，他這裏滿地下都安下了機關，你別像白玉堂一般，走進銅網陣去。田大媽笑道：我的大爺，你進來罷，沒甚麼，這又是他們剛才搬爐子添煤球，把簸箕水壺，扔在路頭上，沒有收好。金大鶴一面走進屋裏，一面笑道：富大哥太不會辦事了，怎麼不送出大媽幾盞電燈點點。富家駒道：我不知



道金大爺賞光，肯到這地方來，若是知道，我早就在這裏安上電燈了。金大鶴走進屋子，只見富家駒殷小石任黃華三人，圍着鐵爐子向火。屋子中間，斜擺着桌子，配着椅凳，正是等人打牌的樣子。金大鶴笑道：「瞧這個樣子，竟是局面都成了，只差我來呢。」正說話時，忽然有一樣東西，望嘴裏一觸，回過頭一看，却是晚香玉含着笑斜站在身畔，拿了一根煙捲在嘴上一碰，說道：「大爺，請抽煙。」說畢，擦了一根火柴，給他點上。金大鶴俯着身子，就着火將煙吸了，笑道：「勞駕田老板。」說時，見他穿了一件棗紅色的旗袍，細條的腰身，短短的衫袖，短短的領子，頭分左右，挽了雙髻。在後看去，露出那脖子上的短髮和毫毛，亂蓬蓬地，有一種自然美。金大鶴喝了一聲彩，笑道：「今天晚上更美了。你們同行，穿着男子的長衣，帶上男子闊邊呢帽，把一種曲線美，完全丟了，我就反對。像你




這種打扮，多們好。晚香玉啐了金大鶴一聲，說道：「什麼曲線直線，別讓我罵你。」金大鶴對着富家駒道：「你問問你大哥，有這句話沒有？」這曲線美三個字，是不是罵人的話？富家駒笑道：「你那張嘴，真是不能惹，又罵到我頭上來了。金大鶴本是站在晚香玉面前，於是執着他的手問道：「有這個好妹妹，你還不要嗎？」據我看他未必願要你作他的哥哥呢。」晚香玉道：「你們說話幹嗎拿我開心？」說着將一根火柴，按在火柴盒子磷片上，用一個指頭兒一彈，彈到金大鶴臉上來，說道：「我燒你的眉毛。」金大鶴身子一閃，便要抓住晚香玉，田大媽却捧了一杯熱茶，送到金大鶴面前，說道：「您喝茶罷，別小孩子似的鬧了。」富大爺他們等您半天了。他一面說着，一面笑着，週旋得金大鶴坐下，早就在桌上，蒙了氈子，端出一盒麻雀牌，嘩啦啦向桌上一倒，於是用手將牌攪動了一番，說道：

快動手罷，別挨了，恐怕又要鬧到夜深散場。晚香玉也就走到富家駒身邊，將他衣服一扯道：先是老埋怨金大爺不來，這會子人家來了，你又坐着不動，是怎麼一回事？富家駒便道：來罷，來罷，我們來罷。於是和着任黃華、殷小石、金大鶴三人坐下打牌。晚香玉就端了一個凳子，坐在富家駒身後。任黃華正坐在對面，偏着頭，用眼光自桌面上向這邊看來，笑道：好意思嗎？我們都是單的，就是你那邊是雙的。晚香玉道：你一樣有相好的朋友，若嫌一個人，我們可以請來。田大媽在一邊笑道：你這孩子不會說話，任先生要你看牌，你就坐過來給他看牌得了。他說了這句話，聽廚房裏刀勺碰着響便出去了。金大鶴在桌子犄角邊和任黃華頭就頭的說道：怎麼回事，今天這種情形，竟是開了禁了。任黃華對富家駒一努嘴，笑道：要不然，爲什麼這樣竭誠報効。金大鶴


道：報効後的程度，到了什麼地步，你知道嗎？富家駒將手上的牌，敲着桌子道：打牌，你們說什麼，要公開說的，不許這樣私下瞞着說鬼話。任黃華和金大鶴，彼此都對着富家駒一笑，也不望下說什麼。任黃華問晚香玉道：你到富大爺家裏去過沒有？晚香玉道：沒有。任黃華道：嘿！那房子真好，最好的又要算是大爺那間住房。據他們老太爺說：娶第一個兒媳，總得大大的熱鬧一番。新房免不了有許多人來看，自然也要辦的十分美麗，我想你雖沒有看過，大爺一定也對你說了的。晚香玉道：他沒有對我說過。他的住房好不好，我管得着嗎？任黃華道：你管不着，誰管得着？晚香玉挺着脖子道：別拿我開心了。我們是什麼東西，配嗎？又扭頭一笑。任黃華道：你別生氣，我有證據的。便對富家駒道：老富，我問你，你託我作媒沒有？富家駒皺眉道：那裏來的事？你還是打牌還

是說笑話？大家哈哈大笑起來，他們一面打牌一面鬧着玩，非常的熱鬧。這個打牌的意思，並非是論輸贏，也不是消遣，第一個目的，就是給晚香玉抽頭，因此四圈牌打下來，就有二百多塊錢頭錢了。田大媽不時的在桌子前後繞來繞去，便說道：先吃飯罷，吃完饭再打，就有精神了。金大鶴道：我不能再打了，還有事呢。大媽道：早着呢，忙什麼？金大鶴掏出金表來一看，說道：咦！這就十二點了。田大媽道：您那表一定不準，我看還不過十一點吧？你要有事，吃飯後只打四圈罷。金大鶴道：照你這樣說，打四圈還是最少的數目啦。田大媽笑道：可不是？求神拜佛的，好容易把諸位老爺請了來，總要大大的熱鬧一番，您給我們菊子多做兩件漂亮形頭，才有面子。殷小石便拍着晚香玉的肩膀道：菊子，這是你的小名嗎？於是學着戲腔，唱着韻白道：好一個響亮的名字喲。晚

香玉舉起拳頭來，作要打的樣子，說道：我揍你。任黃華金大鶴不約而同的叫好，說道：這可真是演美龍鎮啦。大家正鬧之際，酒菜已經擺上，雖然是晚香玉家裏辦的菜，可是叫了山東廚子在家裏做的，所以酒席是很豐盛。席上有一碗燴割初，又多又鮮又嫩。金大鶴拿着勺子舀着往嘴裏送，便將嘴唇皮拍着板，研究那湯的後味。笑道：這廚子不錯，我們得叫他到家裏去做兩回吃吃。殷小石道：不但味好，而且多。我們上山東館子去吃這樣菜，若是有七八個人，一個人一勺子就完了，真是不過癮。任黃華道：這是殺雞的時候，脖子裏流出來的血，很不容易多得的。若是一碗割初，給你盛得多多的，他要殺多少雞呢？金大鶴將勺子在燴割初的碗裏攪了一攪，說道：這一碗割初不少，似乎不是一隻雞的。田大媽正站在桌子一邊點洋燭，說道：我知道您幾位都喜歡



這個，所以叫廚子多的做一點，這是五隻雞做的呢。金大鶴道：您太花費了。說畢，又對富家駒伸了一伸大拇指。富家駒見田大媽如此款待，心裏越發是得意。覺得頭錢少了，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。因此最後四圈牌，頭錢越發多，竟抽有三百多元。富家駒本來也贏了幾十塊，益發湊在裏面，於是八圈牌一共抽了六百元的頭錢。這樣一來，田大媽自然是樂不可支。金大鶴、殷小石都有汽車，停在胡同口上，打完了牌，讓車子開進來，各人坐了車子要走。任黃華、殷小石却是同路，便搭他的汽車去了，這裏只剩下富家駒一個人。富家駒道：我這車夫，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。田大媽給我雇一輛車罷。晚香玉正站在他身邊，聽見他說，暗暗的將他的衣服牽了一牽。富家駒會意，便不作聲了。田大媽到廚房裏去，看着廚子收拾碗碟，他們的老媽子也在外面屋子裏收拾。




東西。晚香玉沏了一壺好茶，便陪着富家駒在裏面屋子裏喝。富家駒道：「剛才你爲什麼不讓我雇車走？」晚香玉道：「沏了這一壺好茶，您喝一碗。」富家駒道：「就是這個嗎？」晚香玉道：「今天因爲你們來，把我父親都趕起走了。他預備了一點好煙膏，我給你燒兩口玩玩，好不好？」富家駒道：「我不會那個，算了罷，我倒是要洗澡去。」晚香玉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？那裏去洗澡？」富家駒道：「到飯店裏開一個房間去，就可以洗澡了。」晚香玉道：「爲洗澡去開房間，那不花錢太多了嗎？」富家駒道：「這種辦法，做的人很多，那算什麼？」晚香玉笑道：「有錢的大爺，不在乎嗎？」富家駒笑道：「你也去洗個澡，好不好？」晚香玉紅了臉道：「胡說！富家駒見他所答的話，那樣乾脆，與自己原來預想的情形，大相逕庭，不免大爲失望。於是取出一枝烟捲來，擦了火柴吸煙，默然坐在那裏。晚香玉偷眼一看，斟了一杯茶，放

在他面前，笑道：幹嗎？想什麼心事？富家駒笑道：我不想什麼心事，我也想不出什麼心事。晚香玉將一個指頭對富家駒的額角，戳了一下，笑道：你怎麼這樣死心眼兒，你想，就在今天這一場牌之後，說出這句話來，不是太……晚香玉說到一個太字，就不能望下說了。富家駒正要追問時，田大媽已經進門來了。富家駒道：我的車夫來了沒有，我等着要回去了。田大媽道：倒是有兩點鐘了，車夫還沒來呢。富家駒不願等，自己穿上大衣，便走出門來了。胡同口上，停了一輛汽車，却也沒留意。富家駒一想這個時候回家，揸門打壁，驚醒家裏許多人，很是不便。好在到惠民飯店很近，就在那裏開一個房間睡一晚罷。就此倒真可以洗個澡。主意想定，便一直到惠民飯店來。這飯店裏茶房迎上前來，笑道：大爺，您就只一個人嗎？富家駒道：一個人，天晚了回不了家，只好來

照顧你們了。富家駒正在夾道上走着，只聽見有一個人叫了一聲茶房，這聲音非常熟悉。那人不是別人，正是晚香玉。富家駒一想道：奇怪？他居然追着我來了嗎？我且別讓他找着，先躲一躲，看他怎麼辦。於是將身子一閃，藏在一扇木屏風後。裏正是茶房的休息所，聽候叫喚的。只聽晚香玉問道：今天掉到那間屋子去了？一言未了，有一個人答應道：這兒這兒，怎麼這時候才來？又聽見晚香玉道：我不是早已說了，今天許來得很晚嗎？說了那話，接上聽見砰的一聲，關了一扇門。這茶房看見富家駒突然藏起來，也莫明其妙，不便作聲。這時富家駒走到屏風外來，自言自語的笑道：我還以為是熟人，躲着嚇他一嚇，原來不相干。茶房笑道：這人大大有名，提起來，富大爺就知道了。富家駒道：提起來就知道？這是誰？茶房道：唱戲的晚香玉，您不知道嗎？富家駒聽了這

話，宛如兜胸中打一拳，十分難過。但是在表面上，依然持着鎮靜。笑問道：這夜半更深，到這兒來作什麼？茶房微笑了一笑，也不作聲。富家駒因要偵察他們的情形，就叫茶房緊開了一個房間。輕輕的問道：間壁住的這個人，是作什麼的，你知道嗎？茶房輕輕的答道：是一個鎮守使呢？打湖南來，還不到兩個月，在晚香玉頭上，恐怕花了好幾千了。富家駒道：他叫什麼？茶房道：名字我不很清楚，只知道他姓馬。富家駒道：他叫晚香玉來，今天是初次嗎？茶房道：不好幾天了。說畢，昂頭想一想，笑道：大概是第四天了。富家駒聽了這一套話，心裏真是叫不出來的連珠苦，在浴室裏先洗了一個澡，然後上床才睡。但是心裏有事，那裏睡得着？睡了半天，又爬起來，打開房門，在夾道裏張望張望。見茶房都已安歇了，走近隔壁的房間，便用耳朵貼門聽了一陣。那裏雖然



還有一點唧唧咕咕的聲音，但是隔着一扇門，那裏聽得清楚，空立了一會子，無精打彩的回房，清醒白醒的睡在床上，自己恨晚香玉一會，又罵自己一會，一直聽到夾道裏的鐘打過四點才睡着了。

